



不傳亦不可得也少湖子  
之作其根諸道者乎子學  
聖人而有得者故其爲文  
也直寫胷中所見而凡一  
句之奇一字之險者亦必  
刊而去之每曰文若此得  
無戾於理乎其爲詩也本



諸性情而不入纖巧藻麗  
門戶每曰詩若此得無失  
其正乎其訓諸生也則因  
病設方隨問而對亦每曰  
言以人異得無激而過高  
抑而反卑乎故誦其文者  
喜其可以明道也詠其詩

叙少湖先生集

古今作詩文者多矣作詩  
文而刊者亦多矣而有傳  
不傳何也作非難作而根  
諸道爲難也作而不根諸  
道譬之剪綺布繡圖水繪  
山雖盡巧極妍而非其真

者徒足以眩俗目駭童子而已耳識者爲之一笑欲求其傳不可得也作而根諸道譬之真花木真山水不假雕飾而其踈密含吐紆回曲折皆造化自然之妙人孰不知愛之欲求其者喜其可以驗性情也讀其語錄者喜其可以反已而自攻其失也少湖子之作其容不傳乎哉延之士初則人錄所得同志遞相傳寫病不便且不廣乃始謀諸梓焉予覽之終卷作

而嘆曰詳而匪贅深而匪  
鑿淡而匪近則而匪泥其  
少湖子之作乎其斯爲根  
道之言乎其斯爲發聖人  
之蘊乎是編也必將與四  
書六經並傳無疑矣或者  
以漢唐以下文章家目之  
豈爲知子又豈足與語道  
哉予言僭叙諸首亦或因  
附以傳云時

嘉靖甲午歲夏四月吉日  
奎湖張真書于延  
之棲鶴堂

少湖先生文集叙

大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  
前儀制郎中龍津黃焯譔次

龍津子曰言身以文也道也道以淑於身文以鳴乎道文自不可廢也道固人具也後覺者無以文也

斯先覺者不能已於文也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是  
則文也周子曰文以載道  
而李漢亦曰文者貫道之  
器又以傷夫文之弊而歸  
之正焉者也夫六經文之  
至也六經不可以擬而續  
也後之文者舍六經而奚  
以哉乃若考求六經之緒  
餘追復人心之正理根之  
道而發之文使天下後世  
被吾有言之教斯蓋成已  
成物之學而固六經之用

也昧焉者終畔於道以剽  
掇爲能以富麗爲工故曰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而亦  
何貴於文也嗚呼弊也少  
湖徐公登名進士

傳臚及第以文進也官翰  
林

國史編脩以文爲職也且  
賦之溫粹之資充之以純  
正之學故其文不畔於道  
而皆可以爲教也今讀其  
文郁乎有章澗乎有餘味  
有溫柔淳厚之氣而無詰  
屈聱牙之失有光明正大

之體而無穿鑿傳會之病  
文之則也余嘗語人曰規  
矩準繩之行布帛菽粟之  
文公也公居延三年延多  
士奔走執業多獲成立公  
以文爲教者著也比其去  
也思慕追攀各極其誠慮  
無以日接于公也顧惟可  
以師法者道若文也乃相  
與哀集得文數卷授梓以  
傳庶羨墻之念久而益勤  
也公之道得行於延者亦  
因以不墜也公名某字子  
升華亭人以編脩謫延平



推官轉黃州郡丞未幾而  
拜浙藩視學之

命其人與政多如其文功  
業漸著當自有傳也而亦  
何取於余也余徒以文而  
文公之文似亦文之贅焉  
者也

少湖文集叙 畢

少湖先生文集類選目錄

卷之一

序類

登北固望金焦詩序

具慶圖序

送郡守何公入覲序

絃誦餘清序

送東滄劉侯入覲後序

椿庭日永詩序

知己贈言序

甘霖應禱詩序

三瑞詩序

送羅君克深歸慈谿序

壽王母劉太孺人序

楊宜人輓詩序

六事脩職序

送叅將陳侯汝玉濬河通州序

朱水竹小集後序

送經衛顧文明予告歸華亭序

送封經歷東庄金翁歸華亭序

壽鄭母俞太安人七十序

壽寒溪林先生序

送邾進士薦和使山東遂歸省母序

送國子生王汝澂歸省序

贈邑侯方公考績復任序

送侍御馮南江赴南臺序

卷之二

序類

送別駕張公董餉還松江序

送少尹王君董餉還華亭序

女君子詩序

贈沈君建之赴寧海序

送汪君淵之守永州序

西隱詩序

一松詩序

贈上元簿何君懷珍序

金精吟社序

百竹詩序

贈侍御漆川廖君按山東序

贈建寧二守李君致仕序

贈邦伯南原先生李公入覲序

贈建寧守詹公入覲序

贈建寧郡伯詹公考績序

贈邦伯南原李公考績序

贈方伯浦南胡公赴江西序

新泉問辯序  
學則序

志節遺哀詩序

卷之三

記類

坦庵記

華亭縣脩學記

泰亭縣重建察院記

冰蘖軒記

讀書臺記

慰思冊記

重建了齋先生祠堂記

南平縣雲蓋里社學記

觀瀾亭記

雨觀樓記

友菊記

華亭縣新建名宦鄉賢祠記

泛栢堂記

覲闕榮還圖記

重脩啓賢橋記

方齋記

海槎記

曹氏義田記

鶴山記

竹村記

望雲記

懷遠縣禹廟重脩鐘鼓樓記

孫氏先祠記

飭軒記

竹溪記

借壽圖記

蕭南康孝義記

卷之四

祭文

祭豫章先生文

祭了齋先生文

晦庵先生祠祝文

鄉賢祝文

名宦祝文

祈雨告社稷文

得雨謝社稷文

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祭董約庵文

祭蔣敬所閣老文

祭揚宜人文

墓誌銘表

承事卽陸君原道墓誌銘

明故劉君應賢墓誌銘

明故左孺人劉氏墓銘

貢士鳳樓孫君墓誌銘

明故九江太守王君墓誌銘

贈承德卽南京戶部主事汪公墓誌銘

封太安人陳氏墓誌銘 何孺人朱氏墓誌銘

封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存養曾君墓誌銘

光祿寺寺丞周公墓誌銘

明故宣城伯夫人張氏墓誌銘

明故竹賓吳君墓誌銘

奉議大夫松江府同知張君墓表

卷之五

贊類

鑑別妍媸

故建寧司訓林先生像贊

故知解州益庵林君像贊

顧庵公像贊

銘類

屏銘

明德堂銘

忠恕堂銘

傳芳堂銘

適志處銘

先菊庵銘

頌類

凱旋圖頌

賦類

別知賦

引類

奉椿思萱詩引

春亭詩序

說類

弦齋說

虛白堂說

辨類

學則辨

對類

養蒙對

解類

養蒙對解

劔溪草堂解

書類

書徐鎮之卷後

書類

復歐南野太史

復陸石溪憲副

復潘樸溪提學

寄游行簡進士

寄歐南野太史

寄程松溪太史

與子明弟

寄劉平嵩都諫

復沈雲川

途中寄答從遊諸生

答延諸父老

卷之六

書類

卷之七

詩七十九首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登北固望金焦詩序

詩若干首松大夫士之所作也嘉靖甲申春監察御史會稽王君持節來北固望金焦而有作焉既至松則以示予予因爲賡其韻諸大夫士聞之者又皆壯君之遊也相率倚而和之聯而什之以成冊予得而讀焉颯颯乎諸體備矣夫長江之勝自昔稱之而金焦實居其中兩山相去蓋不下數

里而望之若倚而立者晴雨晦明千態萬狀斯固天下之奇觀也然予嘗聞之天下之所以爲遊者二而地不與焉一曰人二曰時有其地矣苟無其人則不能賞有其地又有其人矣苟無其時則夫居江湖而憂其君居廟堂而憂其民固君子之所爲心也而暇遊乎哉方今

聖天子興化致理於上群公卿協心贊理於下薄海內外帖然以就撫馭無饑饉亂離之苦而君以蓋世絕倫之才乘駉衣繡翺翔其間事治而不煩從容而不勞則殆無適而非可樂者而况於地之勝哉是故君之斯遊也北望

神都翼然天表足以爲四方之極西望淮揚商旅輻輳士民之居其所者安居樂業而無憂南撫江流知天塹之固東望三江以及於海思禹績而念周功重嘆夫翁河之盛則固有心曠神怡以見夫金焦之爲勝者矣而豈獨有取於山哉抑君之自金陵而下也仰舊都之雄傷六朝之敗吊世忠之功而惜其不終崇山迅流相與環帶有不待望金

佳而得夫地之勝者自北固而東也觀德於季子  
太伯之間飲三高之風而悲二陸之不遇則其感  
物寓懷又有金焦之所不能盡者非君之賢適與  
時會而獨地之勝哉昔人謂天下事有幸不幸金  
焦之獲賞於君與君之得以遂其賞者謂非有幸  
焉不可君既還金陵屬予序爲書此歸之以君之  
賢諸君子之能賦而予得布詞首簡又豈非幸哉  
又豈非幸哉

具慶圖序

具慶圖者雙江聶公之所作也公舉進士四年令  
華亭又四年而父水雲翁母歐氏方強人咸以爲  
慶嘉靖癸未公績上銓部居最得以例封翁如其  
官母太孺人明年春翁復來自江右於是翁夫婦  
既奉

明詔具冠組而翁父子又久別而遇其慶有大焉謂  
不可無述則始悉其里居與其家之所有繪圖爲  
壽其辱門下士因得而寓目焉方楹華簷掩映江  
渚崇山茂嶺環繞以居其地靈故其人多俊僻遠

城市商旅不通俚言鄙詞不入於耳其習靜故其人多廉白頭緋衣端處其上子孫鵠立而無惰心其教嚴故其人多敬少長有序登降有容穆穆棣棣各極其理其儀備故其人多文有田可耕有書可讀無汲汲於富貴無戚戚於貧賤其傳正故其人多賢矣君子之生斯世也非壽之難而享壽之難非有子之榮而賢子孫之爲慰翁夫婦所以擇地而圖居審習以貽後修教以養蒙輯儀以垂範正傳以育德若是乎皆具也而所以享乎壽者蓋可知矣是故觀於足知翁夫婦之爲壽焉雙江公承其居安其習體其教式其儀守其傳而俊而廉而敬而文而賢若是乎皆具也而所以順乎親者蓋可知矣是故觀於足知雙江公之爲子焉爲之親者得以享其壽爲之子者有以順其親則雖布衣窮居其慶莫有加焉者而况於享尊榮之報乎今而後公之位日升德日益著其諸兄弟子姓相繼而起以增光於聶氏之廬則其爲慶豈不益底於全而翁夫婦之樂不亦滋哉其既以今之所有

爲公賀文以其在他日者致頌禱之私云

送郡守何公入覲序

聖天子御極之四年乙酉冬十一月當天天下入覲之期郡守順德何公率其幕一人丞若尉各一人以行於是公守吾松八月矣松故爲吳下名郡自正德已已迄嘉靖壬午上下十餘年間水之爲害者四旱之爲害者一風雷螟螣之爲害者三民就窮而歛愈急耒耜之利薄而漁鹽之盜興焉歲癸未汶上路公北村極力拯救民用忘其貧閱一年憂

去民思之若喪慈母又一年公以名御史繼北村爲政始至案吏之不瀆與民之暴橫者數人旣乃弛厲禁省刑罰緩征科節冗費自身以下凡利民者靡不悉舉境內貼然以安文物彰而頌聲作茲其行君子相與餞於郊小人相與送於途老幼羸疾攀轅號呼願公且止者前後若出一口於是其詢於衆曰自吾童時至於今二十年見前守行者數輩矣諸君留之未若是其切也公去當復返胡茲眷然而不能已耶衆曰吾屬昔賴路公以生比

去吾以爲不復有如路者乃今得我公吾方托以終焉而復有茲行以公之賢當

天子夢寐豪傑之際吾知其必不返也夫上者民之所必欲托也失其所可托而以其必欲托者責之他人吾懼其無以副也是吾之所以眷然而不能已也某又曰公今見

天子將爲爾陳一方之利害其居大位必將以其所謀謨措之政事與天下共之然則公雖去其惠澤固存也衆曰吾固知公去而惠澤存然未若其在吾松之爲切也人之於父母也嗜欲疾苦呼之而無不應至適百里之外則固有不聞者矣負暄之樂夫人之所同然其去日近者與去日遠者淺深則有間矣吾於我公知其必有以及吾人惜吾人不能朝夕見而呼之以訴其所不足也於是其無以應具述以語公且請於公曰願公請於朝擇守之賢如公者以慰吾民之思可也公曰諾遂書以爲贈

絃誦餘清序

絃誦餘清一卷槎江陳信卿之所蓄也信卿家世文學其父竹坡君少有令名判吾松宥有善政信卿頃來省予見諸宦邸竒其狀貌既叩其所蘊淵乎以深浩乎以充備然真竹坡子孟秋之朔訪予江上出所謂絃誦餘清者觀焉中爲畫二十三凡山林川澤人物器皿具得其狀予時方卧病翻閱竟日沈疴頓減既歸信卿眷然不能釋諸懷也後數日信卿復至請予序之予因誦蘇子所謂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者語信卿曰留意固非抑獨知寓意之未爲可乎君子之生斯世也有天下之責者也其於觀物蓋將資於用焉是故於其意不於其迹於其迹則雖天下之尤物祇足以爲耳目娛玩之須於其意則雖天下之微物皆足以反諸身心驗諸行事以爲建立推行之具故寓意者得其迹而資於用者得其意者也夫得其意與得其迹二者其初同也其資於用與否是是非之別也予觀所繪山林川澤有晴有雨有寒有暑其為器皿人物有大有小有悲有喜誠於其



意焉求之可以起爲霖之思可以考若時之政可以知器使曲成之道可以審勸懲興革之宜凡推行建立皆將於是資焉彼徒得其迹者其於用可知也夫寓意且不可况留意者耶留意不可况作無益以害有益玩細娛而忘遠慮者耶信卿其圖之於是信卿歸質諸竹坡謂是義也宜書諸首簡遂爲之序

送東滄劉侯入觀後序

劉侯允卿之將入觀也以書言行於其朋友於是予師沈先生即其道路風景繪爲八圖且徵曹進士諸君詩爲贈而自序其首惟侯之政績先生述之甚詳而一時登覽觀遊感慨激烈之音諸君所以賦之者幾乎盡矣予不敏以文學爲侯知乃爲申入觀之義以告白觀之爲禮尚矣昔在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諸侯四朝成周大行人掌太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有朝有宗有覲有遇然其義非以嚴君臣之分竭奔走之誠而已蓋將於是觀政焉是故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五王陳詩以觀風俗陳物賈以觀時好陳宮室車  
旗之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以觀從違陳名山大  
川宗廟之祭以觀孝敬蓋古昔帝王知天下之不  
能獨治則以責之人臣知其臣不能皆治又或有  
所欲為而不逮也則於覲焉考之將以懲其不恭  
而助其所不及故朝以圖天下之事覲以比邦國  
之儀宗以陳天下之誤遇以協諸侯之慮凡以為  
民而已方今

聖明在上中外之吏各舉其職法制典禮之大秩然  
燦然靡有違者獨其田賦張弛損益之故蓋有欲為  
不逮者存焉古之諸侯於其國也刑賞則專廢置  
則專興革則專擇其中大且要者然後以聞之於  
上今之州守裂千里之地而君之固古諸侯也然  
一有舉動必以請之於郡郡猶不敢專也必以請  
之監司監司不敢專也必以請之

天子報可而後行焉其論議相違意氣相失州沮於  
郡郡沮於監司監司沮於政府者不在是夫其沮  
而不行不足言矣縱有行焉其文移往來動涉歲

月後時失事使民不獲即蒙其澤者又豈徒一二  
哉故有志之士恒有所欲爲而不逮也東南諸郡  
財賦之所出也文教之所先也頻歲荐饑民散且  
僞酌斟劑量以備若時之政抑揚高下以成化俗  
之功在劉侯必有槩於中矣然亦有沮而不行者  
乎乃今見

天子正可有言之時也劉侯言焉

天子聽焉下之一方達之天下舉以爲式侯之入覲  
斯不爲具文爾矣侯濱行東滄士大夫皆有詩父  
老子弟皆滄泣以別予以爲一方之事未足以盡  
侯故欲其以言及天下侯之位方日進其他見諸  
事業者將徐考其成焉

椿庭日永詩序

椿庭日永者徵士王君子寧壽其父慕雪翁而作  
也先是數歲子寧居京師每翁生辰輒以不得奉  
觴爲恨嘉靖丙戌正月二十三日翁壽七十子寧  
亦適予告乃遂率子弟戒賓友相與爲翁壽且祈  
焉邑士夫聞而榮之曰翁可謂有壽且有子矣少

宗伯東江顧公首賦詩一章刺史約菴陳公刑部  
一卽北野周公輩若干人相繼爲之詩歌總若干首  
於是誦椿庭日永之詩羨翁之壽者洋洋乎載途  
矣予始不識翁讀其父雪航先生詩見所謂月麗  
丹霄花明紫禁者歎曰今縱不能得是人與相論  
議得見其子若孫其亦可慰吾思乎後數年識子  
寧於庠序又數年獲與翁接其恬靜清脩之志退  
然若無所能而其中充然有所得也夫自視退然  
則於物無競無競則欲心平中有所得則於物無  
慕無慕則躁心釋欲釋躁平故以之養身則神完  
而氣舒以之處事則順應而情適予蓋竊知翁之  
必有壽也迄於今果然翁又不以老自懈日閉門  
讀書思益大雪航之業其自視愈虛而所有愈富  
然則翁之壽詎可涯哉聊以椿庭日永之詩兆之  
也予忝從諸士夫後愧不能賦一詩歌以爲翁壽  
輒以子寧之意次第所欲言於簡首後有賦詩壽  
翁百歲者尚當有所獻焉

知已贈言序

贈言古也言以知己名又言之善者也善言以爲  
贈贈之厚者也厚以爲贈相知者之所願也雖然  
人豈易相知哉迹踈則不及知道殊則不與知志  
異則不能知夫迹其粗也道與志其精也迹踈而  
不知者衆矣淳于髡與孟子同仕於齊其迹不可  
謂不親而猶有先後名實之疑是其道殊也冉求  
師事孔子其道不可謂不同而猶有爲衛君之問  
是其志異也故君子之相與處也必有道同志合  
而後迹不能拘孔子之於程子無一朝之分而傾

蓋如素知其於文王相去伍百餘歲而一鼓琴之  
間即有以得其人焉非其道與志有所默契然哉  
世教旣衰士相與遊雖或號爲同志而主之以不  
信則外若相知而中實離持之以不固則始雖相  
知而終必戾至迹踈道殊益有不足言者矣太史  
毅齋孫先生與邑士吳君國用桑君朝輔幼相交  
好迄今三十年先生旣已舉進士官翰林名滿天  
下而二君猶困場屋其時異其勢殊而意氣不替  
往昔某每造先生二君者未嘗不在其言論風旨

不見其不相入也蓋其迹親道合而志同固已久矣嘉靖乙酉冬先生當服闋人咸謂先生恬靜冲素將不樂北行某曰先生非不欲仕特惡無其時耳昔在正德群小用事先生引疾歸者數年今旣非其時當不忍遽舍天下間以問二君二君曰然明年丙戌三月望日果以行告於朋友某非能知先生幸吾言之適有合也垂別二君各賦詩爲贈而某序諸首其有和者附諸卷中

甘霖應禱詩序

嘉靖丙戌夏松有甘霖郡守順德何公旣禱而雨諸士夫耆俊相與賦甘霖應禱之詩於是某爲之序曰凡大人之政二能事神之謂禮能和民之謂樂能禦災之謂仁若我何公其可謂具茲政矣方歲之旱也公索鬼神祀之牲酒靜嘉圭璧孔虔進退降升罔敢不肅自天地社稷東海之神下至郡厲莫不顧享審視却聽若見聲色不謂能事神歟旱旣甚公率僚從具微服徒步拜禱憂勤之容達於面目民相率恃公無恐前此小有災輒歸罪有

司至是素宜公之政無怨言不謂能和民歟禱之  
五日丙子雨越二日戊寅又雨已卯大雨田用霑  
足禾乃勃興穡人歡呼吏士胥慶謂公父母降茲  
黍稷實生我民不謂能禦災歟舉茲善政萃于厥  
躬危能使平憂能使泰以人謀抗天道而能有濟  
禱此應彼機發於一念之微而福被於民物之衆  
非大人其誰爲之嗟乎松民之困自正德以迄于  
今極矣使茲政也在己巳庚午之初得人焉行之  
民當不至於困在己卯庚辰之際得人焉行之民  
當不至大困以無事之而亦未之何其不然也  
後有能繼公者民其庶有瘳耶然而未可知也則  
吾人能無懼諸是時之作雖體制各殊工拙亦異  
要皆以識公之美付諸無窮觀者如有思焉政其  
庶幾矣

三瑞詩序

嘉興解海內壯郡其有事茲土而賢者莫晉安史君  
以下可數也嘉靖初今桐城蕭侯始以刑部郎來  
爲邦伯披蠹剔奸蠲暴廢貪不期月而其刑清換

費節勞右本抑末比再歲而其民又興學樹教貴  
德上齒凡三載而其士勸於是和氣暢頌聲作下  
降林祉秀水之異嘉禾瑞蓮之產相繼互發庠序  
之士與其父老聚而謀曰吾獨以嘉禾名郡以秀  
水名邑蓋其為瑞久矣而吾未始覩也至蓮之秀  
瑞又吾所未始聞也乃今皆有之我邦君之政殆  
不可誣又曰向吾見為政者聞瑞焉輒欲致之無  
而潤下失常稼穡殄瘁草木之妖往往而作惟是  
邦君其心若虛其貌若愚康慈愷悌與民文之文  
成惠寧而瑞應言我邦君之德殆不可無頌相率  
為之詠歌凡若干首予聞而歎曰懿夫諸君之言  
可謂覈矣惜猶泥於迹也夫世之所謂瑞者豈徒  
物歟有莘之氓商用以帝渭濱之叟周藉以王故  
金鈎黑玉不足以為祉赤烏白魚不足以為祥亢  
旱不足以為災龜焦著折不足以為怪得人焉則  
興失人焉則亡賢人君子是天下之大瑞也蕭侯  
之守嘉興君子得以師小人得以依  
天子得有毗倚以無南顧之憂其為一邦之瑞大矣



懿德既闡不休式彰吾意山川草木之禎將必有  
踵而至者三瑞何有哉侯之屬桐鄉今董君子同  
年友也實有善政克協于侯聞而是之歲丙戌侯  
考績如京師俾遂書以為序贈侯之行

送羅君克深歸慈谿序

予往年則聞羅君克深名於其鄉之諸大夫今年  
春外舅拓山沈公與其弟九枳公延以教諸子獲  
讀其所為文雄才逸氣有卓乎不可及者作而嘆  
曰慈谿為縣二百里在浙西諸邑厥惟中下九峯  
五磊普濟永明之秀萃而為文人學士振古以來  
不可枚舉其在

國朝有若正字桂公祭酒陳公今都憲姚公其子  
狀元公前後輩彬彬盛矣乃復有若人者出於其  
間山川精淑之氣孕而不窮發而彌肆如此哉夏  
五月提學憲副萬公校文慈谿萬公之校士嚴又  
素以文稱士經品題者皆蔚為時望既合慈谿之  
士若干人試之得其最優者幾人君名在第二公  
加賞異焉闢萬松書院使與諸豪傑居之於是君

聲籍甚予雖不能文然自謂能識君又幸得萬公  
而吾言以信至其所深望者則固將與館閣諸公  
驗諸他日而猶未敢言也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君  
別予西歸將就書院卒業焉夫國家養士學校其  
選重矣近世君子申之以書院之教而其與是選  
者又必皆一方之良若今萬公之遇羅君可不謂  
榮乎萬公賢者也而君得而師之又得與時之豪  
傑討論萬松之下可不謂樂乎以君之才而榮且  
樂如是則所以張其氣而昌其業固當有日以月  
化而莫知其然者矣吾之所深望者甚信可無負  
也既以自慶退而為之序贈君之行

壽王母劉太孺人序

嘉靖丁亥王母劉太孺人壽七十七五月十二日  
其誕辰也太孺人有丈夫子三長 卿次 卿又  
次為吾郡憲君魯卿郡憲君之官于松也太孺人  
實就養焉故吾屬大夫士得登堂為太孺人壽云  
郡憲君之為人廉而恕易而則始至而賓僚咸喜  
政舉而士民胥附居二年而部使交薦吾郡伯何

公雅敬禮焉故太孺人之壽也郡伯公率二守楊君張君別駕鄭君郭君柴君相與稱觴爲祝其得而觀之喟然曰合一郡之人與一時之賢長佐進以爲親壽太孺人之福祉郡憲君之賢德具可謂至焉已矣雖然太孺人之壽未有涯也易有之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謙何爲者也有其德與福而歎焉不居之謂也太孺人之始殯於王能以禮相木軒公木軒公以易課諸子嚴甚然未及見其立也太孺人實克成之以迄於今而太孺人無矜容無騁辭飲食服御不少有加於昔其誠郡憲君動必曰深刻以刑人苟得以自汙非王氏家法吾不願有此子孫也又曰吾行時族人謂吾與汝且享富貴矣乃今所見殊不逮吾知汝之能守也吾心安焉有其福而不居者歟郡憲君少以文稱仕以政顯行將被顯擢陟華要而其志愈虛其貌愈恭明刑慎罰之心惕然其未已有其德而不居者歟審如是其爲天之相焉者素矣而太孺人之壽詎有涯哉抑某聞木軒公秉道履仁

而其壽弗稱太孺人之貞淑也老始見其子之有  
立郡憲君之賢也舉進士五年屈在外僚未獲拜  
馳封之典天之於王氏所以嗇其前而豐其後固  
當有百倍於斯矣非太孺人其孰承之郡憲君之  
未舉進士也卒業少司成三汧陸先生之門而某  
又與君爲同年友於太孺人之壽考有深願焉故  
三汧以諸士夫之意爲文以壽而某以郡伯公之  
命申其不腆之詞若夫郡伯公僚案之誼下賢之  
心與其平日政教之美相謀度以底於成者尚當  
爲松人頌之

### 楊宜人輓詩序

楊宜人輓詩若干首作者皆吾屬大夫士也其出  
於鄉氓野叟者不與焉嗚呼盛矣夫人之相與處  
也生有慶死有吊至其心之所敬恭愛慕則沒而  
哀之詩而輓之若黃鳥薤露之屬皆出於情而不  
可禦是輓之有詩吾人之情也古稱婦人有閨門  
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故其德不外見而世之爲輓  
者亦鮮及焉乃或舉郡之人相與哀而輓之若今

楊宜人者得之尤難是宜人者有輓松人之至情也宜人歸二守公若千年能一佐之以禮公既貴不廢紡緝暇輒課童種蔬曰官卑祿薄此亦足助君守也至於松猶然松素以賦財甲天下天下之稱奇物者於茲聚焉而民又甚醇凡吏茲土者苟無志於仁義隨其所欲可以計日取盈而又無患故雖其天資之美知所自守而內助或非其人則耳目之所玩好朝夕之所求責亦足以潛移其志而不自知二守公之蒞吾松今且七年矣常祿之外錙銖靡取清白之操說者謂校諸往昔不替而逾光宜人者助爲多是宜人者有輓又松人之公論也夫論公則可以勸勸則可以傳之於父以至情焉藉公論乎發之天下之欲相其夫者可以聞而勸矣是詩也其殆可以傳乎古者太師氏採詩以觀民風今觀風之典雖廢使詩可以傳後世當有採之者矣其不敏辱與史事有賢如宜人者固吾職所當書而詩之採否又不足計也然則是詩不可無述作輓詩序

六事脩職序

嘉靖甲申有命徵今闕里郭侯於無極

天子知侯賢將置諸臺諫而侯與魯藩爲婚姻例不得內拜乃以爲松江府倅侯之初被召也無極之人議挽留之既又曰侯茲行且將大用用則且將福我一邑不足淹也比聞松江之命則又相與悼惜以爲吾屬望侯之情其寔乃至矢侯而不可復求所以致其拳拳者因列侯治績繪圖爲贈曰青衿有作曰白屋無驚曰鑑別妍媸曰衡調輕重曰三農樂業曰百室來休總而名之曰六事脩職非以諛侯蓋將誌侯之實以繫其思而因以諷諸繼侯者耳侯暇日出以示予予既雅重侯覩茲圖而益有感焉作而言曰侯之治其有本乎夫守令之選自昔重之顧兩漢以前以民爲務則政舉而澤流兩漢以後以官爲私則政債而澤闕今天下之民敝日甚矣所以致之者治無其本而以官爲私也夫私非有之之謂也有之則求以稱之矣惟夫私其名以媒進也於是簿書之務急而學校之教微

催科之政工而撫字之心怠私其奉於身也於是苞苴之門啓而衡鑑之公廢碩鼠之刺興而流離之望缺鞭笞之虐肆而潢池之釁成其不爲國家蠹者鮮矣况於六事者乎侯之家學既有所自而密邇聖人之居又有所觀感而自得者其心虛以明其行廉以潔其爲政無近名無徇利其視民之欣戚俗之純僞惕乎若有關焉是故其先之也有則其勞之也有道其理之也有具其役之也有等其所以戡治而輯寧之者有威有惠卒能使士與

於學農樂於耕刑無冤濫役無獨勞以至盜賊息而流離復者此豈人力所能爲哉本立而效隨之矣夫水之有本也由盈科以達於四海木之有本也由拱把以需廟堂之用天下一邑之積也君子之治天下不異於一邑而天下之應君子亦不以遠近異其心故夫有本之治雖達之天下將無不可而獨六事之脩得以試於一邑哉吾以是知本之不可不立而深有望於治平之君子也侯自無極蒞吾松今甫二載六事之脩又已班班可觀惜

其地偏而力有所不得盡也予位卑不能薦乃告諸大夫士曰侯之治吾松與其所以治無極者一也無極之思侯與吾松人之所以戴侯者亦一也無極有圖而吾屬暗無詩歌其可乎遂相率爲之詩而予僭序諸首至其不敢諛侯者則竊以附於無極云

送叅將陳侯汝玉濬河通州序

嘉靖丁亥秋沛縣河再塞

天子軫念漕運之艱既命官往治又詔濬通州河以紓陸輓求可董其役者大司空以勇果帥陳侯汝玉對

天子雅聞其賢命充叅將奉勅往蒞其事蓋於任專矣惟濬河之難有二亟役則病民玩事則罔功今天下之民胥趨於敝產薄而困於役則惟燕薊爲甚故其民之食力者日夜恐其上之人奪而用之至漕之利病非所計也歲凶而困於賦則惟東南爲甚故其民之輓輸者日夜異河之速就以省費至役之罷勞非所恤也二者之情雖皆出於私而



聖人有所不能廢何者愛其力與愛其財彼固求所以生而非以爲梗要在順之而已今之言順民者曰役之以時緩之以惠勸懲之以道斯民不困而功可成此其意誠善而其事亦若近而易行然考其功效卒莫能如其言者未必皆厲民以從欲徵發或非其期則褻糧而待事敝其力而無所用也綜理或有未周則吏胥因緣爲奸財費而民不被其澤也視聽或有未融則功罪混淆賞罰徒嚴而無以服其心也夫奪民之時而委之無用聚民之財而以爲奸吏之資枉其實而以爲立威之具此民之所以重困歟古之立大功者必有惠慈之心貞白之操而又有聰察強毅之才見利可以守指麾應變出之而不窮然後可以顯名於天下漕運國之大計也蠲弊而宜民將必待若人乎此天子所以難其選而重有望於侯也通州去京師六十里陸輓之勞若於民不甚費

天子猶毅然思舉而去之明作之志子惠之仁有能體而行之可以董是役矣侯少讀書嘗舉軍政備

倭揚州葺學校汰冗兵不以爲怨又嘗以叅將佐漕運濬河之事蓋其所素聞者而自南都受勇果之命振揚威武人咸畏且愛焉吾知其能奉

天子之意無所愧於任使也於其行爲之序以張之

朱水竹小集後序

水竹朱君彙故所得詩若文若干篇以授諸梓其文有序有記有贊其詩有古風有近體有聯句爲體凡六而莫有弗工者焉其作者若鄉先進若同年若僚若友若屬爲類凡五爲人三十有一而莫

有弗聞者焉其得之也於燕於吳於閩於粵爲地凡四相去數千餘里而其爲頌君之美莫有弗同者焉嗚呼盛矣夫君子之立身與其所以爲政皆非以爲名也然而名有弗能違者何哉其誠意之招徠華藻之流被惠澤之漸溉猶諸金玉之爲寶蘭桂之爲馨雖不假於言而人稱之無異詞舍是則欲竊名焉而莫之與也余生後君二十餘年自始有知識即已得君之爲人於叔父谷易公外舅柘山公每望見顏色誦所爲場屋之文心竊慕焉

比君舉進士後六年余亦繼忝進取則又得君所  
以治閩粵者有愷悌廉潔之稱益愧歎以爲不可  
及以余之重君知諸君子交游之素而又親被其  
澤者揄揚詠歌之不能忘固其情也君則無意於  
名而諸君子亦豈以君之爲名而爲之哉然則梓  
而存之可以見秉彝好德之公可以見一時縉紳  
相與之誼彼爲名而反失之者抑可以愧矣自秦  
漢以來古文歌詩表功述德顯書深刻者何可勝  
數然皆不能以久傳何者其稱之過而無以信於  
人也是錄也以余觀之頌而不誇美而不溢即其  
詞可以想其政即其政可以想其人以之加於君  
無愧心以之示諸人無疑色苟人心之公百世無  
間吾知其信且傳矣書諸後以俟之

送經衛顧文明予告歸華亭序

顧君文明仕爲騰驤左衛經歷垂九載矣忽引疾  
乞去鄉大夫士相與惜之然予於君獨有取也今  
天下士風之不競久矣其始也有僥倖之心焉是  
故嗜進而忘其才之弗逮問之曰我能是我能是

究其實有能副焉鮮矣其終也有懷祿之心焉是故可以去而不決去問之曰吾將以有為也究其實能不以利焉鮮矣夫始之以僥倖之心則居位者未必良終之以懷祿之心則居身者無其地居位也未必良故

朝廷無善治居身也無其地故山林無名德余蓋竊有慨焉而每愧於力之不能振也君少習法律積年與勞以有今官而與人恭執事慎其年力亦且未衰奏績大官當書最以起而毅然請去有達官大人所不逮者其於終始蓋庶幾焉莊生有言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予於君也能獨無情乎予家西湖之濱與君居僅阻一水君茲歸爲我謝仁壑之靈退而觀松菊之屬苟有存者其灌溉以待予歸而勿以懷祿爲訕也君行既有日宮允毅齋孫公而下若干人各賦詩爲贈旣又屬予言况之嗟乎如君者固予所欲言也夫固予所欲言也夫

送封經歷東庄金翁歸華亭序

嘉靖戊子秋

天子以大禮告成加惠海宇爰命廷臣七品以上歷俸一年無過者得封所生於是羽林右衛經歷金君清夫例當封尊翁東庄如其官吏部以請有詔報可而翁適以有司之役至遂具冠服拜恩闕下居一月而歸鄉大夫士相與豔翁之行也屬予言爲贈惟人子之於親莫不欲假恩命以爲榮又莫不冀旦夕早得以致其養然而遷轉之靡常事幾之弗值則固有不可必得者其甚也或歎歷中外致位顯融而不獲一被絲綸之寵或興懷風木終其身以爲憾而君之所以爲榮爲養者乃獨得以畢其私而無負則固可謂難矣雖然是猶出於數之或然也抑有難者焉我

國家惜名器重爵賞至於今

天子尤不少假借是故賜封之詔不徒勞之錄也而必責其無過蓋覃恩之下陰寓夫考績之法矣推是意也今之君子得無有顯名科第而檢持之弗至使其親不獲沾明時之盛典乎君起身刀筆仕

爲衛幕階爲從七品上之人所易以責備而清白之操旌於公論翁無異詞遂得與達官貴人同荷殊典之及以副其榮養之志蓋君所以守身而顯親者如此是乃所謂難也嗟乎今冠帶之士服有官守言責者何限苟念其親即守其身則所以爲忠爲孝豈假外求哉而

國家之所賴者又豈淺也予辱領館職凡事在激勸皆義所得書故於翁之行也叙其封之難者爲世風焉

壽鄭母俞太安人七十序

嘉靖戊子夏同年鄭君淮惟東旣以南京戶部主事奏績於

朝得贈封其父若母乃十一月二十九日適太安人俞氏七十之期君率子弟戒賓友奉所得

勅命冠帔之屬進爲太安人壽其族之黃耆舉觶於太安人曰太安人飲是維淮少而孤以育以教以至今日太安人力也又舉觶於君曰子飲是維我鄭宗躋而復振晦而復彰乃茲奉觴之辰明命

在庭衣冠在列使吾族人亦與有光者子力也既  
又舉觶於太安人揖君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則可  
謂榮且樂矣雖然吾願子之進之也夫親之於其  
子也莫不願有顯者焉是故幸而祿於朝其位升  
則其心怡然以適矣莫不願有賢者焉是故幸而  
齒於縉紳其德升則其心怡然以適矣

國家以九品制官自六曹之屬歷十餘級而後至  
於公孤保傅而君子之脩其身也由善與信歷數  
等而後至於聖神蓋皆非苟焉者之能爲也子其

勉之德與位升而壽母之心適矣於是太安人訖  
飲顧謂君曰謹識之君再拜受命大夫士之得於  
觀者述以語予予辱交於君久見其才行之良進  
脩之果每竊重君之賢而意其不能無所助乃今  
聞黃耆太安人之所以命君者則遂歎曰君之所  
以勗其德者信有資也夫方以衆宴而黃耆者不  
以頌而以規此雖有侈心誰得而乘之太安人之  
聞正言也不以怒而因以爲教此雖有傲心誰得  
而生之家庭之告戒其親於方冊之爲訓而嚴於

師友之切磨多矣君之賢也以是相之德其有弗升乎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百執事相周旋於下方度德命官求古所謂吉人君子以其成正大光明之業而以是應之位其有弗升乎然則太安人之心吾知其可以無不適而君之所藉以爲榮且樂者不啻今日焉爾也遂次第其語大書以贈之使異日或有徵焉

壽寒溪林先生序

甫有隱君子曰寒溪先生林公少業舉子弗就退而耕於野於世所競趨而爭逐者泊然無所慕因自號寒溪以見志云先生年四十七其子君儀舉進士閔二年君儀拜禮部主事又三年嘉靖戊子君儀奏績於

朝封先生如其官乃己丑春二月君儀以使事適閩將覲省焉蓋君儀去先生六年而先生壽五十三矣孟夏八日維先生初度之辰君儀預圖所以壽者謂予曰子不可無言也嗟乎先生孝友之德



宜於家惠慈之澤被於物廉潔端毅之操推重於鄉評儀刑於士類者人人能言之矣而君之歸也奉

王命之重出則建旄秉節翱翔容與使鄉之人改觀而爭睹入則擁笏垂紳奉觴爲壽使先生不知老之將至而樂其子之爲賢畫繡之榮家庭之慶又人人能言之矣予將何以頌哉顧予能言先生之必壽也古今巖穴之士其高風勁節旣足以振動一時而凡稱壽考者復往往歸焉至或托諸神僊

如鬼谷希夷之類雖其說不足盡信而於理有可徵者何也其疑澹玄默之志足以養其神而弗害也夫天下之事無窮而神之得於天者有限無窮則應之易困而難周有限則用之易敝而難繼是二者交而神能弗害乎孔子之論壽曰仁者靜靜也者蓋所以養其神也而莊子不達顧以樗爲喻則所謂壽者必皆不材者歟先生之才足以用於世今之世非不能用先生然先生少而其隱至視天下之物一無所動於中此其所以養神而全壽

者未可以易窺也且夫閩天下佳山水處也而莆  
又閩之佳者也清和明粹之蘊發爲人文而氣之  
瀟散剛特不可羈縶者又輒鍾而爲高人逸士然  
則先生者殆山川之所注情也其獨能無壽耶予  
不能通神仙之說竊以理之常者知先生之壽日  
進而未已也君儀再拜曰是可以頌吾父矣請書  
之予與君儀仕同年學同志先生之壽考蓋所深  
願也遂次以爲序俾歸獻焉

送郊進士薦和使山東遂歸省母序

夫越鳥懷枝因風激響海鴈失侶見月摧心故戀  
土惜別雖志士未能忘情感物含悽在達人有所  
不免予忝竊科第父羈京師白頭在堂友于睽隔  
思欲一謝軒綬言返丘園而

天門九重烟波千里未嘗不瞻雲搖恨對雨歎息  
賴茲朋好相與慰心今年己丑仲夏望日同年郊  
君薦和式奉

王命遄徂於齊使節儼其在門僕夫戒以晨發四方  
之志蓋其素蘊八鸞之駕惟時所榮且將取道青

徐歸省吳會舟楫戾止霜風獻秋慈母倚閭朋舊  
迎道詠棠棣之佳什間皇華之首章山川爲輝草  
木動色而予素願未愜良友復邁征轅不駐撫盃  
盤桓俛嗟彈鋏之艱仰羨着鞭之早指點故國如  
在目前轉盼清塵漸落天外炎風赤日愁聞別鶴  
之聲苑樹江籬盡是鷲猿之處同遊諸彥相率賦  
詩授余首簡著雨時作慎哉此行明歲之春俟我  
江滸定省有暇當與君緼虎丘上玄墓泛兩洞庭  
之奇勝攬七十二峯之精英激昂風流睥睨塵世

快斯志焉

送國子生王汝激歸省序

昔在正德間大盜南窺吳會遠近繹騷巡撫都御  
史東筦王公繕城練兵申警作惰盜不能有所犯  
謀拙力罷節制陸公遂以王師旬日蕩平其衆說  
者謂是役非公保障之力雖社稷之靈勢在百勝  
而吳人矣革之禍有未易歲月弭者公之庇吳人  
於是爲大古稱有功德於民者必食其報公之才  
自足致高位其功德在吳者後之人殆將有繼而

興乎其後十餘年公歷南京少司寇晉大司徒蓋  
吳人之料公者於是爲驗然猶未見其後之興也  
今年春予始識公之子國子君汝澂愿而文遜而  
有禮貴介綺紈之習不獨不見乎其貌將併於其  
心無之所謂繼而興者固於是乎在而落落未有  
合乃夏五月乞省母以去豈其興也不可期歟抑  
有所俟而適未值其時也吾聞物之積不厚則其  
發不大澍雨浹而澤流土膏沃而生茂積焉者固  
以資其發也王氏之福履司徒公厥旣受之而君  
一愿以基焉文以守焉以遜以禮培焉殖焉盖庶乎  
積之厚矣信有俟以大其發歟君茲歸定省必慎  
以慰母心又肆其餘力績學藝文以克其有雖莫  
爲之先其興可必也矧有所藉焉者耶余不能無  
望也予吳人竊受司徒公之惠澤而友人王子寧  
雅善君子之識君自子寧氏故其行予以子寧之  
請爲序云

贈邑侯方公考績復任序

湖南方公始令華亭披蠹黜奸約費裕財法所不

可不以勢怵不以恩貸肆其餘力興學右文閱三  
年嘉靖己丑士歌於庠民樂於野乃八月乙亥來  
告成績銓部謂賢將留以爲御史給舍

天子若曰惟

天惟

祖宗畀予天下惟是蘇松諸邑賦財俊髦胥此焉出  
苟非其人孰相予治乃復還公華亭一時縉紳相  
與仰歎

聖天子愛養黎元崇重守令明示意向以爲化始治

安之基與天罔極前月戊申公既辭行其從邑士  
大夫餞諸郊外酒半公執爵言曰何以教子坐有  
應者頌也而公蹙然規也而公躍然比語訖公聽  
不怠衆相與竊歎公之爲政績效旣彰而心不忘  
降以爲民主華亭之民其永有賴於是其言於衆  
曰華亭僻在海隅去京師三千餘里譬諸赤子遠  
其慈父疾痛狂愚孰究孰問政偷俗敝其勢則然  
惟

天子仁聖不遺吾人惟公之賢式克用又出諸塗泥

濯以清水煦以春陽將俾斯人歸於至理惟

天子之澤非公曷布惟公之賢非

天子曷知君臣之間協德一心以竟厥施茲豈惟華  
亭之休固天下所共嘉賴也而暗無叙述則奚以  
侈華亭之遭張

國家之盛列之詩書以爲後則衆僉謂然旣乃屬  
其序曰子職也不可以辭某曰諾次其事追而贈  
之

送侍御馮南江赴南臺序

國家聲建兩京並置監察御史以司糾繩督察之  
事其爲職蓋同而南臺御史數常不滿二十人公  
卿大夫之相臨者亦僅得北臺之半故其尊顯獨  
異諸司而又無朝謁供奉之勞無出按之專責無  
四方奏愬之擾其所舉刺北御史率先發之故凡  
爲御史於南者往往羨慕以爲神僊然南都  
祖宗根本之地百司庶府錯列其間文武大寮握重  
兵保釐於其上而隔遠

神京其勢不可無所制數御史者

天子實寄耳目焉是故南臺之選似逸也而實要也似冗也而實重也苟非有聰明強毅特立不群之才其孰能任之南江馮君以進士爲行人三年天子擢爲御史於南君之官吾所謂重且要者也而君博學有節每論事是非利害臧否人物不爽毫髮君之才又吾所謂聰明強毅特立而不群者也古之君子有其才則思旦暮用於世矧爲天子所簡擢巍然任其重且要者乎然則君之南其殆不宜徐徐而行也士大夫從君遊而相期以事功者相率爲歌詩以贈予最後推其意序之若夫畫繡之榮迎養之便鄉之人所詫以爲難者則固可畧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	--	--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送別駕張公董餉還松江序

余少時則聞董餉之難以爲急則厲民寬則僨事  
二者無一可者其後入於

朝而判府褒陽鄭君實董餉事事集而民懷之縉  
紳能言之徒至爲一舸清風詩以贈則妄以爲易  
明年繼之者敗官以去竊復以爲難然而不能無  
疑焉二君者其位同其民同而毀譽成敗異也嘉



靖戊子巳丑秋別駕關中張公連二歲董餉於北  
吾松人之從者目不識箠扑之威耳不聞追呼之  
擾而自始發以至都下期之無後期者令之無違  
指者僅閱月遂以訖事余將斷以爲易而莫測公  
所以致之就其從者問焉僉曰公自奉約其率吾  
屬以來每食飯一盂肉與蔬不求備衣服用器僕  
從輿馬之費不煩吾屬一錢則始歎曰公之所以  
得民而集事者其在茲哉然則餉固不難董也夫  
民之所吝惜者財也顧其在郡縣也征之惟恐  
不盡也輸以歸於庶府也收之惟恐其不厚也而  
苞苴之入又不在是民之財一而取之者三雖或  
寬之猶不免於病也矧殘之以刑者耶及其窮而  
無所於出雖或急之猶無以應也矧持之以不斷  
者耶如是而以爲難豈不可也仁人者作體其情  
不竭其有制其用不私其贏夫苟不竭其有民則  
何敢愛其正之供不私其贏民則何敢怠其役之  
常若公今日之事雖以爲易又豈不可也松自有  
郡以迄於今繼今以及於無窮其董餉者前乎公

余不能盡知後乎公余不能逆知然使前乎公而能是則所謂難者安從始後乎公而能是則所謂易者其有終乎余不能無慨於前而深冀於後也雖然松一郡也董餉又特其一事也今天下民就窮而賦亦不登於舊治平君子蓋每病其救之難矣誠推公之意而處之庶其有濟乎公以名進士歷官十餘年聲稱彌著固將有天下之責者然行之自一郡一事始吾聞松守熊公仁人也舉松之利弊相與斟酌而罷行之使後之人罔以松爲難治其不在公耶於是士大夫致私願於公者各贈以詩而余爲之序且以廣清風之義云

送少尹王君董餉還華亭序

丁亥冬今少尹咸寧王君董餉將還士大夫餞且賦詩送之余實僭爲之序每歎曰茲舉也前此所未有也今年冬君再董餉於比比訖事予既從士大夫餞且賦詩送之而從事某輩二十人復請余言爲贈則歎曰茲舉也又丁亥所未有也華亭人之於君顧可謂無情哉惟華亭之俗世之論者蓋

或喜其醇又或病其訐矣以余言之二者之論皆非也夫所謂醇與訐者非以其有愛惡耶愛惡之情雖殊然而順其欲則愛生拂其欲則惡生猶之赤子然其啼與笑情雖不同而皆非有意爲之也華亭人於其長吏自余所聞知固有所同惡如某某者數人焉其政存也其於民之欲得無有未順焉者耶有所同愛如前邑侯江右聶公今湖南方公少尹關中楊君與君四人焉其政存也其於民之欲得無有不忍拂焉者耶民之欲莫大於養生送死安老而慈幼惟其不克自遂而始以望於上之人上之人南面而蒞之食其財而役其力苟違其望雖欲其無惡不可得也不然雖欲其無愛亦不可得也故自其有惡也可以爲訐而實非讎之也自其有愛也可以爲醇而實非私之也夫其愛與惡苟皆非有意爲之則愛公也惡亦公也其愛也吾將同其樂而不獨以爲喜其惡也吾將反其政而不敢以爲病蓋長人者若是而止耳而暇計其醇與訐哉君之前後董餉也廉潔慎勤之政具

見於士大夫之詩余獨慨大世之論者不知自反而徒責諸人其志之所期往往出君之上而卒無以得民也於是乎言

### 女君子詩序

予少讀詩考后妃氏之德於關雎得其幽閑貞靜於葛覃得其孝敬儉勤於樛木螽斯得其逮下不妬忌以爲文王之化后妃所以爲之助者蓋如此然竊恠詩人之詞於其所謂不妬獨累言之若宮人之私則然者旣而觀周之子孫繁衍明聖有作

有述有君有臣以定蒼姬之業至於其後亦屢仆屢振乂然後亡於是知不妬之功之大而詩人之累言之者非過也國子生寧都魯君信圭始未有子其配賴爲置二妾居數歲竟無子又爲置二妾已而得子三士大夫爲賦女君子之詩夫方信圭之未有子也信圭少賴亦少苟懷妬心則不能使有妾雖有妾或不能使有子有子或不能撫字之以底成立而獨能忘其私以爲魯氏子孫之計屢置而愈勤魯之宗祧藉以弗墜其功在夫氏與后

妃實同特大小異耳士大夫誄而歌之固樛木螽斯之意乎而以是稱女君子於時其亦可無愧矣然予又聞之后妃之德文王脩身正家之效也文王之聖雖非後之人所可企及要之欲正家者必有本焉予嘗見李正之言信圭之先世皆有懿德至信圭尤端厚好禮果如是彼所以正其家者豈有素乎古詩人之詞體物連類舉一而徵百其微旨徃徃在言語之外若此詩者邇而求之以得夫不言之意是說詩之法也予故爲著之且以諷乎

正家者女君子名愛邑之清恭鄉人詳見正之所爲傳

贈沈君建之赴寧海序

五年春今寧海太守沈君建之爲光祿掌醢署正天子將重守令之選詔百司舉其屬之材者以聞於是光祿卿上疏曰臣伏見署正臣鈇在位六年勤若脩潔不替益固而綜理區畫每有餘才爲守其可

天子下其疏吏部及是寧海守缺君適以九年考最

司銓者曰寧海地僻而貧不治已久撫而輯之非  
沈君莫可使者即注君寧海州除目始下大夫士  
交相謂曰是往年光祿所薦耶可以爲寧海矣君  
故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贈尚書公之子母張  
淑人於今

昭聖慈壽皇太后爲姑當

孝宗皇帝時沈氏之貴重聞天下然公爲人疑遠端  
慎在通政敷奏出納詳審明雅人自謂不及階遷  
級進以至卿佐不專爲息其教諸子尤有禮法故

君之少與其兄尚寶卿抑之則既以良子弟稱於  
戚里公歿若干年抑之自中書舍人遷尚寶司丞  
再晉今官而君亦遂以薦起兄弟並爲大夫君之  
行意歉然若不勝任者予走謂之曰今天下仕宦  
子孫不難於爲政而其所共以爲難者二其一世  
其家之難其一忘其有之難子之先公天下所謂  
賢也子之兄又賢也子居賢父兄之聞而程休黎  
譽卓然無愧色不謂能世其家乎子之爲子弟爲  
掌醢則有聞比得州又獲重語於大夫士而意猶

不自以爲足也不謂能忘其有乎進能世其家退  
能忘其有二難備矣夫是之謂敬德敬以事人則  
上安其恭敬以使民則下服其教審如是豈惟寧  
海雖天下可也子其行哉於是君再拜謝曰鈇實  
不肖無以爲

國家後至於敬德則固聞命矣請書之遂次以爲  
序

送汪君淵之守永州序

永州去京師六千里而遙汪君淵之自都水即擢  
爲之守或曰當路者忌之也或曰君之爲都水疏  
剔垢弊怨讒交積當路者思以全之也予謂不然  
君之爲都水誠賢耶當路者自宜禮而任之雖謬  
不能爲之惑雖怨不能爲之動何必置諸遠郡而  
後爲全之也然則忌之歟今天下之用日患其多  
而財日患其不足

聖君賢相早夜圖以節之又冀得夫善節財者用之  
而君固其人也 是將薦而起焉其尚忍忌乎予蓋  
及復之而得其說焉士大夫重內而輕外久矣况



在末州之遠乎往年

天子屢詔重守令然而詔愈勤而守令之輕不減分毫於昔何者計資而授焉則得之輕指疵而出焉則待之輕二者具而其勢自不得而重也當路者思所以奉

明詔則思及其政思所以及其政則思得人焉先之而借以爲重以祛天下之惑末州之爲遠夫人所知君之爲賢都水又夫人所知以君守末則凡臺諫部寺之英聞之舉將曰若是乎其不輕授人以郡也一時之爲遠郡者聞之又將曰若是乎其不輕出我於遠也外者安其官內者樂於行推之於令莫不皆然其勢有不期重而自重者是故汪君者當路之所借以爲重以祛天下之惑而非如或者之說也君將行同年友咸爲詩文以贈予懼君之意有不釋然者故爲著之若君都水之政則奏疏案牘可考而知而其爲必當守而不可變也良有司或自能究君之志予可畧云

西隱詩序

客有示余西隱詩者予讀而歎曰夫隱居之樂易  
言而達人之心事難窺也古今稱隱君自許由始  
由之爲介雖一瓢之小猶以爲煩而必欲去之而  
堯廷諸臣所以相堯以爲治安者汲汲焉窮日夕  
而不倦後世不詆由爲矯而亦不病堯廷諸臣爲  
貪何者達人之視天下猶其身也是故方其未治  
且安而回視世之人乃未有起而救之者則不得  
已攬爲己責以全吾天下之身堯廷諸臣是也苟  
既有其入矣則固可高隱不出以全吾一身之身  
由之不臣堯是也故以形而論天下大瓢小以達  
人之心而論則天下一身而瓢猶身外之物瓢可  
棄天下不可棄而由棄而隱焉者有堯廷諸臣在  
也此其心豈可以仕隱二之哉是故達人之心事  
難窺也今

天子神聖文武比隆帝堯中外材俊之士講論道德  
挾持藝能欣欣然立於其位而又搜訪遺逸敷求  
異人不少厭怠雲龍風虎以爲交都俞吁咈以爲  
治無異堯廷諸臣于是時有伏而在下姓名邑里

不一被於薦書光彩文詞不暫登於

天府自非其人真無足爲世用宜不屑以爲而介  
直有行義如西隱君者獨爲之不顧其心或者以  
在位諸君子遭逢

明聖殫忠效勞自足致治安垂永久故慕由之風思  
全其一身之身功不必自已出而其爲樂乃亦在  
雍熙太和之外而不徒泉石之湛耶不然君之所  
以爲隱其亦非其時而不足與語君臣之際矣達  
人之心事其信有難窺者歟客喜而謝曰茲義也  
某未之聞也請書之遂次是說使歸質君梅江之  
上君姓葉氏名廷矩其爲人予得之友人李進士  
正之云

一松詩序

弘選李先生築別墅於郭西數里所植松其間顧  
而樂之因自號一松客有過而言者曰先生進無  
所求退無所慕卜居於野將以自娛而草萊僅闢  
荆棘粗翦兩楹爲室一松爲徒上者不能爲乎泉  
之富貴輞川之佳麗其次亦不能少假人力累石

爲山引泉爲池雜蒔佳卉擷芳攬幽以時自適其  
何以慰寂寥而老歲月歟先生笑而應曰客少吾  
松耶然客知吾松之寡而不知吾樂之多也吾昔  
觀於貴顯之人顧已毀譽較量俯仰嗟嗟戚戚日  
不自堪據其所處若榮若華其中所操如在牢穽  
心竊傷之退而居于野寵辱黜陟不聞不知意之  
所是與之而莫吾賤音之所非罪之而莫吾讎辱  
無趨趨之憂止無拘迫之患日晏而起以遨以嬉  
客以爲吾之樂何如也夫樂在我者也物在外者  
也樂苟具矣何物之須抱明月於座隅挹清風於  
天末身之所在樂即隨之而况松花可採茯苓可  
斲其植可以爲材其陰可以憇息者乎不然役乎  
外未免勞乎中悅乎形未必娛乎志乎泉輞川其  
始也僅以供耳目之餘歡其終也反以資高人之  
一慨又奚足慕乎故吾之爲此竊自詫吾樂之多  
而不知松之寡也客少吾松耶客無以應述以語  
予予嘆曰先生可謂善爲隱者矣古稱衡門之下  
可以棲遲又稱獨寐寤言永矢勿諼世之人重慕

少湖文集卷二  
外物而必欲求其樂於衡門寤言之外故其勢自不能隱其欲隱者亦必有以自給然後可以徜徉而無憂而先生之樂乃不遠於一松而得之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宜先生之能養高以全其身而使頑夫懦人有所激焉以興起也於是士大夫知先生者相與賦一松詩而余爲之序

贈上元簿何君懷珍序

凡天下之能所有樹立垂聲不朽者其果在人耶位耶有其人矣無位則不可成有其位矣無人則不能自成然則二者之中孰爲要曰人爲要天下之事有有其位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其人而成者也吾於上元簿何君懷珍有感焉君始爲廣之白沙巡檢白沙負山濱海寇出沒無常君時能捕其酋佛朗國人以蜈蚣船入寇船制上廣下銳環植以木百夫鼓柁倏忽去來矢石不能破又爲銳大小相貫着鐵丸其中每發可二百步殺常十許人吏卒莫能禦君間行誘其黨盡得其法以歸因以其技攻之賊不敢近廣人用寧嗚呼君巡檢耳其

於位非有藩臬牧守之尊其於資格非有公孤卿  
輔之望而廣之寇盜上之人所不能制者君獨能  
捕且却之其誠有不繫於位者耶自有廣以來寇  
盜之患非一日吏於其土非一人而卓然有所樹  
立使後之人歌其功而不墜者至於君始一見吾  
不能無少望於在位諸君子也廣之有山海小寇  
未足爲重輕佛朗之禍可謂亟矣使其時非君出  
死力以圖之其能遽就寧乎吾是以幸廣之人獲  
受君之庇而又惜其不幸而不得置君藩臬牧守  
之位使盡其才以衛其民也今

天子明聖治安之念日久不忘於懷自廣之吏以及  
天下聞君之風其亦有惕然於中乎夫苟惕於中  
則必思以名於世果如是吾見治安之功不難致  
矣請爲天下賀之君名儒懷珍字江西寧都人其  
將赴上元桂鴻臚輩若干人謂予曰子素知何君  
不可無言以贈予曰諾爲之序風於縉紳焉

金精吟社序

寧都金精山舊有集作於邑人曾蒼山黎月潭而

訂正於董文僖胡諫議凡談金精之勝者宗之其  
後三十年諸公相繼淪沒詩亦散亡考文徵獻之  
士徃徃致惜然未有爲之繼者繼之自今謝懶夫  
輩始懶夫輩之言曰吾屬幸而生治平之朝無饑  
饉流亡之苦又幸而能文辭而又幸而密邇夫金  
精之勝不有賦詠則何以振昔人之遐軌倡後學  
而教之文也於是結爲吟社月必有會會必有作  
其詩遂傳人亦借以償舊集散亡之感諸君子於  
茲良可謂苦心矣雖然諸君子之苦心將以振遐  
軌倡後學也然而有大者焉其請爲誦之

國家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專以文辭爲登用之途  
士之生者不患其無文患其無行詩又文之一也  
其學傳與不傳無足深論諸君子猶不忍坐觀其  
然至道學不明里無善俗寡廉鮮恥以利爲義近  
世大儒力救之而未能者其亦嘗思以倡之乎倡  
之如何脩身以及人篤近以舉遠善者與之又從  
而進之惡者懲之又從而教之積之以歲時感之  
以誠意則人心之天復而俗可自敦俗敦而其用

普矣區區文詞之學徐而議焉可也某不敏方悔  
舊學之謬思進於高明故敢因吟社以告諸君子  
其重圖焉

### 百竹詩序

淮陰王時雍雅好竹植百竿於其居之後因自號  
百竹而徵言於予予曰竹中無有直後凋而多材  
植物之可好誠莫如竹然而好者有偽有誠子誠  
好竹耶願聞所以為好者曰某於竹培植必親灌  
溉必親終日對而忘倦曰是王子猷一口此君之  
意耳得其迹也未是為誠好也曰某幸藉先君子  
遺業諸凡服餼飲食之奉力可少自致而某一無  
慕也惟於竹若有契焉曰是蘇長公人瘦人俗之  
云耳得其似也未足為誠好也時雍瞿然起曰某  
昔居於鄉鄉之人謂某有竹癖進以語大夫士大  
夫士胥以為然惟某亦自謂溺於好也而先生猶  
以為未誠何居曰子不聞衛武公之於竹乎蓋昔  
君子之好是物也將以勗德焉非徒為玩適之資  
而已是故志於隱逸則好菊而卒以成其隱逸者



陶淵明是也志於君子則好蓮而卒以成其君子者周濂溪是也衛武公之於竹觀於其始生也而以學問自脩焉觀於其盛長也而以飾其容服焉又觀於其堅剛茂密也而以成就其德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焉故吾人之於竹下者不知好其次好而以爲玩適之資其上則借以爲勗德之具觀乎竹反而省乎身猶之西門氏之常董氏之弦武之几杖而湯之盤也其斯可謂誠焉已矣子誠好竹也觀乎竹而自省焉夫亦思所以處其中直其外乎夫亦思所以抗其節蓄其藝乎夫亦思所以進於武公而不徒子猷長公之慕乎不然子之爲好猶之嗜五穀而不能食悅文繡而不能衣於子之身無益也無益則謂之不誠亦宜於是時雍復瞿然起曰某之志始未及於是聞先生之教願有學也抑某將乞詩士大夫請書之以著某之志焉予辭不獲則又思曰時雍方有志於學吾姑附淇澳詩人之義以勗其成可乎遂爲序諸首簡

贈侍御添川廖君按山東序

今士大夫仕於時喜有賞怒有罰自農桑學校以  
及錢穀甲兵刑獄之務咸得考稽而振舉自藩臬  
以及郡縣之吏咸得刺察而黜陟惟御史之出按  
者爲然故士大夫欲行其志莫如御史雖然御史  
非行其志之難而得情於藩臬郡縣之吏爲難藩  
臬郡縣之吏其事御史也貌非不肅而或屈體以  
爲容則有不用敬者焉言非不遜而或詭辭以爲  
佞則有不用愛者焉諛謀於一堂之上非不懇且  
至而或揣摩觀望以爲媚則有不用忠者焉三者  
具而民隱有所不聞闕政有所不知賢不肖有所  
不辯御史者始孤立於上欲行其志而不可得是  
故得情於藩臬郡縣之吏爲難也古之君子將大  
有爲於天下也其明足以燭幾事之微其剛足以  
勝剽繁之任矣至與人處則必自貶以下之誠心  
以求之虛已以觀之夫是以人有所畏而不敢匿  
其情有所感而不忍不盡其情情盡則私屏私屏  
則道合道合則凡聰明才力吾咸得取其有以爲  
吾用蓋今之欲行其志者亦如是而止矣漆川廖

少清文集卷二  
君以御史往按山東君爲人明而不恃剛而不有  
宅心乎其大而不可以非禮悅所謂古之君子於  
是乎在而其能得人之情以行己之志有可以預  
必者予不佞辱與君友幸山東之人將被君之惠  
澤而吾黨亦借以爲榮也於是乎有以贈君

贈建寧二守李君致仕序

新會李君朝光以鄉進士高等歷判衡湖松三大  
郡晉二建寧守君爾期再移文請致仕當道未報  
名君即先遣其孳而固請以行蓋中外縉紳未有  
如君之能去雖去未有如君之決者嗚呼難矣哉  
夫天下之途二義與利而已徇義則妨利徇利則  
於所謂義者亦不免委而棄之蓋二者之相形也  
不啻白黑之不容混也其不可以兼舉而互存也  
不啻南北之不容以並而馳也而不察者每汲汲  
於利之爲圖銖積寸累貪而不能去其欲去利以  
就義又每顧瞻前却戀而不能決故方其貪而不  
能去也若游大川而莫或爲之援也戀而不能決  
也若被疾疾而莫或爲之療也其卒也不溺則病

予雖未更事竊嘗見數人焉皆所謂聰明才俊者也皆貪且戀困於利者也而君之去此獨若脫敝屣而祛浮埃然用能全出處之義以自卓立於流俗此其爲勇誠有資育不能加而其素所養殆孔子所深歎惜於剛之未見者歟吾雖欲不謂之難不可得也君始判二大郡皆有聲比佐建寧廉靜悌愷尤爲民所愛信法當至大官頃年

天子詔銓部用人惟其賢不問資資格勢又當得驟顯夫有利在前能不擠其儔而爭之即不可謂不仁能不迂其身以求之即不可謂無恥矣君乃復去而不顧若不知利爲何物古稱大夫七十致仕君之官應古大夫而年去七十遠甚是二者吾益不敢不謂之難也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之世其尚有頑若懦者耶抑無其人耶聞君之風可以勸且愧矣君將行予適赴貶與君會建寧之郵舍予立

朝無所成名又不能早自引去迄今竄斥而去猶未能決也所謂頑若懦徇利而妨義孰有甚於予

者乎予言知不足爲君重而君之賢不可使無聞也爲之序以贈之

贈邦伯南原先生李公入覲序

某昔在翰林嘗取近代名公卿而品第之以爲某廉吏而處已或傷於峻某能吏而持法或流於急峻則失禮於君子急則失心於小民凡天下之未治不必皆庸人之罪諸名公卿亦與有責也當時聞者率以爲然其後往來南北求所謂廉能之吏亦且不可多得頗自悔所評之過而仰歎夫全才之難然又竊疑之

聖天子在上明作厲精夢寐英傑將舉唐虞三代之治其風聲意氣之所招徠不宜併兩漢諸君子之聲績無聞於下今年春即貶於延見南原先生李公之爲政然後知抱全才以佐

聖天子復古之治者固有其人特某所接未廣也公爲政於延一年筦庫之役凡省供億餽遺之費數十百金舊逋宿弊清舉釐革者百有餘事廉能之譽振於閩中然與人處恂恂于于雖童子必以貌

哀矜鰥寡明慎庶獄戚然有殺一無罪以得天下  
不爲之心此其視兩漢諸君子所爲誠未知所先  
後顧某與公生同郡叔父谷芴公又與公同舉於  
鄉而某至於今而後知公也則某向時之論雖或  
不爲過而其病於所接之未廣不已甚乎其於是  
有深以爲懼者矣雖然公今入覲

聖天子詢且考焉知公之爲全才也進公勞焉舉而  
大用焉四方之吏聞而興起者其將不日異歲殊  
乎然則由今而後苟某所見聞縱未必如公賢亦  
公之徒也某固當以多才爲

聖世賀而所接之未廣有不足懼歟夫詠歌太平述  
名哲以詔後世史臣職也某雖已不在位而意不  
能默焉於公之行姑次以爲序

贈建寧守詹公入覲序

今天下之吏惟守令於民最親雖然情抑而弗通  
冤閉而弗洩號呶呼而莫或聞知吾未見守令  
之果親其民也言焉而弗信倡焉而弗從詠歌唯  
諾於公庭之上而怨且詈於其室吾未見民之果

親守令也然則守令之於民將遂踈乎民之憂樂  
在下而樞機在上民非欲與守令踈也理之而非  
真有心以爲理字之而非真有心以爲字文具曰  
飾而勢日以隔心日以貳故非民之踈守令守令  
踈之耳古之爲親民之政者其言曰若保赤子人  
之所最愛有甚於子者乎而保民以保子之心有  
弗得養者寡矣抑其言曰恫瘝乃身人之所必愛  
有甚於身者乎而保民以保身之心有弗得養者  
益寡矣是故必有子民之實而後民戴之爲父母  
必有天下一體之實而後民奉之爲腹心大學之  
教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其論明德曰在誠意嗚呼  
盡之矣建寧居閩上游城之內爲都司一爲衛若  
邑四廩祿之費歲若干千而民困於賦人之居者  
兵農工賈雜而民黠於訟士大夫東西過建者迹  
相接於途而民疲於役番陽詹公作伯三年樽節  
休息以諭以教不動不變困者蘇黠者戢疲者安  
政令之所加民率趨之無怠入覲之日相與詩而  
送之無間言公之於民何相親之深也公爲人忠

厚敦朴其貞德實意出於文具之外者固所謂不  
賞而勸不嚴而理者歟莊子曰天無爲得以清地  
無爲得以寧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中庸曰天地  
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是  
故觀於天地而君子之明德親民者可知也予始  
赴延識公建寧之郵舍今茲行其同僚高君羅君  
遂遣知事王曉屬予言爲贈公之惠政建寧人述  
之盡矣何所庸予言哉然公之所以能與民相親  
者世未必知也故爲著之如此

贈建寧郡伯詹公考績序

番陽詹公守建寧之三年將以其績上于銓部客  
有賢公於某者曰公之在建也省刑罰罷科條蠲  
滌繁擾與民休息自始至以迄于行之日若不見  
其有所爲者然而觀於野則有餘蓄焉其惠可知  
也觀於庭則無番訟焉其政可知也觀於校則士  
興於仁義焉其教可知也無赫赫之聲而有醇醇  
之實公之績也信有成歟又有賢公者曰公之在  
建也其言常曰君子之治猶婦女之績也夫績順



而緩之則理拂而亟之則勞民之於好惡有同情焉其不猶績之可順而不可拂者乎上之人欲行其化必有漸焉其不猶績之可緩而不可亟者乎而吾烏得而違之故公之爲政罔拂百姓罔求近功寧拙毋巧寧遲毋速卒以有成效公之績也其真所謂績歟某曰二君之論於公之績幾矣未足盡公之賢也夫喜名譽而樂仕進非士人之恒情歟凡有爲於天下不試輒懲創沮劬不能自振甚或改圖以求售非士人之恒患歟公始爲政於建上之人群而笑之旣而毀之又旣而摧抑之于時爲公謀者僉以爲宜少變以應時好而公獨無所動於其心其於笑也容之若海之納細流而不怒也毀也視之若飛蠱之過前秋雲之倏幻倏滅而不驚也摧且抑也處之若乘安車以履周道而不懼也于然日行其志以徐觀其成此其德量之宏操持之固薄名譽仕進而信道篤豈世楚楚子子之徒所可矯而能哉公之賢於是過人遠矣客以爲然退以告政和令潘侯邦相侯於公爲屬

而於某為同年乃與松溪令陳侯輔請書以為公  
贈夫公笑毀摧抑無所動其心者也豈以人之賢  
已為悅哉某特叙其事以規於有位使無迂老成  
而輕棄其守則庶績或有賴也

贈邦伯南原李公考績序

善為政者不遠民以得治而不善為政者每求治  
而失民是故善為政者之於民也因其生植之而  
已不必有以益之也因其財節之而已不必有以  
與之也因其力時使之而已不必有以助之也夫

是以上無樂措之勞而下有康阜之實不善為政  
者日焦焦然徇私見以繁其令曰吾能利民矣而  
不知情之未順則適以為擾守陳言以議興革之  
曰吾能利民矣而不知時之未合則適以為煩夫  
是以上有不暇給之名而下有重困之歎此其得  
失豈特倍蓰十百之相懸已哉延平故文獻地也  
然為郡山多而土少其產薄故其生艱自鄧茂七  
之變以來其經兵燹特數故其財匱頃年饑疫相  
繼其生齒日耗而賦役不少減於昔故其力疲上

海南原李公以大理評事來爲邦伯一見歎曰是  
病羸者之狀可以休思不可以藥劫也於是省文  
書緩刑罰罷非正之供止不急之役訟之至者平  
其忿不訐其私民之麗於法者正其罪不追其往  
耕耘種植之務導之以勤不強其地之闢冠婚喪  
祭歲時之費示之以儉不責其俗之同津梁道塗  
之政要之無屬於衆不求其觀之美人之視公若  
不見有所爲而行之期年而民生遂又期年而民  
財裕民力完比三年而告訖之俗易禮讓之教行  
寇偷之警弛絃誦之聲作駸駸然後古文獻之盛  
有不知所以爲之者蓋公之爲政因民以致其養  
若素駝之種樹然不必益之而實濟恃以爲立不  
必與之而實陰受賜以爲富不必助之而實深有  
所藉以爲安彼其友之者則是孟子所論宋人之  
樞苗非徒無益又害之者也公非所謂善爲政者  
歟乃秋八月公將以績上于

天朝大叅龍津黃君都諫劔溪鄭君夏官主事枸山  
田君相與謀爲公贈而屬言於某某旣辭不獲因

念公昔蒞延十月某即濫佐公刑獄以迄于今雖甚不肖無所贊翊然於公之政聞見特詳故輒序其不遠民而得治者如此若乃

聖天子陟明之典延士庶去思之情則大叅都諫之一作言之詳矣某可無贅云

贈方伯浦南胡公赴江西序

正德庚午某叔父谷易公與今江西右方伯浦南胡公同舉於鄉某時尚幼獲以通家子姪侍公凡

進之間叔父嘗指公謂某曰此所謂崇山大河能任重澤遠者也某謹唯而識之其後數年公舉進士拜刑部主事遷四川僉事某亦繼忝進取官翰林往往從蜀薦紳聞公聲藉甚又後數年公遷湖廣副使歷廣西叅政遷福建按察使而某先一歲謫爲延平推官於公爲屬得觀公政事之詳其條理精密而規模弘遠持已甚介而與人不少疑法之所在不可以私屈而不爲苛急繁瑣不可近之行因追服叔父所以評公之審仰而歎曰國家自正德以來政之弊可知矣顧一時君子有

志振作者既多畧於大體而汲汲文法條目之求其自謂老成安靜者又一切沿陋習非苟幸無事而不知變夫是皆非

祖宗之治之舊也有能知所以復古以佐我

聖天子精明惇大之業者其在浦南公之徒歟居二年江西之

命下則又竊幸望公者之不孤徧以告素所往來者曰術家謂六十子之運數窮則復豈不信然哉浦南公且大用天下自茲太平矣夫古君子之生也得志則自以其身任天下之重不得志亦庶幾有大人焉主張於上以自效於百執事之末某誠不肖無能有所為然其心願有以自竭也於公之遷也獨能無少覬乎公行既得日謂某宜有贈於是某序公之賢以爲天下賀而因及其私

### 新泉問辯序

君子之學一而已矣一者何也理也理也者人之得乎天而具於心者也天不二則理不二理不二而君子之學獨有二乎哉是故君子之學一而已

矣雖然天不二也而或爲日月星辰之昭布焉或爲風霆雨露之鼓舞潤澤焉或爲春夏秋冬之迭運焉是數者非天乎曰天也日月星辰之昭布者天之象也風霆雨露之鼓舞潤澤者天之氣也春夏秋冬之迭運者天之時也合而言之天也是故曰天不二也其在人之心仁也者理之愛者也義也者理之宜者也禮智也者理之敬與辯者也親義序別信者理之著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者也出處辭受舉措刑賞極而禪讓放伐萬有不齊者理之散見於事爲者也合而言之理也是故曰理不二也理不二而有仁義之屬以至於萬有不齊者何也此正理之條理而孔子所謂文也夫文非緣物而始有也理之在人心也渾然無象而條理森然具焉是故理在心不在物由乎中而應乎外其未應也未嘗無其已應也亦呈露其本有者耳昔者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不言博文而孔子言之此非有異也博所以致其精約所以守其一故夫博者精之謂也約者一

之謂也而禮也者理也非有異也後世理一之義不明於是學者因應物之迹而誤以理爲在物擾擾焉欲四逐以求之是猶見影之在地忘其本吾身之所爲也而曰某地有影焉其長短小大曲直之狀如此遂欲求影於其地嗚呼此豈非義外之說孟軻氏所深辯而力排之者乎而欲以爲學謬矣甘泉先生講學新泉之精舍其門人周君通輩彙次所聞以爲問答錄若干卷先生之言固皆粹然出於正然其大指則惟以發明夫理之本一故於體認天理蓋屢言之至其曰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事更無別事者則又喫緊明白獨紹虞廷孔氏之正傳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也然則學先生者其尚可求之二哉同僚林君彝卿嘗遊先生門將梓是錄以惠學者其不敏竊有志於學誦先生之言恍乎若有見也僭爲之序因以質諸先生

### 學則序

古之學出於一而後世之學析而爲二是故古之

道問學以尊德性而後世欲舍尊德性以別求所謂道問學之事古之尊德性則必問且學而後世欲舍道問學以別求所謂尊德性之功偏曲固滯竊似亂真而精一博約之傳自子思孟子沒而遂絕矣周衰迄于宋季千有餘年晦庵象山兩夫子出相與切磋論難以得夫真似之辯而其學粹然惟一之宗蓋嘗即其言求之朱子之教人曰求放心曰爲己曰持敬曰操存曰辯義利而亟有取於程子濟養進學之說陸子之教人曰親師友曰觀

書冊曰講明曰理會曰諷詠而謂學問固無窮已其端緒得失則當早辯朱子之於陸子兩稱其肯講學而陸子之稱朱子曰英持曰高明日泰山喬嶽朱子之責門人曰只成說話曰多不得力而陸子之斥釋氏曰利曰和曰崇朱子於程允夫之名齋易道問學以爲尊德性而陸子於傅子雲周清叟李伯敏詹阜民諸人每告以讀書之法蓋兩夫子之學同出於一而精一博約之傳絕而復續者實在於此至所謂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其平



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者則或朱子一時答問之語未可據以爲終身之斷而其謂道合志同是乃兩夫子之深相契而相許者也顧昧者不此之察旣謬以爲二而其間號爲有識之士亦僅以爲如輔車之不可相無而不能究其本一則又何怪其學博觀遠取自以爲宗本而玩物溺心實戾於朱子瞑視却聽自以爲宗陸而談空守寂實與陸子背而馳也哉某不敏竊爲此懼日與多士論兩夫子之同出於一使復一論說又恐其聽之未審也因取兩夫子言之尤喫緊者得書七十有八銘三講義一論二語錄二十有四合爲一編以授之而名之曰學則焉呼兩夫子之學自其生存以及今日未有定論而其獨比而同之某之爲此誠可謂不自量然學者苟按是以觀兩夫子之學則可以諒其之非妄而即是以致學焉亦庶乎其不詭於聖人矣

志節遺哀詩序

歐生廷材其故父國子君夙有大志未及仕而棄

廷材於繡綵配林孺人携廷材依其外氏以居里  
豪其將奪之節孺人晝夜哭者累旬里人義其爲  
某不敢逼卒撫廷材以存歐氏之宗廷材文行且  
大顯於時而孺人又棄廷材於庠序廷材之言曰  
世固或不幸而孤缺未有如吾父賚其志扼腕而  
沒者也世固或不幸不獲養其母缺未有如吾母  
之苦節而不及食其報者也於是廷材旣釋服其  
哀如初喪士大夫爲賦志節遺哀之詩意將彰國  
子君之志與孺人之節以慰廷材之哀者廷材彙

次之而以序請予曰諸君子之有言也將以慰子  
之哀也雖然子之哀在子之心其究也將沒子之  
身豈人之言能慰如可慰也亦可忘也吾又若之  
何爲子言之廷材曰金梁之哀則何能一日忘諸  
心惟以爲吾父之志生旣不獲試而沒又不克使  
有聞吾母之節旣不獲有以養而又不克使拜一  
言之重於君子則金梁之哀雖死弗釋也是所以  
乞言於先生也予曰子將恃予言以爲子之親不  
朽計耶夫世之公卿貴人計以焜耀其親者進之

有絲綸之褒退之有金石之刻彼其意固自謂可傳之無窮矣然而其後未有不泯沒者今自所睹記者徵之可知也子獨欲恃予言也夫廷材駭且泣曰金梁始計不及是如先生之言然則金梁之哀將遂死而弗釋也予曰子無憂是是在子之身而已天下有爲善而不足以顯其親者乎昔之爲人父母而不肖未有若瞽聵者也然以舜爲之子則至於今人能言之而伯牛之父亦賴伯牛以著况有志節如子之親者耶魯孔氏閔氏鄒孟孫氏

宋程朱氏此於其親皆非有假於人言之重而道之所在人自重其親不衰其次忠孝行誼以及文章政事一節之士爲之親者亦往往因之以名當時而垂後世夫舜與孔子孟則不可易學學如閔冉氏程朱氏又降而出於一節苟有所成就其親之美未有弗彰者也斯其爲子之親計不朽乎廷材勉之予言非所急也已於是廷材再拜曰金梁不敏敢不惟教以致吾之所以哀吾親予亦善廷材知用其哀且將勗其成也爲次所相告語者書於

詩之右方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二

○記

坦庵記

御馬少監宋君取君子坦蕩蕩之語題其居曰坦庵而語其徒曰吾甚讀聖人書以爲聖人者立教姑云然耳至于今乃知坦蕩蕩者非君子果莫能與而夫人之自役於戚戚也夫所謂戚戚者非必禍與患之云也凡天下之物莫不有主其大者莫如名與利而必欲過求焉則憂求之而必欲固守焉



則憂守之而必欲傳諸子若孫則憂是三者循環於胸中而始不能一日自脫於戚戚之境惟君子者無欲也無欲則虛虛則靜靜則平是故無得無喪無寵無辱雖欲使其心一日自脫於湯湯之境而亦不可得是故地一也君子為易小人為險遇一也君子為樂小人為憂夫固有以取之矣吾於所謂坦蕩蕩者雖未之有得然而竊有志焉苟非所可冀雖或與之弗敢受也矧其敢過求耶雖或得之弗敢有也矧其敢固守之又思以傳之耶故吾進無以踰人退而有以適焉其言如此予以為世之戚戚於名利者勞頓憂瘁既非人所能堪而其所求亦互有得有不得得之者既自以為能而忘其心之累不得者每自咎其謀之弗至夙夜焉益以累其心至其後或終於無得而彼得之者又或不久而失之是其向之戚戚祗以自病其心均之於身無益也宋君鄙戚戚以為不足為然予聞達人大官苟見君者必以為君子有欲薦賢而用之者必惟曰宋君其人君之心寂乎無所慕而名

日以振位日以升無入而不自適焉然則君子小人孰得孰失抑又有辯乎是可爲世勸也予故爲記之庶後之人觀於是而有動手心焉

### 華亭縣脩學記

雙江先生永豐聶公知華亭之二年百廢具興上下胥悅乃脩學宮葺故創新具有成績

天子徵公爲御史又晉公作伯於蘇而于時尚未有刻石識者以爲憾已丑春姚江陳君徠以鄉進士乞典學事君之始拜命也其爲言公作學勤道守

懇有古循吏之風君歎且慕久之比至肅瞻廟宇周視黌舍旁稽載籍詢黃耆進諸生沈東輦謂之曰雙江公之功也前此有之乎曰無有後此有繼焉者乎曰無有雙江公之成果無有也諸生則能忘諸曰諸生則何能忘顧公之功非文無以紀而諸生非其人也乃相與礮石構亭謀徵文史氏而未有所屬今年春某以謫歸乃幣而請曰子昔言雙江公作學之勤導士之懇也徠今得觀而考焉其工役艱其經費廣其綜理密其督課勞信哉勤

矣乎脩大成殿以崇本脩明倫堂以立教作名宦  
鄉賢祠以端軌作講堂作號樓以居業信哉懇矣  
乎知雙江公者莫如子子無用辭某昔爲諸生受  
業公之門又親見公之脩學及官翰林嘗欲爲公  
作記而公以書止曰是有司之職不足以示今傳  
後惟仁義忠孝吾與子朝夕所議論者苟無負吾  
言則所以爲惠也某拜而識之不敢忘夫仁義忠  
孝豈獨某有是心乎公之爲政於茲也亦豈獨爲  
某言之乎而其所以作學而導士者又豈有他指  
乎凡有是心而不知求與戴公之功而不知服公  
之教皆非善事公者也然則窮碑峻址不足爲公  
榮深刻顯書不足爲公悅某不佞無以塞陳君之  
請輒敢申公意與邑諸彥反而求焉公名豹字文  
蔚正德丁丑進士脩學之歲爲嘉靖改元焉

泰寧縣重建察院記

我

國家簡命御史以察於藩臬郡縣故其官獨以察  
爲名其所居之院因之曰察而其爲制亦必廣嚴



遂密然後可以遠外譚飭內閑澄慮逖觀以秩憲  
度而揚風紀非徒示崇重也邵武之泰寧故有察  
院嘉靖丁亥燬於火御史按部至者率就藩臬之  
分司居之庚寅辛卯間知郡事丘君激中以為弗  
稱議即故基重建焉會入

覲不果壬辰春御史虞公蒞邑歎曰吾之至於斯  
也凡政之墜將察而舉其良乃於院宜苟畧之安  
以為惰首耶吾奉

天子命而來將察於有位使官居其職民居其業而  
居吾身者非其寓也則無乃邇之弗察耶議如丘  
君之指以告分守叅議王公公替其決乃以役屬  
典史金某而命推官吳君某綜其成工且舉邑人  
某等相與言曰御史公之為院志在察也吾屬能  
無念諸旣又曰郡憲君率吾尉以親茲役凡以成  
御史公之志也吾屬能坐以視諸第其貲之贏輸  
金二百六十餘兩請貸有司之費吳君重其義許  
而授成畫且勸相焉閱若干日院以成告周垣重  
門上堂旁宇後寢下舍遊息之所荷茨之具弘規

織理罔不精備邑吏庶士聚而觀之由外以闕其中穆然以深由門歷階以望其堂聞然以肅登堂以睨其左右却而顧其後翌然以整廓然以容井然以辯蓋隱乎見御史之紀度而震懾於其察焉又不獨居之者可以遠外譁飭內閑澄慮而逖視也御史之有院與院之以察名俱可謂稱矣於是丘君屬其記其素陋無聞知不能言御史之所以爲察者書之院壁以少俟群公之美獨嘗思之察非明不能明者宜爲察而昔人之論乃似謂明可有察不可思則大明之與察固亦有辯而御史之爲察必有道與然而不敢以臆而決也爲誌院之成遂以質於君子

水蘗軒記

封某官水蘗王先生憫俗之汶汶也士大夫之其柔而不足以與立也思易之以其道耕於安成之野藜藿布素若將終其身問語其子今方伯兩洲公曰水天下之至清也人之心亦清也而欲汨之則日昏蘗天下之至苦也人之情畏苦者也而欲

乘之則日流是故君子動心忍性之功不可以已也又曰水清也然而物之寒者莫冰若也蘖苦也然而藥之良者莫蘖若也夫苟清之慕則何所辭其寒苟良之求則何所辭其苦吾之志辯此也久矣子其勉之旣方伯公舉進士拜司寇屬改官銓曹先生數以書申昔所告語者于時

武皇帝在御多權貴人縉紳之士不折於勢則沒於利惟公毅然無所汗屈

今皇帝嗣位公自內艱起司銓進退黜陟不可干以私自文選佐兩京太僕改貳太常侃侃論事與當軸者意不合立棄華顯來爲此藩祭議再轉至今官天下益以公出處大節知公能自勵不移於俗而因以徵先生之教曰先生是可謂冰蘖者雖然某聞之五音比而後和五味濟而後調濁不可與清對而太清者隘之弊生焉其不可與苦對而過苦者節之凶出焉是故古之君子將大有爲於天下能使頑夫廉懦夫立而不廢其蔽垢納汙之量能使盜言醴交無所於售而和風甘雨之度人亦

愛且慕之不衰蓋所以用其清苦者如此方伯公  
律已嚴缺與人取善恕士始見公者不敢懷非  
義之心退而罔有怨惡所謂善用其清苦者非耶  
然則非先生不能成公之高非公不能究先生之  
大信先生之父子賢於人者遠也於是先生作冰  
蘄軒成而某爲之記

讀書臺記

讀書以爲學也學也者以學爲道德也雖然讀書  
以學爲道德而道德者非待書而後有也其所謂  
道與德亦非有二物也夫所謂道者非父子君臣  
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耶是倫也生而所必有者也  
所謂德者非仁義禮智之性耶是性也生而所固  
有者也是故道也德也非待書而後有也道之行  
於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也其藹然有恩者是  
之謂仁其截然各得其宜者是之謂義其燦然有  
文昭然有辯者是之謂禮謂智而其合而名之也  
謂之德恩也宜也文也辯也隨其倫之所在而各  
著焉以篤父子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位夫婦以

合朋友是之謂親義序別信而其合而名之也謂之道是故道也者德之散見於五倫之間德也者道之全體於一心之內者也非二物也而世之讀書者習其詞旁通其訓詁貪竒務博以爲德道獨存乎簡冊之間而不知其舉吾所有者以爲訓句爲之析字爲之辯支離穿鑿以爲此道也不可以言德彼德也不可以言道泥其名之異而不知友其實之同嗚呼此其自誣也不已甚哉而尚可謂之學乎古聖賢之有書也始於唐虞終於孟子舜之命契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舉親義序別信屬之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身而又言道而不及德孟子之言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而又言德而不及道孔子生乎其間子思子述其意而爲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然則所謂道德者斷可識而凡讀書者亦可以得所學也已大叅龍津黃君作樓於其居讀書臺之故地儲書以遺子孫而仍其舊名曰臺屬予爲記予旣病夫世之讀書

者徃徃入於自誣而君之子應春又方從予學故  
爲言所以讀書者如此今而後凡嗣君之緒登君  
之樓思讀君之書者苟有省於予言其於書也庶  
不爲徒讀矣夫

慰思冊記

願庵林子手一冊授予中爲像四曰建寧司訓府  
君者願庵父也曰益庵捐庵漸庵者願庵兄也願  
庵之來倅延平也司訓府君旣已捐館舍而益庵  
先生亦卒官解州太守其存者捐庵刺全州漸庵  
居台爲學官弟子皆與願庵相去千里而遙願庵  
以爲沒者不可復作也仕者居者遠而不可以致  
也則肖其像以爲此冊而時肅瞻焉曰吾思吾兄  
與吾伯兄而不可得見覩斯像則沒猶存也吾思  
吾兩兄者而不可得見覩斯像則遠猶邇也於是  
題其端曰慰思屬予爲記惟人之大倫五而父子  
兄弟獨爲天屬沒而思相離而思此人之情也思  
而托諸像以求慰焉又願庵之至情也然予以爲  
沒而不可作者形也遠而不可致者迹也貌其似

而未能悉其直者像也曠百世而相授受越千里而相契合生爲心術之蘊而死爲精神之著者道也願庵之思曰侍四先生也求諸形與迹而不可得矣退而求諸像則猶得其似也如欲得四先生之真也亦務求諸道乎是故以施於教則府君之長育成就於建寧者可求也以施於政則益庵之所以尸祝於解損庵之不有其身以利全之人者可求也以施於家則漸庵之周旋綜理使鄉黨宗族無怨者可求也事而求諸道道存則精神心術存精神心術存則府君益庵固日館之在上也斯所謂沒猶存也已損庵漸庵固日聚於一堂之間以相師友也斯所謂遠猶邇也已以是慰思也其庶可慰乎雖然思而求諸像固不若求諸道之爲真然覩其像則求道之心生焉求道之力勤焉是冊也亦不可謂無助予與願庵同志於道故因有以勗願庵

### 重建了齋先生祠堂記

自孟子沒而養氣之學不傳所謂豪傑之士徇國

之臣薄死生禍福以氣節自奮於流俗者蓋亦世有其入然而其氣或慷慨悲壯一發而遽衰或愁苦憂思遂敗而不振其故何也長江大河自折必東而溝澮之水朝盈而夕涸彼其於浩然之氣養之不素而所謂慷慨悲壯者特出於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爲則不必困踣流離之狀足以動其愁苦憂思而敗其氣也苟出於有所感事往而氣亦平出於有所憤怒忘而氣亦索出於有所激觸勢定而氣亦沮矣矧撓之以憂患乎若了齋先生陳忠肅公乃所謂善養浩然之氣繼子學子而興焉者也先生沙縣人宋建中靖國初仕爲右司諫以論蔡京卞之奸罷監揚州糧料院起權給事中又以忤曾布出知泰州謫監建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廬州移郴州稍復宣德卽又以子正柔訟蔡京安置通州大觀末放自便又以所著尊堯錄忤宰相徙台州竟不用以卒夷考古今士之蒙被憂患未有如先生甚者而先生處之前後一節不少貶以求暫容於時蓋先生克已尊賢虛心取善所以養其



浩然之氣者非一朝一夕之積是故義有所不屈  
抑之而彌昌意有所不屑過之而必逝流離困踣  
人以為至艱而履之若平夷寬廣之途屢仆屢起  
毅然必伸其志人以為竒偉卓犖而視之若寢興  
語默之常豈彼出於一時感情激觸之所為者可  
同年而語哉某每讀先生責沈文自警詩諭子姪  
諸篇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先生之獨立不懼遜  
世無悶其原蓋出於此未可直以氣節之士目之  
也先生故有書院在縣西一里許後因以祀先生  
及從子默堂先生歲久其圯有司者未之能葺某  
謀於教諭李邦光訓導林順石愷將出月俸之贏  
稍脩飾焉而邦光等各請以其膳直鄉縉紳曾君  
侗等各請以其貲為助則遂屬典膳蕭延曾言卿  
撤而新之以為今祠自嘉靖癸巳四月庚子至歲  
十月乙亥予以訖功先生裔孫載興伐石請紀成  
事某因僭論先生之學使後之祀先生者知所嚮  
往如此若祠高卑廣狹之度暨諸好義者氏名詳  
具碑陰

南平縣雲蓋里社學記

南平之雲蓋里故有淫祠雜老釋氏所爲像祀之里楊生替予毀以爲社學旣又病其卑隘即祠之左作新居焉地高而明屋敞而固師弟子講論遊息於其間者旣安且適矣予乃進其師弟子告之曰若知此屋之所由作與吾所以責於爾者乎夫業賈者必於市業農者必於野業儒者必於學此屋之作固以別爾於市拔諸野而登之儒也然而謀利者賈之爲也謀食者農之爲也謀道者儒之爲也賈不能以謀利不可爲賈農不能以謀食不可爲農儒不能以謀道其獨可爲儒乎自三代之衰外誘深而正學隱至於今日益靡然富貴之爲慕師之教其弟子曰吾將使之爲文詞取富貴焉苟有工於其藝雖甚不肖世以爲賢矣弟子之求其師曰吾文詞之未能將就彼而學焉苟有能傳其藝雖甚不肖世亦以爲賢矣師弟子之所爲胥失其本業而世又賢而助之爲業日勤叛道日甚其名曰儒其實賈與農焉已耳其居曰學其實野

與市焉已耳爾師爾弟子苟所爲若是則此屋之作不亦虛乎故吾有以責於爾居其室必思脩其業享其名必思履其事入而孝出而弟是弟子所以學也率之孝率之弟是師所以教也愛其親舉之以事君敬其長舉之以事上孝弟脩其身而舉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之爲儒也夫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吾之責於爾非有加於常惟本業之復非有出於位惟所居之稱非有遠於人惟以別於賈與農之爲爾師爾弟子其知所從事也哉於是登應曰諾楊生曰是將久而忘也請記焉鏡諸石墮置壁間楊生名清從予學儒之知謀道者也

觀瀾亭記

故判肇慶余君雲從有池在郡東郭之東亭於其上取孟子所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扁之曰觀瀾之亭君卒若干年予來佐郡刑獄南平劉生應鳳從予遊而君之子相娶於劉氏劉生得讀筆具間因以觀瀾之旨請曰瀾可以觀道乎曰可夫道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自天之  
覆地之載以及日月星辰之運山之峙川之流爲  
魚之飛躍草木之生殖皆道也故君子於道觀其  
高明者徵諸天觀其博厚者徵諸地觀其始終不  
窮者徵諸日月四時觀其靜而正者徵諸山觀其  
流而不息者徵諸川觀其充塞無間發見昭著者  
徵諸鳶魚草木瀾川之屬固所以觀道也曰瀾即  
道乎曰即道也易有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器與道不相離可以言形而上下而不  
可分上下爲兩物蓋形而上者以其不可見聞而  
言也形而下者以其可以見聞而言也可以見聞  
者固即其不可見聞者之迹也曰學道者先之觀  
瀾可乎曰是未可易能也人之於道必有所見而  
後能以意觀否則窒必有所契而後能以神觀否  
則滯彼能觀瀾者其於道有所見而契焉矣曰然  
則能觀瀾者其學至矣乎曰未也夫山下出泉靜  
而清者性之初也泉之始達擴而充之者善之幾  
也原泉混混盈科而進者學之事也溥溥淵泉而

時出之者聖之德也德聖則與道爲一而學斯至  
焉矣曰在吾人則何以爲力乎曰吾固已言之擴  
充其端進而不已斯其方也於是劉生戚戚然若  
有動於中又欣然若有得焉起謝且言曰請以記  
於亭予曰諾

雨觀樓記

西湖稱絕勝於華亭予世家湖上自少時即得而  
恣遊焉然猶未知湖之勝也少長始或偕友朋具  
尊酒飲於湖上醉而歌而釣而操舟以漾於其中

自以爲極樂然人猶得而共之又或得而指議之  
他則豈若兩中之爲觀乎吾嘗登吾樓雖樓之大  
不過十六椽而湖之勝則一望而皆得其蘄方其  
陰雨四凝其兩將注耕者休漁者走舟行於其間  
者戴笠荷簑以俟鳧鷖鷓鴣嗚呼而往來紛然各  
出其狀而吾得靜而觀之及其雨也水流不波岸  
無飛塵縹草佳木若醉以卧若俯以聽芰荷菱芡  
若歡以合若怒以離旁有竒石若洗以淨田有蓄  
水若爭以馳幽鳥悲鳴若有所訴錦鱗躍出若有

所慕四無人行而予也方啓南牖掩遺冊獨坐而觀之東有古刹西有山四五點隱隱與吾相對在天惟兩在地惟吾會而爲四以享斯湖之勝而人莫或與焉則其爲樂豈不滋哉又樓之建也東西北三面皆不鑿牖惟南則六牖洞然且與湖接故其情最親雖頃刻不能舍去而自今年來具冠帶與俗人語者日每居其大半則始不得登是樓與湖相親如平時幸惟兩中賓客遼絕乃復葛巾野服洗心澄慮從容其間以恣觀夫前之所云則凡吾之爲樂孰非兩之賜哉故因名其樓爲兩觀以見斯湖之勝吾固將專之而又有所冀於兩也

友菊記

菊之好自晉陶淵明以後未有聞乃今見友菊項君蓋深於好者也君名異字同甫世居歙南之富溪性儉朴他無所慕惟對菊則終日言笑每秋至聞有異本必厚價購之至則命童子守之或失去揪然不樂客有貽君菊者君笑曰子固知我取酒劇飲醉輒卧其下天少寒移置密室加帷幄焉春

深擇沃土分執其上躬親灌溉盛暑不輟有病其  
勞者君曰子知農夫之於稼乎耕耘收穫歷三時  
矣然後享一飽之樂吾非菊無以樂吾心故吾之  
於菊有甚於農夫之於稼也夫欲享其樂尚安所  
辭其勞乎每出遊必挾以往嘗過松訪於少湖書  
舍予問所俱來曰黃君子華予因請見君願從者  
取黃君比至則菊也一日有急出童子忘携焉薄  
暮行百里許夢狐裘人告曰吾與子友二十年今  
遽忘我耶君覺索菊不得即命停舟取之是夜復  
夢狐裘人揖而前曰辱君不棄我於百里之外故  
來謝君擁衾起坐對菊賦詩其喜津津也嗣後童  
子皆解君意至有舍餼糧爭携菊者君於菊以是  
益親凡憂愁抑鬱感慨無聊之意舉托以自解焉  
君常謂吾之好菊得之於心非聲音笑貌所能矯  
飾是故久而不衰嗚呼世之以面交者平居相飲  
食嬉遊若可托以生死一旦臨小利害輒反面若  
不相識視君之於菊其賢否何如也君他事予不  
能知獨此謂可愧世之爲友者且淵明之徒也記

之以爲勸曰後之人欲從淵明遊者無視去其友  
不如菊也

華亭縣新建名宦鄉賢祠記

華亭名宦鄉賢故未有祠祠之者今監察御史邑  
侯朱豐聶公也公舉正德丁丑進士來尹茲邑見  
其民有不獲所者爲節冗費抑兼併發倉庾以賑  
其窮見其民有信鬼好訟不率教者爲脩學宮立  
鄉社禮儒生以振其衰又見其有不率者喟然歎  
曰聖人之道遠而未易求吾即其近者以勸可乎

乃博采史乘參互舊聞得前尹某輩宦之最有聲  
者幾人某官某輩鄉之最賢者幾人將祠諸學官  
之東西以風勵民俗而歲適大侵費無所於出公  
自捐俸若干鳩工始事太學生陸岳金山衛庠生  
劉因聞而奮曰茲義舉也成之在我即公所規地  
建祠二間左爲名宦右爲鄉賢樑棟桷椽門檻之  
屬煥然以新丹漆粉繪塗堊之屬爛然以章蓋瓦  
級磚土石之屬翬然以整而二祠之前舊有隙地  
復就其兩旁各建樓五間爲絃誦遊歌之所閱五



月工用告成時嘉靖癸未仲秋朔也季秋之望公舍奠祠下禮度肅雍品物明備一時吏士得於觀者莫不鼓舞振作政有勗以舉其良德有勸以底於成而邑之父老子弟亦莫不瞻望欣喜私相戒飭以無負公之教蓋一舉動邑幾化焉閱一年公以擢去廩膳生沈其輩若干人相與思公乃合而謀曰華亭東南壯邑名宦鄉賢代未始乏人顧湮沒百年而始祠於公文其義有以感人其教有以化俗皆盛事不可無記徵文於某某公門生也於其崇重嘉惠之意漸摩最深近嘗登鄉賢祠見其東隅有就圯而莫知葺者益歎公之賢能舉斯祠於久曠之後而後世或不能守之於旣成之餘則二祠者將遂廢也用刻石以記曰後之人將爲葺公者耶不爲葺公者耶具可鑒矣

泛栢堂記

先君子官寧都時嘗登泛栢之堂考葺節婦李氏之行退而謂某曰此邑之烈女君子以比其姜者也後十年節婦之孫一川先生某師也出所爲節

婦狀暨別駕蕭君傳示其公 益信節婦之賢而先  
君子所以稱美之者不誣作而言曰今天下稱節  
婦雖地不乏人然其所處有難有易則其間蓋有  
優劣焉夫人情有欲不止則流所持以爲之坊者  
禮與義也願貧者富者以其力殊壯者衰者以其  
年異子之強者弱者以其地分族黨之賢者不肖  
者以其勢判饑寒之害切則淫僻之心生歲月之  
感深則苟從之念作繼承之望迂則遷就之私勝  
野麇之誘行則廉耻之節變守禮與義禁其欲而  
不肆者寡矣况當其難者耶方節婦之歸大弘年  
甫十七比其寡纔二十五長子崇仁七歲仲子崇  
義五歲耳家貧無以爲生其諸族黨又皆欲奪其  
志於力於年於地於勢無一足以守者可不謂至  
難乎而能卓然不爲之動歷三十餘年卒以成其  
名此其自守之堅真有若砥柱之於中流松栢之  
於晚歲非共姜孰能配之抑泛栢之詩共姜所以  
自誓也共姜之年之地之勢率與節婦同至其力  
相去遠甚然猶必自誓而後其志行以是知節婦

之矢心忍性困而不躓仆而不僵顛沛流離而不失其正視共姜爲難彼徒處其易者不足言矣堂之以泛栢名也夫亦得其粗哉其自先君子沒今且三年追惟庭訓隱隱在耳恨不能嗣登斯堂拜節婦之像至節婦之行實不願使就泯泯乃敬述而書之後有觀民風者或可徵於斯文矣

觀闕榮還圖記

右圖爲姑蘇邵相筆醫士李壤徵以贈維揚郡伯易公曰觀

闕榮還誌其實也嘉靖丙戌當天下入覲之期公以故事將行民相率挽而留之不得也公守維揚三年有善政例宜寵擢適

天子軫念東南諸郡乃復還公維揚圖所載高冠太衣兀然坐車中者謂公也公將至之日郡父老子弟欣然往而迎之圖所載前驅之人暨其餘護且從者有少有長有武有文或躍以趨或儼以待或相顧言笑忭舞其色若有得焉者蓋公至而民樂之其狀然也維揚多佳山水圖所載諸山又皆秀

偉明粹望之如列黛焉者蓋公旣至則山川草木精神自信有固然也所載旗幟之屬燁然以新劍戟戈矛之屬翬然以整車馬之屬秩然以同蓋公政教法度素備且明故其見於事者然也所載宮闕隱隱霄漢間者即今

天子所居公之所觀而還也丹青之工亦畧具矣雖然圖所具者迹也以予觀之賢如公者其足迹之所至有餘思焉論議之所及有餘旨焉心思之所注有餘惠焉丰采之所被有餘光焉聲名之所屆有餘馨焉慶澤之所流有餘愛焉百姓由之而不知知之而不能言也而况於丹青者耶予雅辱公知又李壤者予姻婭也因其請輒爲之記且以頌公之美傳諸四方

車脩啓賢橋記

去郭西六里有橋曰錢涇水出橋下者蓋自湖歷泖迤而東行道今啓賢橋折而南出錢涇與秀州塘會又東入於浦其北通九峰之陰遂抵上海其西則適越與蘇者驛程在焉故啓賢雖僻其舟楫

徒負之所往來與他要衝者等嘉靖乙酉冬恒雨  
爲災橋故伐木爲之日就圯毀過者咸戚刑部主  
事李君尚綱召其父老而告之曰是橋不脩且壞  
且吾聞不一勞者不久逸也請易以石何如衆僉  
曰然倡諸里人得粟若干石將遂事事復以告郡  
倅東魯郭侯侯方攝水利曰吾職也當爲成之明  
日至橋下審方計役課食募工輿石取鍛功旣肇  
興侯捐俸若干勞諸勤者小大胥勸橋用告成始  
於丙戌二月十二日終於是歲二月望日高二丈  
二尺廣如其數長倍之其壟構密規制之良成功  
之速詢諸黃耆未或前聞也於是李君徵予文爲  
記予嘗見李君言

國初錢涇未有橋民相與築堰居之有術者曰改  
堰作橋茲土當大盛至成化間尚書文通錢公謂  
茲大邑之郊而無橋梁非所以便行旅張城邑白  
于官作所謂錢涇橋者里中遂興其亦幸舉進士  
乃今落賢脩徒而居者益有加焉術者之言始信  
嗟乎天下事豈不誠有數耶方術者之欲改堰而

橋人固未以爲然也自文通開之至於今李君謀之郭侯相之橋用繼作而里亦以振夫三君子其生不同時其居不同地其仕不同官然於是二橋經營康治之意若相謀者卒於里有功焉里固當興歟何其能與三君子遇也雖然數以天啓功以人濟二君子猶生於鄉者也郭侯宦於茲土乃能於啓賢究心焉勤官而敏政其可謂允難矣侯名允禮字節之李君名日章尚綱其字董是後者老人王貞塘長張林助而成之者許震輩若干人皆刻名碑陰云

方齋記

倅吾郡湖南鄭侯名其居曰方齋取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侯少有大志年三十領鄉薦學肆以充行脩以潔每舉動輒問義可否不隨俗俯仰於是鄉之學者信侯之能方也相與稱方齋先生云旣五試春官弗得志謀於其叔文選公公曰君子貴行道耳必皆進士耶謁選拜今官就公求所以治松者公曰子無忘其方足矣又嘗指車而

語曰輪之所以能運者以其負也箱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方也非箱曷任非輪曷行雖然非箱無所用輪也負其外而方其中柳子有成說矣子其圖之侯奉命惟謹既至松益自裁以義視其貌溫然不見喜愠之色而其中所以自守者確乎不可使遷而就也侯職在治農有以利弊告者侯曰是能使上下四旁舉無病乎倘有不足非絜矩之政也其精慎類如此嘉靖乙酉部使賢侯所爲命董京餉侯首號於衆曰吾與若實有一日之分今茲行也如家人父子然非有大小非有踈戚惟是

朝廷之法在吾人之囿於法也猶木之從矩也不可以踰吾食不過一豆衣不過裘葛吾皆足以充焉寸縑斗粟惟爾司之吾無爾侵也聞者盡竦嘗署事上海又三署華亭一以方行之有諷侯少自貶者侯曰吾不能詭以媚人吾惟履方而行焉庶於心無愧也於是郡父老子弟皆信侯之能方相與稱方齋公云嗟乎方之爲義不明於世久矣物有則而不過是所謂中也情有制而不流是所謂

和也中和者聖人之大德也而方有焉孔子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故方者聖人之所俛焉而終身也侯其志於聖學者耶侯名直字子敬夫以敬直其內而以義方其外其所以用方者蓋有道矣今年春予既爲侯銘其齋侯復欲得予記噫方如侯者固予所樂言也

### 海槎記

海槎者王君靜之之所自號也君世家上海觀於海而有感焉喟然曰夫海水之宗也道斯焉至德斯焉極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信乎海之似聖人也退而覽乘槎之說則又喟然曰吾得從張騫氏以浮於海副吾大觀之萬一於吾生足矣既徙居華亭華亭去海遠而君之思益甚因繪海槎圖朝夕覽焉以自適客有過君者指而問曰子之有取於槎也豈將逃塵俗而游冥漠者乎夫道之在人與水之在地非有異同溝渠川瀆要之皆水日用飲食要之皆道大小差焉爾故行潦取於康公川流稱於孔子華亭之西瀕



而爲湖滙而爲泖衍而爲川其爲道之寓也多矣  
苟有可觀皆有可樂豈惟海耶君何慕之深也君  
笑曰子之言知道矣而未知所以求道也夫道與  
水固無往而不在然而求其全猶恐其失之也而  
况於其散焉者乎今夫江不可以言廣漢不可以  
言永舉其一而遺其一道之所以失也昔者三千  
之徒蓋嘗登孔氏之門舉道之全而識之矣其既  
也得其一體而不足故君子之求道自其全者始  
以其全者主之而以散者充之此吾之所以志於  
海而有取於槎也且子以吾之槎爲何物也哉槎  
靈物也而人之心以爲靈者也吾將虛吾心以觀吾  
道之全故槎者立於資以入於道之具也吾豈欲  
逃塵俗而將宜漢者哉於是客無以應予聞之始  
而疑終而若有其焉造君請記之君曰諾遂書於  
其上云

曹氏義田記

有義舉焉其澤可以及民而又可以便於司禕國  
家其功甚鉅茲豈非人所樂爲者乎然而歷數十

年里之富貴顯融之士更數輩矣而後有爲之者何也欲勝而義微簞食豆羹見於其色然則自簞食豆羹而上宜其有深靳而不爲者與松之南干巷曹氏巨族也太學生子勵君賢而能文章性又喜施予里人姚信者死無後存糧若干右里之民歲爲輸之或值凶歉民無所於出輒負瓦樹木鬻子女以應催科之命蓋有司者每病其賦之後期而爲之民者又每病有司之莫予惜前後數十年富貴顯融之士未有能救焉者也君獨以爲已任割田若干畝俾里之長者歲取其入以償公賦賦時民又有司無督促之煩吾所謂澤及民便有司裨國家者君一舉脊得焉不謂能好義哉於是里之黃耆與其子弟相與名其田曰義昭君懿也夫松賦財之所出也八口之家耕耨之所入率以其半輸賦而不足重之以存糧代償之今民滋病矣不有好義之士出而救之民其能有瘳哉松爲里千四百有奇使里得一人不獨可無逋賦以煩有司而民用輯寧實國家之所深賴義之爲澤不

可勝用也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人至於今  
爲頌蘇松壤地相接君之斯舉似亦聞公之風而  
興起者至於推族人之愛以及其踈無其位而行  
其志於勢爲難使當范公之時得不爲所與哉予  
方學公而未能重君之能義遂書其事刻之於石  
與同志者勉焉

### 鶴山記

楊氏故有聞於曹涇至鶴山先生有德而隱嘗謂  
人曰古今知名之士其在山林不下廊廟吾迂且  
僻無所用於時山林吾分也又曰天下之物其清  
遠閒放者莫如鶴夫人物之靈也而或苟得以害  
仁怙寵以忘義得無愧於鶴與因累石爲山參鶴  
其下合而自號曰鶴山君子曰先生富而不驕貴  
而不有居東海之濱而是鮮趨趨之迹心靡請謁  
之思其貞似鶴石磊落負氣節不隨俗偃仰又不可  
脅以勢其介似山斯可謂善取類矣遂相與稱鶴  
山先生云先生有子孟卿實以文學有聲於時先  
生又每以所自况者改而語之曰所貴乎鶴爲其

善鳴也所貴乎山爲其能爲雨也今國家之盛非  
文曷鳴民之趨於敝也非澤曷濟子其勉之孟卿  
奉命惟謹君子曰孟卿之文暢而腴易而理鏗鏘  
而不激蓋善鳴者也其爲人直而溫仁而斷恢恢  
乎有餘量能爲澤者也其真鶴山子與夫天下之  
道二出與處而已出則以其文其澤濟時而鳴世  
古所謂伊傅之徒是也處則以其貞其介脩身而  
抗名古所謂巢由之徒是也蓋伊傅之具旣素存  
於耕築之時而巢由之節又益重於敝屣天下之  
後今先生有其節而孟卿有其具不可謂脊賢哉  
且鶴與山物也先生得之以爲處孟卿得之以爲  
出天下之道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有資於吾  
人者多矣予舉進士五年旣不能高山林之節至  
所謂濟時而鳴世者又力非所任也於鶴山願學  
焉遂爲之記併以自警云

竹村記

竹村先生少讀書長以家蠱棄去晚課其子紹先  
監先學厥有聞矣喟然嘆曰吾以業付吾子茲其

遂可隱乎買田構廬居洙溪之上率溪之游植竹  
萬竿清陰素波相與環映課耕之暇卽而憇焉俗  
轍不至惡聲靡聞觴詠琴奕以時自適乃進二君  
謂之曰樂哉吾竹之爲村乎彼汲汲榮利之圖以  
自貽戚於車塵馬足之下者其爲心何如也又曰  
竹君子所以比德也是故中虛以崇智外直以端  
軌後凋以砥節吾老矣不能進於是矣樹高標而  
揚不聲其在子也耶於是二君述以語余請爲之  
記余曰懿哉先生之志與何其與世之爲好者異  
也古今稱好竹莫甚於王子猷子猷之言曰何可  
一日無此君而東坡蘇子嗣爲之說其意乃在清  
俗肥瘦之間他未暇及也先生靜淵以知事本訥  
以近仁貞毅以固守休德令聞擬諸所好可謂協  
矣而復拳拳焉惟子之繼承是望詩曰教誨爾子  
式穀似之懿哉先生之志與能穀其子者也彼王  
氏之槐竇氏之桂所以望諸後人者其無乃陋乎  
昔伶倫氏取嶰谷之竹以爲黃鐘之宮而樂是用  
興又竹鳳所棲也鳳之出天下以爲瑞二君之文

使遇伶倫焉薦而起之協節奏之固將以鳴國家  
瑞天下而得先生爲之父信所以爲棲鳳之地者  
與枳棘乎異矣然則覽德輝而耀九苞之羽其殆  
可必也夫先生姓張氏名應祥字子善邑大夫士  
因其居而稱之曰竹村云

### 望雲記

國子生項君汝清過予言曰其不幸數歲而孤又  
不肖無以養吾母吾兄漢汝潔者遊江淮間母之  
養資焉願其心未始以爲安也蓋嘗語某曰吾非  
遊無以養吾母然遊非吾好也吾聞古狄梁公者  
望雲而思其親吾僂焉事商賈之業於茲有年矣  
山川之登眺道里之經歷不爲不多雲之接於目  
者其亦屢焉爾矣吾之心每有見焉雖不敢自附  
於公然未始一日忘吾母也又曰梁公之於唐猶  
仕而顯其親也吾生也賤不獲顯吾母又舍而遊  
焉吾之心夫豈獨弗忘而已將愧赧咨嗟而不能  
釋也因自號曰望雲見雲焉感歎涕洟或竟日不  
懌其徒之從者見其然也相與慰之慰之弗能得

也則相與詠歌而稱道之望雲之名徧江淮矣其  
重愧吾母之不能養而吾兄之念母者不置也乞  
言以爲之記夫天下之事苟有所限皆不可以強  
能其根於性無問智愚貴賤賢不肖皆可學而至  
充其量皆可以無愧於心而名後來者惟忠與孝  
爲然梁公之忠著於反正之舉而其孝也著於望  
雲之思固卓乎不可及矣世之人弗能於忠則每  
以不得位爲解至於孝宜無可諉又輒曰是愚不  
肖弗及爲賢矣智矣貴有位矣進之無聞於忠退  
之不能自致其孝猶夫人也視其貌安焉問之若  
有所限而弗能爲者豈非梁公之罪人哉而汝潔  
之遊以爲其母至所以念其母者又每於遊發之  
此其心固可進於梁公之孝矣有援之使仕忠或  
可幾也然則雖布衣何貶焉用書其事規於有位  
者

懷遠縣禹廟重脩鐘鼓樓記

懷遠縣禹廟故有鐘鼓樓歲久漸圯嘉靖乙酉  
七月司禮少監魏公達以使事道淮按圖考誌謂

其僕曰神禹氏功德萬世永賴今其廟去此七十  
里而近吾不可無謁遂趨拜祠下顧瞻歎息晉其  
邑令某諭之曰邑有聖人祠而鐘鼓樓乃壞弗治  
令之耻也蓋圖諸歲適告侵費無所於出公則損  
私財若干鳩工庀材易敗以堅飾漫以文閱若干  
日工以告成規制藻彩不廢益新邦人聚觀山川  
改色乃伐崖石屬予爲記惟我

國家報功崇德於凡古昔帝王歲有常祀又孟秋  
遣使奉香帛祝冊命有司祭諸陵寢其遣之也

天子御殿百官朝服齋戒而後從事載在令甲其禮  
甚虔然則祠之在郡邑者時而葺之以昭禋祀有  
司職也懷遠古塗山氏之墟禹之所娶又其治水  
先焉自漢而有廟以迄於今禹績之思其在人深  
矣而使之弗治則豈徒令之耻哉

國之祀典不可謂無廢焉矣公之新之也其有慨  
於是耶夫君子之事神與其治人其理一而無二  
是故報功所以勸忠崇德所以翊教禮嚴於往昔  
乃所以振勵乎今茲祀典之脩化理之助也公之



斯舉民其有感而興者與今而後吏茲土者登斯樓覽斯文惕然惟化理之念而勿以有司之闕遺仰中貴之使則二樓者可以弗壞而亦不徒爲具文也已

### 孫氏先祠記

孫氏先祠者碧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名某字某世爲上海鉅族今去邑二十七里所稱孫家灣者蓋先生高祖某以上皆居之後燬於火而曾祖某始徙居邑治之南歷祖教諭某考某以迄于先生之兄弟父子乃復大振然祠猶未備也正德丁卯先生以居讓其兄司憲鵠而徙居其右里許越十有九年嘉靖丙戌謀新焉進其子鄉進士繼祿謂之曰吾聞君子之營居室宗廟爲先蓋其重也昔我曾祖續先緒之微茂功遺澤我後人至于今是賴而祠獨缺時則力未逮其心未始忘也君子於其先也將繼志焉矧其重如祠者耶遂即其堂基之東構祠三間高深廣各如其堂之度中列四龕左右以藏祭器華無踰制朴無廢觀成而奠焉裸

獻祝侑一準諸古邑之後彥聞而善之曰先生於是有禮矣夫禮理也事得理而後成是故禮之亡也語遠天下失其紀焉語近一家失其則焉其存也天下且猶順之况一家乎古者聖人之制禮也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是故時而祭時而思所以教孝也過而趨入而肅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教敬也孝敬具而家之則立矣家之則立而天下之紀繫焉矣世教既衰禮之爲學弗而不治好古君子蓋嘗病之願其弊莫甚於吳而尤莫甚於今日夫自庠序之士以至舉於鄉沾一命於朝皆古所得立廟者也祠之設固廟之遺也而吾屬士大夫侈其室而略於祠者間有之矣則豈非古之爲禮也自天子達於衆庶而今也或不能達於士大夫與且夫君子於其親不敢有死心者也是故象其有養也從而爲之祭象其有居也從而爲之祠祠弗備則祭弗虔祭弗虔則祭之禮亦且隨廢循是意也生事之禮能久無失乎予蓋竊懼夫禮之就亡而君子之教家以及天下者無其具也

先生茲舉也信有禮哉先生方以世家爲時望繼  
祿亦磊砢能文章將策名大廷躋膺仕使邑之人  
於先生或有化焉而繼祿又執是以爲政則所謂  
天下得其紀者固可以推之而無難也予故樂爲  
記其事云

### 飭軒記

唐君清之以適名軒既而曰夫適未易言也有周  
公之聖而後赤烏几几無失其常有顏子之賢而  
後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其也何以能之惟古之君

子不忍一置其身於有過之地而欲寡過又非樂  
放肆而畏拘檢者所能幾也吾惟志於飭焉使無  
陷於大戾其可乎遂更其軒曰飭大書以揭之朝  
夕以視之曰苟忘吾飭是負茲軒也君故知憲公  
從子門閥胤祚甲於他族然能敦素以樹名恭儉  
以其德讀書藝文以世其業士與君遊者素已知  
其能飭比君以名軒也惕然益過差之爲慮每一  
言出輒曰是無乃與道悖乎道苟合矣又曰是無  
乃與時忤乎以至於事無小大皆然於是邑之後

彥相與稱曰飭軒君真能飭者也予聞而歎曰君豈獨真能飭哉乃善爲適者也夫天下之途二理與欲而已理勝則心常虛虛則舒以泰欲勝則心常窒窒則窘以懼是故君子坦蕩蕩其理勝也小人常戚戚其欲勝也君惕然日過差之慮積而久之理常勝而心常虛有不怡然適者寡矣昔周公稱克念作聖而自謂若游大川顏子之學曰不二過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用力於飭者豈其微哉知周公顏子之所以能適則知君之爲飭非迂也異日以語君君咲曰有是哉遂書以記諸軒下

竹溪記

松水秀而地多竹許君惟德居黃泥漕之陽其水特澄冽可鑑而君之性尤素好竹沿漕而植焉以萬計因自號竹溪予嘗過而憇焉烟霏之狀交乎前風雨之聲交乎耳蓋水若益秀而地若益勝喟然歎曰樂哉是居乎吾所願徙而家也退而考君之履其鄰之叟曰君故鉅族席富厚然於物澹然無所欲獨時時至竹下咲言詠歌以自爲適有古

高人逸士之風則又歎曰賢哉君乎吾所願從而  
遊也此官於北北土寒雅不宜竹間或一見蓋蕭  
然數竿耳而水固不可得兼或兼矣其主人非戚  
里之豪即黃冠緇衣率無足與語竹溪之勝未嘗  
不往來於懷而未由一舍此以去戊子秋君之子  
本中來與予會居一歲而別將歸所謂竹溪者益  
悵然懷之史事方殷欲去不可嗟乎今世所謂至  
樂者非以能適志耶予之志在溪山竹石之間而  
此身顧不得一日自出於塵埃紛擾之外然則予  
之適與不適可知矣茲豈非里外物者之爲累與  
予於君又不能無愧也姑託諸竹上俟獲去爲君  
賦焉

偕壽圖記

嘉靖庚寅八月二十五日橘軒朱君壽五十配夏  
孺人長君一歲踰月十七日又適其始生之辰於  
是賓客朋舊婚姻族黨少長邇遯不召具來以祝  
以賀歡聲四聞閭里歎慕其子鴻臚行甫繪爲偕  
壽圖而予著君夫婦之賢所以獲有壽考者以爲

記其詞曰惟朱氏世有令德施於橘軒繼繼承承  
不替益光一門之中同爨異服左右圖史不畜玩  
好以貽子孫夏孺人恭敬慈惠以替以助內外協  
德家以順化登君之堂日見禮讓于于翼翼董爲  
大和天降祥福式康以壽食有高廩居有夏屋城  
府之事不聞胥吏之辱不加旣旺而興朋酒斯舉  
坎其擊鼓白鳥來下庭有馴鹿若怵若舞若企若  
慕僉謂壽徵於斯爲著里人乃言天道伊邇惟德  
不爽以受多祉里人乃言往最爾德惟君孺人惟  
爾之則惟德在身惟化在人壽考之休豈惟其躬  
乃述所聞揭之斯圖尚俾來者知偕壽之自

題蕭生祖南康孝義記

右詩若文若干篇大夫士爲蕭南康而作南康位  
不顯於時貲不聞於鄉而其孝友之行能使名公  
鉅卿如劉司空黃太史輩咸樂爲之詠歌叙述德  
之所在固不以貴富賤貧爲重輕也哉然予聞士  
之生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南  
康之盛美諸大夫士則旣彰之其嗣而傳諸無窮

予於南康後之人不能無望也兩中得考誌所載  
南康傳因書此誌南康之孫引鸞

小湖先生文集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四

祭文

祭豫章先生文

道南之傳前後五公惟公之生實居其中四公視  
公如肘有腕腕病而脫手臂衡斷公視四公如軸  
負輪軸折不支輪仆以因備哉惟公績揚鑄李程  
得成終未得成始身任繼開道兼授受四公之功  
皆公之有翼翼公祠嘉薦令芳以報以崇百世勿  
忘





祭了齋先生文

嗚呼萬物之在寓內咸歛盛而修衰惟正氣之不可泯歷千載如一時繫先生之在宋抗直道而矢危詞披城狐之潛慝搜嵎虎之兇資悵顛沛其屢經秉孤貞而不移夫豈惟軒冕之匪圖曰鼎鑊吾甘之暨先生之終遁兆南渡之在茲撫往事而興懷至今重謀國者之嗟咨惟我生之最晚幸遺文之獲窺掩陳編而愧想見彷彿於英姿爰登堂以拜瞻益顏汗而忸怩信正氣之恒存激頑懦而羞詭隨豈如彼聲利之銷歇流睨雪而走春漸何妾婦之營營尚迷溺而弗思儼衣紳之在庭薦椒漿與明粢蓋非獨寫吾心之仰止亦將俾邦人之識所師

晦庵先生祠祝文

孔孟之沒聖遠言湮維天之靈實牖斯人南溪之陽爰生夫子前庚後庚繼孔而起鼓篋來遊延平之門乃自歎流益探其源以承往聖以開來學儒曰大成民曰先覺功德之隆昭被萬世茲惟誕辰

敢忘所自以我清醑與我明粢以裸以將豈惟我私尚享

鄉賢祝文

於惟諸賢後先有作德業文章表茲來學我遵我豆時祭之供高山景行我懷曷窮

名宦祝文

於惟群公來宦于茲政善澤流民具用思我裸我將罔敢或怠規矩繩衡我式斯在

祈雨告社稷文代南園郭伯作

某奉職無狀上干

天和雨弗時行三農告病惟某有罪民則何辜是用齋沐虔告于神惟神道本承天德專育物無曰某之故惟民是矜資我甘霖介茲百穀民之率育亦惟神休敢告

得雨謝社稷諸神

某頃以歲旱恭禱於神自癸巳迄丁酉甘雨再零四野霑足其實不德何能感通惟神祐民資之黍稷使其吏士亦免罪愆功德溥將敢忘報謝惟神

降鑿益敦厥林兩暘必時育我黔首奉神之祀永  
永無斃尚享

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維嘉靖十一年月日姪延平府推官某謹北望號  
哭頓首緘詞使第某以羊一豕一清醕庶羞昭告  
于故叔父鄉進士谷易府君曰嗚呼我叔父遂  
至此耶昔在庚寅某以狂愚見斥於

朝叔父賜之手書且勉且慰某以爲我祖考積德  
至深其實不肖無以承籍先澤天用降罰誑于其  
躬在叔父及諸兄弟當有大亨以稱天之所以報  
我祖考者嗚呼詎意某罪重惡極幽囚困踣未足  
正天之法而流波餘焰燔灼浸淫王燬山頽使我  
祖考積德之報亦未有徵耶嗚呼哀哉叔父年五  
十有五於壽爲下下去歲送某以南指酒而祝曰  
願汝早還以與我共此觴也嗚呼世之傾險諛賊  
不循軌者天旣未能殛以示刑其次卑佞庸瑣之  
徒亦保護愛惜不忍少奪之筭何叔父冲夷介直  
未登下壽言在某之耳貌在某之目而遽已不可

作耶某今則未有還期誠使遇

天子寬慈哀矜孤遠一賜北歸亦何由得與叔父償此約也嗚呼天之道其遂不可測耶某自少時每侍叔父輒獲奉仁義庶耻之訓童心俗見指以爲迂率意實行日入於過近始覺悟欲一去凡陋趨於高明追惟前言翹首新誨覲有成就以無增祖考之羞重天之怒而叔父遽舍我以歿嗚呼今而後其孰有愛我界之見聞者乎抑孰有愛我教之不從而又諄諄焉者乎然則某雖欲少進於善其道無由信天罪某之峻重懲於往昔而又絕其自新也嗚呼哀哉某始聞叔妣喪慟哭累日毀疾未平又復聞叔父之訃竊見天之降罰於我徐氏之亟也驚而不知悲者踰旬哭而不能食者累旬迄于今惴惴然懼天譴之不期而憂禍變之無所於避日行於青天白日之下而凜若風霆霜雪之將交作而互至也嗚呼叔父其又何以慰吾私耶某今生三十年於人在少壯之列然而百病侵陵精血衰耗讀書作事過眼昏忘自知其材不足復用

於世倘藉祖考之靈獲有北歸當即買田習耕長  
伏草莽以區區不肖之身塞天之怒而以祖考積  
德之澤貽我兄弟子孫叔父有知其尚有以相我  
否也某聞叔父將以九月之朔往厝於幽果然莫  
某不獨不獲侍叔父即欲一見叔父冀妻銘旌已  
終不可得嗚呼哀哉延僻在萬山之中北望鄉原  
千里而遠某之處此入無室家之奉山無總功之  
親孤蹤渺然未有住著幽明之懷寄此一慟叔父  
其果知乎嗚呼哀哉尚享

祭董約菴文 鐵橋之父

惟公子子而行侃侃而立善耻無聞施若不及緝  
紳高溫石之風宗閭飲郭范之澤肆庭訓之有自  
爰大成於令子倅輶而遷佐延而理亨衢坦其在  
前駿足倏以千里胡哲人之遽逝鬱素望之未償  
郡惜循良之去鄉悲典刑之亡數則誠不可知理  
亦似渝其常惟我同僚欣戚爲一哭死吊生情倍  
悽惻踈陳詞而致奠聊寄哀於冥默尚享

祭蔣敬所閣老文

昔在

憲皇時稱多士凡八臨軒最後丁未有四元老公居其一夷清惠和金聲玉色

孝皇之初公侍講帟肅如其容藹如其輝葆正養中不假言語披拂陽春漸濡膏雨暨相

武皇后先群茲不激如川不動如山調護從容匡扶懇惻身名俱全上下交德庚辛之間

國方遘屯公及成都奮不顧身翼

龍于潛殮狐于穴旋轉乾坤揭昭日月維公之相功在邦家長沙京口徒以詞華維公之相卓爾全德姚江洞庭自謂不及

帝方圖舊公乃抗辭成而不享勞而不尸公身則歸公望彌重曰裴在唐曰馬在宋公年未衰庶幾復起時卜安危道占泰否胡事之乖哲人不作靈返星纏氣收光嶽維公在

朝善類有依公今歿矣孰主孰持維公在野後生有式公今歿矣孰引孰翼其等無似濫出公門哭公之歿憶公之存感非私恩哭豈私戚惟公有知

鑒此衷臆尚享

祭楊宜人文

惟靈貞順儉勤君子是宜亦有善訓令子是師君子之政庶平惠慈顧茲別駕未罄厥施令子之才藻麗瓌奇發爲文章見者皆靡陟明薦鸚方將有期胡不少俟而止於斯君子之吁邦人具悲令子之慕邦人具思况我士類君子所知托交令子猥以文辭傷悼之情其曷有涯生荔旣將酒醴旣醜尚其鑒止式慰我私

墓誌

承事即陸君原道墓誌銘

嗚呼此承事即陸君原道之墓也陸故爲吳下著姓其居崑山者機雲以後衣冠之盛莫或先焉原道之先世別居墩上村自其曾大父道清大父輿父禎夙有令聞以及原道益能大其傳而不幸以死予於是知物理之不可常壽天之不可期也予始不識原道自爲諸生每接其里人問有隱君子乎首以爲對後舉進士見都御史豐城吳公自言

尹崑時邑中之好義無如原道者最後見鄉進士  
楊君偉所稱述尤詳予於是知原道之善聞於人  
人而悲其不幸以死也楊之言曰原道富家子然  
多讀書好賢下士出於至誠少孤能悅其母與弟  
原性友愛無間言女兄歸朱文博者相繼淪沒能  
恤其孤孤死又恤其婦女弟歸某氏者能賙其窮  
楊素長者其言可信予每欲一見其人未果也今  
年嘉靖乙酉六月二十九日聞原道喪越三月其  
壻諸生葦復以楊所爲狀來徵銘曰原道個儻多  
大志御家人極有法以輸粟授承事銜嘗董鄉賦  
有荒田千餘畝民病其賦重者爲請諸有司率蠲  
其半垂老未有嗣日縱飲爲適卒以酒亡其身予  
於是益知原道之賢而深悲其不幸以死也嗟乎  
賢如原道使幸而不死當必有嗣使其少知自愛  
雖未即有嗣當亦不速死顧劉伶阮籍之徒以酒  
全其名而原道獨罹其禍豈非命哉原道生成化  
癸巳五月七日距其卒享年五十三配沈氏既疾  
革以從兄子鸞爲後女三長適庠生周南側室陳



氏出次即贅諸生沈氏出季濤鄭雲側室馮氏出  
孫男二長靜次郊女一原道名天秩別號橘林卒  
之年閏十二月十三日葬鷄鳴塘先隴之次銘曰  
才足以世其家而弗克享其有善足以及於物而  
弗克以庇其後豈造物者之難謀乎吾聞原道卓  
有令名百世之下可以不朽

明故劉君應賢墓誌銘

故劉君應賢今華亭令體乾之父也體乾舉嘉靖  
癸未進士尹龍舒部使者薦其才改華亭未期遭  
君喪以去嗚呼自君之亡而鄉里之後生失其所  
師資矣其諸君子無所與遊以上下其論議矣體  
乾去而華亭之民不獲蒙其惠澤矣惜哉體乾嘗  
爲予言尹龍舒時取道歸省後當行君持杯酒爲  
餞且祝曰吾願汝一不負

朝廷責汝之意二不負父母教汝之心三不負祖  
宗清白之傳四不負君長斯民之實體乾奉四不  
負以爲政故所至皆有聲云君幼聰穎爲中丞貴  
溪丘公所重弱冠補邑庠弟子負累困場屋因棄

去肆力課諸子比體乾兄弟皆有成立鄉邦翕然  
賢之性喜施與尤加意族屬或值空乏至節衣食  
爲助家居督僮僕事耕耨聲色勢利漠然無所動  
其中每生日輒不舉樂其孝友廉潔之行類如此  
歲乙酉體乾日報政貶封有期而遽以疾卒痛哉  
君生正統乙亥正月三十日卒是歲九月二十五  
日享年七十一諱增哲應賢其字先世居潭州九  
世祖文誼遷荆之石首家焉子孫今爲石首人曾  
祖諱永清永樂甲申進士翰林侍講廣東右布政  
使祖諱東耕以子書封刑部主事父諱熙劬成化  
甲辰進士刑部主事配魏氏先卒若干年繼張氏  
皆有令德子男四長欽承輝序厚膳生次欽順體  
乾名也魏出次欽受邑庠生次欽善尚幼張出女  
二早夭孫男二淳化淳備女四欽承輩下以卒之  
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之原予體乾同年友也素  
高君之爲人且重體乾之請銘而銘之銘曰於惟  
劉氏在潭而襄繼徙荆南五世三豎侃侃方伯文  
章鉅儒施于刑部以暉以敷猗嗟應賢生不祿仕

抑歛埋藏闡揚者子斯銘之揭非以示私美矣哲  
人吾道之悲

明故左孺人劉氏墓誌銘

故孺人劉氏今蘇郡節推左君晉卿配也嘉靖  
未節推君舉進士其秋拜官于蘇孺人隨以行  
年甲申正月十八日卒於官舍越三年丙戌十有  
一月節推君治蘇有成政將朝

京師便道奉孺人以葬乃以戶部員外周君少安  
所爲狀來徵銘予君同年友也習聞孺人之賢銘

其可辭孺人諱其來昌之丘縣人父鑑以善聞於  
鄉里母苗氏伯父銘乙卯鄉進士仕爲代府審理  
兄弟三人一補國子生其二邑庠弟子員稱邑鉅  
族孺人之生也貞慧淑婉鍾愛於其父母少長精  
女紅讀書通大義審理君奇之謂不可與凡兒偶  
故孺人之未許配也有令譽焉年若干歸於左氏  
時節推君尚家食而尊翁倅遼州西墅公治家素  
嚴孺人以孝故事之州倅公謂賢左氏雖世仕宦  
然州倅公居官廉節推君又方以讀書爲業故其

家無厚產孺人躬績紡績損服食以相之節推君用  
能肆力於學或時事嬉遊孺人必正言以勸故孺  
人之爲婦也節推君之進取有資焉節推君既貴  
孺人無矜容每勗以樹立比疾革猶以爲言故孺  
人之卒也節推君哭之盡哀州倅公與其配太孺  
人哭之哀家之大小內外族黨哭之者亦無不哀  
其夫之朋友相與走吊悼惜其友而厚者爲節推  
君哀焉嗟夫是可以觀孺人果能賢矣孺人生弘  
治壬子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三子男一爭光

女一愛貞俱幼葬以于亥月某日某在某山之  
原銘曰生而賢其德已馳長而歸其婦也時令德  
與儀君子是毗宗人是宜壯而榮益虛以舉燕而  
規其言可思不幸而死吁其如何以慰之方刻此  
銘詩

貞士鳳樓孫君墓誌銘

鳳樓孫君既卒之三年將以其月某日葬其先文  
采率其孤子孝奉沈君舜臣狀來徵銘嘉靖壬午  
南畿之試予與君同舍時君既久負時譽又以行

優為提學御史蕭公先生所賞名益籍甚予以為必取高第既乃不得志越三年而貢又一年而卒於太學予固悼君之不遇者銘其可辭君諱德章字文斐鳳樓其號世為松江之華亭人曾大父諱文亮大父諱士亨皆種德弗耀父諱敬義授承事即賢而喜施予今其鄉人所稱雪軒翁也雪軒年五十未有嗣配碩孺人夢異人出棗啖之曰是當得佳兒遂生君君少有異質每夜讀書碩孺人輒縮其膏油君不為廢又善屬對嘗從雪軒遊小赤壁有試君者曰晴峰列翠屏君應聲曰秋水涵金鑑人謂孫氏有子弱冠入郡庠益通群籍每私試輒取時輩右君壯而雪軒已老思以祿養雖為造物所抑然實能得其懽心君子謂以善養云碩孺人嬰末疾幾十年君視藥石惟謹飲食必祝曰天乎其相吾母寧速答於我躬比歿哀毀如禮從兄永昌貧周卹之無倦色女弟歸李千戶玠中寡撫其孤恩義兼至幼與文采君友善長而彌篤嘗諭之曰所望同心亢宗無辱我先人耳文采君用是

策勵名日相上下正德庚午歲大侵鄉人多賴君  
舉火有償不能償者立取券焚之其孝友惠慈類  
如此初君入太學大司成以下咸器許之予謂士  
有所蘊雖底於窮其價固在太學賢士之聚也君  
乃今得定價且將有遇焉矣方以為慰而詎意其  
卒也哉君卒以乙酉七月十一日享年五十一配  
王氏有內行子男一即子孝墓在白龍潭西原雪  
軒翁之昭位惟君介介整整懷奇負氣不肯隨人  
後而竟以不遇且其始生之祥終莫之徵豈後世  
必有如子雲者乎銘以俟之銘曰祥無徵耶文與  
譽歸祥有徵耶志與遇諱我聞今名不朽是資後  
有知者祥其在茲

明故九江太守王君墓誌銘

九江太守王君諱惠字吉甫別號迂齋其先青州  
銅川人宋建炎間有諱憲者從高宗南渡始居慈  
谿傳十幾世至君曾祖願族父益大願生璉璉生  
二子長暘次暎兄弟並以文學有聲暎君考也君  
生而穎異嘗從司訓錢本深教諭孫文元學二君

大奇之邑處士翁梅軒先生將嫁其女曰此吾所  
愛不可以與凡子謀壻於錢遂歸君今翁宜人也  
由是君聲籍甚二十舉成化癸卯制江鄉試閱六  
年弘治庚戌登進士第明年授工部營繕主事督  
磚臨清悉釐去宿弊奉其父以居能以色養人至  
今稱之甲寅改刑部湖廣司主事尋遷廣東司員  
外廣東於刑部事最劇君蓋以才舉云己未遷廣  
西司郎中父喪去官卒喪改司陝西癸亥以母喪  
去再起改山西司君在刑部前後七年法習聽審  
嘗治獄昌平時逆瑾用事意有所左右故先是累  
訊不決而有司以忤瑾相繼得罪君往一斷以法  
文辨情覈瑾亦無以加後歲餘始誣以他事罰米  
三百石蓋其介如此正德丁卯擢守九江九江素  
難治前守以刑繩之益肆爲詐不可禁君鎮之以  
靜撫之以慈興學校崇禮義表先賢之祠在境內  
者或相告訐徐以理論之皆頓首解去訟獄遽省  
寧庶人之未敗也每有求索君采拒不與旅衛斯  
役少憑藉恣睢輒以抵法故其民獨不知有庶人

之害嘗擬擢湖廣副使不果張采以君同年居選部初賢君所爲歆引之噫君不附已亦不果辛未春竟以忌去其所署考曰才長於治郡禮拙於逢迎云幼善詩家居十餘年日與朋舊吟詠爲樂不一問外事嘉靖乙酉六月十四日以疾卒於正寢距其生天順甲申正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二子男四言玄京高言京皆邑庠生玄都司知印女二長適翰林脩撰姚君惟東次適鄉貢進士袁在孫男三天保天慶天佑女一言輩卜以丙戌某月某日葬君貴畧里三峰山之原乃奉脩撰君之狀來徵銘君孝友脩謹平居恂恂言若不出口至臨事則慷慨奮發必行其志予往年讀方伯楊公司業陸公子淵贈君文詞則固已知君而脩撰君予同年友也得其狀益詳爲之銘曰王氏之南自宋歷元間有作者未大厥門譬彼桐梓日培其根君一發之以曄以繁君生恂恂其言溫溫乃若其中有剛者存仁以爲基義以爲藩翼翼室室縉紳所尊如何不弔梁折棟燔有莪者丘三峰之原我銘揭之



貽厥子孫

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汪公墓誌銘

南京戶部署員外郎主事汪君漢淵之下以嘉靖某年某月某日改葬其考贈承德郎主事公於其所蓋公之卒至是二十有三年矣始予見淵之誦公遺事未嘗不泣以爲是父子之情固然比見其鄉人言及公者率歎惜歔歔而不能禁而人之聞之又莫不慕企慷慨若其生而一欲見之也嗚呼賢哉公諱某字克寬先世居歙系出越國公之後

宋末徙皖入

國朝徙懷寧聚其族成鄉焉今猶稱汪家團再傳至公會祖其族散而始微祖其父某皆不果振公四歲失母能又一歲失其父育於他姓九歲邑長者丁濬求得撫之疑重軒豁不與群兒伍識者謂汪氏有人長好客遊每出輒獲厚息業用是興然不爲私蓄賂遺賓客周卹貧弱治杠梁川塗盡力乃止嘗以錦綺若干寄金陵某某私之詭以盜對爲券期明歲償公公信不疑比往某會以他累貧

竟不責約而返又嘗遊江潁見覆舟急命僕援之  
出者九人自言舉子當上春官時天方寒公延歸  
親爇火燎衣留數日人贈衣一襲白金一兩易舟  
遣之略不問姓字或言公當問者嘆曰吾行吾義  
耳何問爲又或言公施太厚色赧然不敢當且自  
以爲未足也嗚呼今天下淺夫鄙人視指毫髮利  
可以取義寧失義無所與父其甚者利人之危而  
奪之而公之所以爲義者至不欲知其人而責之  
報此其視利何如也揆諸古昔不猶在先生長者  
之流與宜其沒而有遐思也已公生正統甲子六  
月八日卒正德丙寅十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三  
娶錢氏繼娶今贈安人詹氏有懿德實生淵之淵  
之幼從吉水謝履素學歲時問遺必豐於諸生蓋  
以公之賢而孺人又克相之淵之所以有今日也  
女三長錢出其二詹出壻曰葉裴袁伯郭山孫男  
一器予與淵之同舉於鄉旣又同舉進士而濫以  
文辭爲職業遂叙而銘公銘曰惟人有言生則必  
亡乃如其終亦繫否臧彼死而晦此久而彰曩曩

者仁中實異藏猗嗟汪公好義慷慨流風逸響沒  
世不忘身則已矣其存者長改卜而安奕世其昌

### 封太安人陳氏墓誌銘

封太安人陳姓諱某其世曰寧國太平人曾祖某  
祖某父某皆以隱德稱於鄉其歸曰封承德郎主  
事焦公志剛其子曰南京刑部主事煜次熾次烈  
最少庠生煌壻曰里之人陳祿孫男曰廷翰廷珍  
廷爵廷瓚廷宣廷堅廷璧凡七人孫女曰某又四  
人其生曰天順甲子某月某日卒曰嘉靖戊子十

一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七其葬曰某年某月某  
日地曰某山之原其行曰事繼母孝事姑如其母  
事封君禮敬如賓處妯娌無忤言亦不爲比教諸  
子耕讀皆有法煜旣貴迎養宦邸每戒之曰無怙  
威無濫繁法無以喜怒重輕凡深故之報不干爾  
身必于爾子孫煜奉以周旋安和明慎有聲南都  
素勤儉至拜封命猶日事紡績曰以是相吾子庶  
且使勿懈也嗚呼是可書矣予與煜同舉進士遂  
按車駕主事鄭君宰甫狀爲之銘曰翟之祁祁象

服之宜子而斯材功也繫誰封之翼翼之宅之恤  
是曰今終維內之則

何孺人朱氏墓誌銘

鴻臚何君文瑞配朱孺人南京天策經衛橫溪公  
之女其祖鈍庵仕為山西副使伯父旅溪至禮部  
尚書門地甲諸族孺人生而哲敏然不能以貴富  
驕人被服飲食如出寒素祖母王恭人愛之嘗語  
經衛公曰此恨不為男勿與凡子公亦雅欲為孺  
人得佳壻求者繼往率不應最後媒者言文瑞善  
讀書又其祖父皆世仕宦公欣然曰吾固聞之退  
以請於母賓贊其議龜效其吉遂命孺人嬪於何  
既入門女工婦職上交下字不爽其宜閨門之中  
斬斬翼翼文瑞就外傳每歸覲輒促之行後遊邑  
庠卒業國子燈火之費皆出孺人謁選之日戒行  
李待發不煩一言文瑞年四十未有嗣為博求媵  
妾曲體隆遇諸所數近尤加勞獎常曰子不必自  
我出要不可使何之後自我無傳故今文瑞側室  
之子纍然二人焉孺人力也嘉靖八年文瑞既拜

官遣使迎孺人二月二十七日未及行以卒享年  
四十八女一嫁為庠生張朝售妻朝售大司馬莊  
懿公之孫刑部檢校起雲之子孺人所自擇文瑞  
卜是歲十二月二十七日葬孺人姚溪祖塋之次  
屬予銘孺人弟婦曰沈者予室人姑也慧而有禮  
外舅兄弟並以文學有盛名然家政必咨之每語  
決即令子姪曰汝姑云云諸少莫不唯唯予蓋素  
賢之而數見其稱孺人謂其他可能至不殆非人  
所及然則銘孺人予不得辭也銘曰詩稱婦人無  
非無儀其在周南詩歌齊斯匪儀弗臧不殆其德  
德踐儀脩是惟內則吁嗟孺人德儀具有我銘其  
幽以識不朽

封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太孺人唐氏諱某贈文林郎南京雲南道監察御  
史石公克寬之配御史瓘之母唐氏京師巨族其  
女之嫁者處者行輩率十餘人惟太孺人明敏惇  
厚愛於父母雖諸女亦自謂弗及也弱笄歸贈御  
史公公固長者事親孝與朋友有氣量太孺人能

一順其志居常斗粟尺帛不妄費而賓祭醜醜之奉必具珍美公甚宜之公以常業舉子以家累棄去數謂太孺人曰吾生也畫弗果自樹有子必使讀書其後子環生次珍次今御史君生則皆使就學太孺人益自任家事削衣賤食以造諸子比公沒不懈三子者卒相繼成立環補順天府學弟子貞珍爲耀武營掾而大發於御史君君之言曰瓘蓋孤其至於斯也吾母氏力云嘉靖戊子秋天子以大禮告成覃恩海內太孺人拜今封于時御

史君方以風采論議震動兩都既貴且賢而太孺人固在食其養故人僉謂太孺人爲榮已丑御史君以巡江復

命奉太孺人北歸六月二十一日舟至淮陰疾作以卒距其生正統辛酉三月一日享年八十九矣太孺人二女長適李璠次適龍驤衛千戶劉升孫男三濬瀾滯孫女八曾孫男女五御史君卜以卒之歲某月日塋于都城南八里庄之原乃奉同年御史司馬曾瞻狀來徵銘銘曰有封有年有孫有子

而葬以時吁嗟乎安只

存養會君墓誌銘

成化弘治間寧都之小源里有隱君子曰存養會君諱某字其其先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壽官某世以種德爲務然未有顯者壽官生五男子君於行第四警敏峻潔壽官奇愛之令就外傳年若干讀書知大義見者謂將亢其宗矣已而以家盡棄去云君壯每自以失學惴惴恐行不立事壽官夙夜弗懈得其懽心與兄弟處無忤色從子婦李氏早寡竭貲力撫之娶居五十餘年不知有喪置祭田立家塾以祀以教咸有法度歲饑

詔民入粟賑濟未有應者君奮曰已有積不能散忍更遣 詔以自殖耶即輸粟五百斛于官有司以聞賜冠帶題其居曰尚義之門郡嘗募民脩城脩養濟院鑿天柱灘之險暨今邑學之建君皆捐金爲助意氣慷慨若家事然晚好山水與賓從遊歌釣奕瀟然塵表至其獨處則整冠危坐終日無惰容曰以是存吾心養吾性蓋君天質之美捷見

妙悟不事章句而於爲學得其大端生平行實多  
可書者實本於此故其自號曰存養而士大夫之  
知君者亦皆以存養稱之弘治丁巳六月二十  
一日壽七十三以卒子男三長信古次信時次國子  
生瑄信時配李氏出信古瑄側室仁出信時生一  
歲失其母仁實字之君繼娶危氏而子女婚嫁之  
事多仁之助君卒之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仁卒信  
古輩卜以癸亥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君里之新田  
坑遂奉仁附焉女二婚曰胡奇朴義官賴廣仁孫  
男七其其女四曾孫男十四其其女六玄孫男一  
其女三君之葬至入嘉靖庚寅又二十八年矣瑄  
謁選入京師泣謂予友鄉進士李正之曰瑄葬先  
君子有年而墓中之石未刻意實有待今不幸卒  
未有成立竊恐先君子之行不聞於後也敢丐狀  
焉將徵銘於史氏正之曰諾爲狀授瑄而屬予銘  
瑄故與正之友其從子思復受學焉夫交人父子  
之間於其世德必有徵乎予故按狀而銘之其詞  
曰去聖既遠空言繁學士徃徃失其源離心去性



爭逐喧寶拾土直捐璵璠備哉曾君抉其昏曰性  
吾養心吾存君不可作誰與論刻銘墓中示後昆  
彼狂趨者回其轅

光祿寺寺丞周君墓誌銘

嘉靖己丑七月二十六日光祿寺丞周君卒于京  
師明年庚寅其子國子生文采匍匐迎君喪以歸  
將以某歲某月某日塋奉吳固始子南狀來徵銘  
予生晚不及與君同

朝顧君歸休尋以親戚相來往比再入京師予往  
候時予方病起意孱孱以強食為囑後予見  
予色稍克意輒大喜不啻其口出則予於君之卒  
能遂愜然已乎為撰狀而銘之君諱時勅字欽甫  
別號古山其先汴人宋高宗時有諱友德者仕為  
將仕郎扈駕南渡占籍華亭之舊溪子孫遂為華  
亭人高祖諱汝明仕元為千戶知元之將亂退儲  
書教子弟鄉人謂賢曾祖諱仲齋祖諱潛考雪坡  
公諱庶務農尚義

詔授七品散官君雪坡長子少聰敏好學尤善楷

書伯父少卿寧齋公奇愛之年若干應儒士之選  
郡守鄢陵劉侯以爲第一名翕然起弘治間累舉  
不第會

孝宗皇帝徵能書者俾直

文華供內制君嘆曰是獨不可致身耶因以書進士  
大夫評之者謂適勁有古法造請無虛日名又翕  
然起

武宗皇帝初與脩通鑑節要韻府群玉成授鴻臚寺  
序班內直如故已而脩文獻通考成特遷光祿寺

丞

賜五品服一襲君既於京朝爲堂官又日侍

秘殿從容翰墨之間是之所履有士大夫終其身所  
不獲至而其所事有公卿大僚所羨慕以爲清羣  
而不可及者雖不克一取科第其亦不可謂不遇  
矣嘉靖壬午謝事歸與朋舊吟詠爲樂得詩若干  
首戊子秋北上居京師一歲而卒距其生成化戊  
子十一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二惟華亭居東海之  
濱地僻以下然而才俊之士往往生於其間姑論

以書起家者兩沈學士夏太常朱京兆父子張南山尚書皆顯名一世說者謂吳之多材猶蠶之有裙信然今數公者既皆不可作而君復繼以逝錦函寶帙藏之

天府長篇廣額流落人間百世之下所共愛慕爲子孫者其又可不思所以葺而存之也乎君配楊安人有懿德子男一即文采女二長適南山尚書之孫中書舍人張明師次適東海先生之孫庠生張其權孫男一其墓在其鄉之原銘曰周故世族光祿佳士業文不酬乃以書起肅肅

文華日侍其間鸞群鳳朋鵲鷺之班嗟嗟周君可謂遭止我銘揭之以慰生死

明故宣城伯夫人張氏墓誌銘

宣城伯夫人姓張氏華亭龜蛇人里大父鑿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有聲

孝宗朝贈太子太保諡莊懿 父景以尚書蔭授福寧州判官病不果往爲詩文自娛終夫人生而娟好又性儉素諸所被服不慕華美尚書愛之携以

自隨口授女誠能通其指由是滋以爲慧必欲使  
爲貴人妻年若干遂歸衛氏配今宣城公於勲衛  
和順端恪動準矩度閨門之內不聞忤言公祖壯  
勇公性嚴毅雖處父子如在朝廷下至飲食亦務  
精潔夫人代姑碩夫人綜家政輕重高下不爽銖  
兩躬執烹爨事承其懽每有約束壯勇公必問家  
人是新婦畫否曰然即笑行之食上必問是新婦  
調否曰然即畫嘗之如是以爲恒壯勇公面謂夫  
人曰新婦賢善事我宣城公父子亦因禮夫人有  
加後遭三大喪相宣城公襄事戚易如禮公旣嗣  
伯允佐以道間有諮議輒對曰妾聞之吾祖云云  
諸子侍側數正色語曰吾昔見吾祖言五侯家子  
弟好奢逸鬪鷄擊鞠走馬舞劍以蕩凌德卒致傾  
敗心竊傷之汝曹幸有世祿惟日敬畏可以久存  
如五侯家所爲慎勿學也諸子咸奉教戒不敢以  
過失聞嘉靖甲申拜伯夫人封唐寅春

皇后親蚕北郊

特詔充三公命婦禮成

賜衣二襲其夏

上作園仁命公知營建提督神機營如故公退朝夫人迎賀曰

上知夫子實深以有茲選惟妾亦以夫子之故獲有事公桑

國恩至矣妾則無以爲報夫子其重圖焉秋九月邁疾公日往視辭曰夫子有國事母以妾爲憂比疾革語終不變公滂泣領之既卒哭之慟爲不再娶亦不畜婢妾曰以是下報夫人嗚呼女德之助

其來尚矣碩在統緒以及闡基和安習恪局見瀾聞雖微美必彰而植立彌寡若夫人明於理道脩身飭辭卓然自出流俗以與古名姬淑媛上下休稱豈不可謂偉哉宣城公傷之深也夫人卒以十月二十九日距生成化丁酉二月十一日享年五十四歲辛卯某月某日塋都城西翠屏山之陰所生子男二人長守正次守忠又次守信女二人長適楊司空子右府都事木次適游都尉子錦衣百戶鉞孫女二宣城公謂塋宜有銘而予嘗執筆

隸史氏又與夫人之弟刑部檢校啓雲好也遂奉  
李正即尚綱狀以請予不得辭銘曰張氏世德龜  
蛇之原施于尚書不替益敦尚書之教被其女孫  
其中旦旦其容温温女孫未歸允勳之門不忝不  
驕以封慶源慶裔厥躬將畀此曰忠於  
君遺言則存凡後之人其永勿諉

明故竹賓吳君墓誌銘

竹賓吳君屬續之前一日既經紀其家事乃以書  
屬其友黃子龍津鄭子劍溪曰臻死必二子者狀

而請少湖子銘君卒且苑黃子語鄭子曰子交竹  
賓稔於我盍狀諸於是鄭子爲狀而借黃子請予  
以銘請如君言始予與君處重且敦朴謂有古  
長者之風乃歲元日子許以文爲君七十壽未及  
期君病度不可作則又心許銘君然則予今不得  
負也按狀君諱孫字至善南平之晉安里人其先  
世號審律先生者有重名於宋十二傳至通直郎  
奎又幾傳至君曾大父董三董三生仲祥仲祥生  
仲純皆克嗣其德仲純三子君於行第二仲純擇

而教之未冠補郡弟子負歷二十餘年貢入太學  
卒業圭峰羅先生之門有能文稱弘治辛酉領北  
畿鄉薦正德甲戌謁選試高等拜廬之無爲知州  
州故濱江多水災君堤防賑貸具有條理又爲釐  
馬政之弊葺學舍建鄉塾表士之賢者與宦之有  
聲緒者若干人民歸其德旣兩考以無子不樂仕  
嘉靖壬午疏歸其鄉悅梅山之勝徙居山之南麓  
今所卒處也君爲人不外飾黻笑偃仰如其所懷  
不隨人作悲喜每與人語雖極小事非親見不敢

言亦不能爲巧譬曲喻爲酒食召賓客營治累日  
必豐潔乃發書事必閱數過然後以授使者其居  
介郡縣治之間惟自車寡與縉紳相接一時樂媚  
佞喜華侈者亦多不愜君所爲門之外極落實君  
終不變予旣佐延刑獄亟過君乃以予爲知已然  
禮貌亦不有加於其素嗚呼以君之敦朴使久存  
於世豈不是少勵薄俗哉而不幸以死是可傷已  
君生天順甲申三月十六日卒嘉靖癸巳二月五  
日官止進階朝列大夫葬以卒之某月某日墓在

普安鐵場之三坵田君再娶初娶官氏無子繼娶  
王氏側室陳氏魏氏竟無子乃以兄輝之次子鐫  
爲嗣君引且發而鐫卒今奉君以葬者輝之長子  
鋼銘曰慨世趨下滴其逝川孰返之猗鄉之多賢  
有人顛顛寡咲與言不豐其華而全其天後學有  
瞻不幸而死典刑兮曷傳墓之石良文以堅我銘  
是鐫以此塞悲兮吁嗟乎其然吁嗟乎其然  
墓表

奉議大夫松江府同知張君墓表

君姓張氏諱備字士美太原定襄人始司憲濟南  
卽有聲居四年通判順天府又有聲秩滿同知松  
江未幾年董餉都下卒松之長挽而從者具棺槨  
歸其喪塋所居村之西原君居濟南順天其政之  
詳予不能知而松予所生其董餉之事有可稱者  
遂書以表諸墓曰松賦財所出而人又甚畏其上  
有司歲董餉將行長稅者輒以羨餘歸之其辭曰  
贖比至都下將賂遺所知識長稅者又輒以幣帛  
資之其辭曰贄仍之旣久莫或能革合而名之曰



例雖費累千百親見其民鬻子女田宅以供命弗恤也嘉靖乙酉郡倅湖南鄭君始却去之丙戌君繼行時君素貧眾以為鄭之志且將大殯君却益堅日蔬食布衣怡然自適曰使我無饑寒足矣餘非所願也都下士大夫每往見不持一物費用大省人亦益賢君既卒無以為歛而民有餘貨財者嗚呼其可謂廉也已矣君之設官以為民也官之植廉以事君也碩古之為廉也以德是故約己以裕民非以干譽也賤貨以砥節非以要爵也今之

為廉也以法是故行脩而賞隨之是以賞為善也政儉而罰隨之是以罰遠慝也法又不行於是無可言者矣予觀君之位弗稱其守又每見君恭慎質朴退然若無所能人豈以德為廉者耶何其不大用以卒也今天下之民日趨於敝松蓋其甚焉者得如君數人者字之猶懼弗足乃有一焉而弗克究其澤其能遂有瘳乎予是以為松人惜之也君生天順庚辰八月十三日弘治戊午舉於鄉卒以嘉靖丁亥正月七日享年六十八太父諱鐫考

諱璉以君貴贈順天府通判妣王氏贈安人子男  
一長九章寧河王府典膳配劉安人出次九成側  
室齊氏出孫男一鳳啣葬為卒之歲九月二十八  
日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四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五

贊

鑑別妍媸

惟人有心如鑑斯明中虛以觀物無遁情衆人蚩蚩塵垢交蝕迄於其終不辯白黑爰有君子令公之胤爰復其初而以從政彼造在庭是非非是明以燭之其狀畢具其也爲妍其也爲媸進無匿志退無異辭人不知者率謂公神豈知公心不喪其直昔在孔子實有明德民具畏止以遠于慝俛俛



我公闕里之並實紹聖學德孚治成後有繼者曷  
究曷圖有鑑在心其慎勿汙

故建寧司訓林先生像贊

行絜以方氣豪而正位不滿德吁也其命化被多  
士法垂後昆君子之澤奕世則存

故知解州益菴林君像贊

維州有牧曰以庇民惟儒有學曰以求仁猗嗟解  
州其學不負生有絃歌死有俎豆

顧菴像贊

顧菴介介其容恂恂體陸之正法程之純菴蒙有  
說新泉有序啓我贖龔羽翼道緒

○銘

屏銘為張奎湖作

屏之外坦乎亨衢我反而觀匪義曷趨屏之內肅  
乎無譁我靜而存以思無邪屏之未設直覽無際  
靈臺洞啓孰交孰蔽屏之既設有儼在前明命顧  
瞻必慎必虔嗚呼屏乎朝斯夕斯我德是資我學  
是師豈徒以為儀

明德堂銘

相古之治必本諸身克明峻德以新其民德明德  
威民自無訟比屋可封刑措不用嗟今之治獨求  
諸刑金科玉條貴踰六經上刑日嚴下俗滋敝前  
姦未誅後宄已繼維是二者豈民異心任德則古  
任刑則今我為刑官德亦靡類任刑棄德迂也實  
愧是用夙夜思勵其愚曰明明德視古以趨徒義  
遠利罔敢懈數參前倚衡明命有赫惟欲之動頃  
刻萬端德昏則易德明實難咨我僚友多士群吏

尚交徹予以就斯志

忠恕堂銘爲管生見作

於惟聖道一以貫之爲之有要忠恕是師忠恕維何盡已推已已無二物學無二指盡已以推恕於是行言乎其盡有忠之名推已而盡忠於是著言乎其推名之曰恕推之所及單被八埏盡之自我一而足焉是謂一貫萬化之苑君子體之遠道不遠聖學易簡俗說支離我覺吾徒作此銘詩

傳芳堂銘

宋知劍州制度諸軍事朱公十一世孫成賢名其堂曰傳芳惟公昔在劍州屢靖寇難值宋之亡羣從入海以死忠孝之節流芳具存嗣而傳之固賢子孫之事亦交遊者之願也銘以勗之其辭曰人本同性學無異師曷芳曷否繫其所爲彼佞而姦此忠而孝遺臭流芳遂異其效芳之未植將自勉焉矧前有芳忍隕弗傳凡作於前率有芳烈乃後之人或忝前哲惟前有遺咸願永存嗟芳而隕豈子豈孫侃侃節制忠孝具有遺芳郁芬實啓爾

後谷爾孫子無念爾先曰孝曰忠尚永其傳

### 適志處銘

龍津黃子作堂於觀物園之後取晉張季鷹氏所謂人生貴適志者題之曰適志處而屬少湖子廣其義以爲之銘銘曰  
惟人之志本無不適逐物而動乃始戚戚惟志之適不假外求反而作德厥乃日休是故君子乾乾聖學仁以不憂知以恒樂彼昏不知取適名位患得患失祇爲心累亦有達人崇山浚池適也幾何勞乃倍之昔在頽子瓢飲簞食左絃右歌吾適吾志昔在周公几几赤鳥東山廟廊吾志吾適約而道泰困而心亨適則在我物豈能撓用舍惟時廢興惟命我則常適不容何病是謂適志非適於物無損無加不淫不屈黃君作堂我銘揭之彼求適者式訛爾思

### 先菊庵銘有序

大理丞石厓先生林公以其生先菊一日題其居曰先菊庵其公門下士習見公之操履竊謂公清

節素心於菊不知所後先者乃誌其事而系以銘  
其辭曰

翼彼庵斯三山之麓何以樹之燁燁其菊庵有主  
人林公夫子剛毅靜廉黃中通理公昔始生菊擢  
其英帝實命之菊弟子兄公生寡合惟菊是友二  
十餘年以左以右既入於朝迹是遠而公心念菊  
寤寐見之曰菊與余氣味實類侔潔挈芳無使或  
愧乃董學政乃佐廷平擇言而言擇地而行衆所  
唯唯義則未可寒裳去之若將免我衆所斷斷義  
則固然奮袂趨之如渴赴泉清節素心金完玉耀  
公耶菊耶其德惟自非清則辱非素則汙凡百君  
子式慎爾圖

凱旋圖頌有序

弘治己酉故工部侍郎弘毅羅公以副都御史巡  
撫甘肅會哈密戍其帥公用降虜益以我師攻其  
城破之斬首二十級拔故陷沒者二千人以歸因  
作此圖以識一時之績越四十六年嘉靖甲午某  
始獲從其孫元凱觀之蓋公既已久不可作而哈



密亦浸強盛為

朝廷西顧之憂其竊壯公之列傷今縉紳無若公  
文武者為

明天子翦此虜以綏中國也追惟之頌見區區之懷  
焉其辭曰

惟羅公武且文遭

王明策奇勳歷四遷存有聞暨奉

命撫西土咤為霆唾為雨威所加莫敢侮嗟哈密  
不自虞盜弄兵速天誅額來歸公曰叮汝予降予

汝主戈如林粟萬庾惟汝資於我取眾角稽噪以  
一騰爍哉師鼓以乘百尺墉一躍登取彼殘斧斷首  
血模糊繫左肘笳爾前笛爾後奪彼車歸我俘西  
人迎夾道呼父有子妻有夫惟此虜世驕悍懾公  
威罔狎亂七尺軀國屏翰視茲圖旗雲張馬龍趨  
千百年識公謨

賦

別知賦

浦南公之將行也其既為文以贈然大要能道公

之賢而於公相知之深與其所以別公之情報公之意均有未盡者因爲賦以申之取韓子所謂別知者名其篇云

繫默默其無語兮黯臨風而獨悲淚淫淫以潛下兮形神悄其支離將攬轡以言邁兮昏莫識其所之試內反以自求兮紆吾心之所思惟今茲之菀結兮曰我悲之有以紛萬類之前陳兮咸仰托於知己驥或升於天閑兮或服盥而垂耳蘭或雜於艾蕭兮或佩聖之靡靡物無繫於美惡兮論亦無恒於否臧知不知其具評兮夫固視其遇將淺九淵以爲抑兮卑重霄以爲揚幸不幸其實存兮雖賢聖亦云其徬徨嗟我生之昏昧兮濫科名之忝竊旣力小而任重兮遂不支而顛跌念受知之無地兮面驛羞而中執日閉戶以省尤兮鬱予心之憊憊何美人之卓立兮獨有諒於予衷世方棄而弗顧兮炳流眄於雙瞳畀顏色於枯槁兮回沍寒之春融朝旣煦予以青易兮夕又披予以惠風仰崇深之被澤兮紆百憂之糾縛慰野心於檻猿兮

發清音於籠鶴悵人事之多乖兮將天重予之靈  
倏相違於中道兮渺孤蹤其焉託飛黃騁以遐逝  
兮材固絕乎蟾蜍鴻鵠翮其高舉兮勢亦豈能碩  
夫燕雀之屯如振予袂而不可從兮倚秋宇而躊  
躇日旣爲之無光兮髮復爲之蕭疎望

帝闈其何所兮心勞勞以增病夫豈敢怨且充兮傷  
予之獨負乎

明聖睠所知之欲報兮蹇予力之不競進不可以倖  
干兮退自安夫時命惟達人之大觀兮賤珠玉而  
輕組纓志相許而相期兮曰媿節與令名矢吾脩  
之伊今兮益自勵於永貞壁旣涅而不可緇兮金  
亦鍊而彌精弄白雲以徜徉兮抱明月而偃仰駕  
仁禮以爲輿兮秉誠明以爲鞅樂真境之融泄兮  
窮聖途之脩廣庶上酬於所知兮浣予懷之愴悵

奉椿思萱詩引

中翰何君天際喪其母二十有三年而尊翁巡檢  
公以八十食其養康強與少壯等喜其父之壽也  
痛其母之亡也爲圖曰奉椿思萱以示少湖子或

曰君因思以爲奉又因奉以爲思也其心誠乎曰誠因思以爲奉則知終身之思爲無益而其奉不容懈也因奉以爲思則知一日之奉爲可樂而其思不容遏也夫烏得而僞諸有已乎曰無已因思以爲奉則凡思之日皆其致奉之地也因奉以爲思則凡奉之日皆致思之地也夫烏得而間諸於道近乎曰近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大孝烝烝五十而慕者舜之所以爲舜也君生三十有六年奉其父甘荼而思其母不置苟能終之於道何遠焉然則何君之學遂可謂成乎曰未也舜之事其親其大者在於順之以道而孔子之論孝亦以立身揚名爲終君之所以爲奉與其所以爲思苟非徒其旨之養而滄泣之哀則庶乎可語學之成矣言者唯唯而退於是君方徵詩士大夫而與少湖子同史事因次其說書諸圖之右方爲群王先焉

春亭詩引

寧都陳君迪正額其居曰春亭邑之後生遂相與

稱春亭翁然未有爲之咏歌者也今年春君之友  
鄉進士雲山李君爲徵諸士夫得若干首率與寄  
悠遠足以發一時之勝稱其爲春亭詩也予少侍  
先君子官寧都知迪正之爲人夷而婉康而和  
優柔敦厚而藹然不見其有可畏惡之色夫虔故  
多抗志勵節之士其不學者或流而爲勁捷又其  
甚者伉健輕生之氣亦間有之若迪正非所謂出  
於風氣者耶而又得李君爲之友李固賢者鼓春  
風而導和氣其功居多方二君之相與遊也披煩  
襟於琴書之間走俗狀於湖山之外谷風徐來好  
雨初霽偃仰笑傲使人望之而得夫溫然之光油  
然之趣如是而亭以春名何不可也諸君子揄揚  
而頌美之亦其所哉予旣以不得登斯亭爲恨又  
值病不能賦一詩與諸君子參逐上下輒以李君  
之意僭爲之引浴沂有興尚當爲君記之

說

弦齋說

君子之學克己而已矣已也者私也理之反也理

之在人心也其喜怒哀樂有節焉其出處語默辭  
受有則焉其輕重遲速常變大小一切應酬之事  
莫不各有度焉夫是之謂天然自有之中非吾所  
能置緩急於其間也而或有緩與急焉者是私爲  
之也今夫世之人見事焉亟圖而亟爲之者非其  
利於已者乎不然則褊且躁不暇思者也見事焉  
委之而弗爲爲之而弗勇者非其不利於已者乎  
不然則柔且惰苟以求安者也是利不利之擇也  
褊且躁也柔且惰也皆吾所謂私也緩與急所由  
以生者也猶之病然私也者其寒執燥濕存乎中  
而爲根者也緩與急也其汗慄疲煩見乎外而爲  
症者也善醫者不治病於症而務去其根是故君  
子之學克已而已矣已克則理復理復則其心廓  
然而大公物來順應而喜怒哀樂以時發焉無弗  
中於節也出處語默辭受以時行焉無弗比於則  
也輕重遲速常變大小一切應酬之事以時施焉  
無弗合於度也激之不能使之急牽之不能使之  
緩蓋有千萬人獨往而後巡退讓於褐寬博之前

臨財見得畏縮不敢進而慷慨決烈不可沮抑於  
伏節死義之際夫是之謂時中而吾儒之實學也  
胡君子剛病其質之緩以弦名齋將矯之以急夫  
不務去緩之所由生而獨欲以急矯之緩其可去  
乎矯之之過其無乃去緩而得急卒戾於道而不  
自知乎予故申克己之說以相之將為君去其緩  
且以坊君之入於急也

克齋說

有引

龍子子潛將以教鐸南赴通州造予  
別予愧無以告也為書近作克齋說  
與商之

已也者對人而言者也人與已對而形骸隔焉苟  
非忘已則其欣戚不相及而自便之私生乎其間  
蓋其始也以四海為遠舉而置之度外已則藩籬  
設而比隣分其甚也雖家之父子兄弟亦且忌踈  
戕賊之而不顧故惟仁者忘已忘已則以萬物為

一體而天下歸其仁不仁者有己有己則顛顛焉  
圖其身而人亦莫之與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  
己者欲其忘己云耳而說者曰克己勝私之謂也  
今夫克伐怨欲非私乎其制之使不行也非克乎  
然而孔子不許其仁何也說者則曰為其徒制之  
而未能去也夫其徒制之而未能去果不可以言  
仁也則彼徒勝之而已者吾恐其若敵國然可以  
勝亦可以負而勝敗之筭不可得恒縱使恒勝亦  
不過大將應敵之兵而非聖人綏來柔服之事其  
可以為仁乎竊嘗觀之克伐怨欲其為私不同而  
莫不生於有己蓋自其欲先己而後人也則克生  
焉自其欲尊己而卑人也則伐生焉自其欲利己  
而病人也則欲生焉其求之而不副則怨生焉譬  
之疾病有己者寒若熱之存乎中也其克其伐其  
怨其欲汗若慄之見乎外也善醫者不治外而務  
和其中善學者不務制私而惟克己之為要己克  
則人與己混然為一而克伐怨欲自不生於其心  
蓋昔聖人之治天下歆然以其身下人而一物失



所直攬以為己責其初也舉身之所有與其力之所能悉推以畀人而無所靳其既也雖功業之盛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亦以為僅足畢吾職分之常而非有加於所性之外此其於克伐怨欲何如哉然而非聖人者之制之也其已忘焉耳故仁求之克己則私不必制而自不得萌求之制私則滅東生西力愈勞而不足此克己所以為仁而彼謂之勝私者是乃不行之說而非所以語克己也昔者孔門弟子之問仁多矣其質敏莫如顏子次則雍

與賜憲也猶蓋層之又次者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示之忘己也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告子貢曰能近取譬示之推己也告憲曰仁則吾不知蓋隱然導之克己之學惜乎憲不能問併所謂推己者而不得聞也夫忘己推己非有異道也生熟殊焉耳故求仁者太上忘己其次推己其次求私而為之制嗚呼合孔門之論仁者觀之而仁可識矣司徒王公名其齋曰克予嘗侍公江西見公之政汲汲焉先其民而後其身蓋能致

力於推已者循而不已忘已可至也予故為說其義以相焉公如不謂迂則尚當有以請

右說

宗師司成北雍時手製以示興捧誦有年如護珙壁抵嚴來常舉以示諸生諸生請增入于集以便其服膺也興不敢專質諸寅長韓鳳橋先生先生曰予意也遂命工升之梓以類附二說後云

門生龍興百拜謹刻

### 虛白堂記

天下之物自一芥以往莫不以其形見亦莫不以其情見夫苟以形見也則遇之而皆可以得其象以情見也則即之而皆可以識其所終識其所終則其象也著其象著則其大者不足為吾懼而小者不足為吾惑昔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顏氏困陳厄蔡簞瓢陋巷而不憂此其故何哉聖人之心未嘗有物以為之蔽故其體常虛其體虛故其用常白而其光常普其光普故其視天下之物亦皆有以洞燭其情而彼自不能違雖達之至於天子窮之至於匹夫以至困其心辱其身而聖人者方

且以爲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飄飄乎無所累也其  
富我貴我貧我賤我又皆止於是而不可以有益  
也非徒得於其象進之而識其所終矣而復有能  
動其心者乎且夫盈天地間皆物也吾之身亦物  
也彼徒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則豈必達如舜禹窮如孔顏  
而後足以動其心哉雖簞食豆羹亦將有見於色  
者何者簞食豆羹先有以實乎其中也是故天下  
之物其大極於宇宙而其量未始不可盡也其小  
極於蟻蠓而其端未始不可窺也惟有物以實乎  
其中則物之在彼者猶未以其形見而心之在我  
者彼先得以蔽之貿貿焉知物之大而不知其量  
之可以盡也則懼生焉知物之小而不知其端之  
可以窺也則惑生焉惑與懼交而終身行乎蒙昧  
之境則何虛白之有哉故夫物之遇於聖人與遇  
於我者迹也聖人之明足以及物而吾不足以自  
照者心也聖人之心未始有物而吾人之心物於  
物者也嗚呼此虛白之說而聖愚之別也雙江聶  
先生以名進士來尹茲邑邑素多事而先生處之

寂乎其無有也聲色勢利雜然交於其前而先生莫之動也蓋其心不物於物而足以通天下之情久矣堂之以虛白名也宜哉某聞先生之教有年其知先生不可謂不悉樂先生之堂之成也於是乎言

### 學則辨

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辨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庵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尊舍尊德性而求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

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免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脩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辨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闊略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脩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辨之之明辨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

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其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日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其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

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對

養蒙對

黎學諭瞻以督學樸溪先生之命問養蒙之方於  
某某告之曰以正曰以正如何曰收放心收放心  
如何曰心也者合性與情而言之者也其初也無  
弗正也是故以言其性則仁義禮智純粹至善者  
也以言其情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  
謂之和者也無弗正也然而有弗正者何也放也  
其所以放者何也蔽於私又牽於物也蔽於私又  
牽於物是故或不能用其愛而仁放焉或不能用  
其宜而義放焉或不能用其敬其辨而禮與智放  
焉或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喜怒哀樂放焉  
皆所謂放心也心放則邪收則復於正聖人者知  
其然是故養蒙以正而教之以收放心唐虞夏商  
所以教之之方觀於命契者可以推矣周之教散  
見於三禮之間而會萃於論語論語曰弟子入則  
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至宋朱子之作小學文推本立教之意以爲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此其於孔子之言非有異也事親者孝之事也仁之實在事親而舉以教之所以收夫仁之放焉者也敬長者弟之事也義之實在從兄而舉以教之所以收夫義之放焉者也洒掃應對進退隆師親友者謹信親仁之事也禮有節文度數之詳而智莫大乎賢否之辨舉以教之所以收夫禮智之放焉者也即其行是數者而教之以循循焉屬屬焉不敢作好作惡少肆其愷喜憂懼之私所以收夫喜怒哀樂之放焉者也皆所謂收放心也心之放者收而純然復於正純然復於正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自其收夫仁之放也則所以長人者存焉自其收夫義之放也則所以利物者存焉自其收夫禮智之放也則所以嘉會幹事者存焉自其收夫喜怒哀樂之放也則所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者存焉而凡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至參天地贊化育皆此之積也天下



之能事有不畢乎是故養蒙以正以正者收放心而已矣雖然此非其之言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然則收放心者非小子之事乃大人之學也雖然亦非孟子之言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易固已言之矣

解

蒙養對解

其既作蒙養對或曰子明言收放心矣而復以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放者言之然則是數者即心乎曰即心也夫心者非其塊然在中者之謂也是衆理之總名也仁義禮智喜怒哀樂者是心之條件也何也仁也者心之愛者也義禮智也者心之宜之敬之辨者也喜怒哀樂也者心之感於物而各應者也分言之則仁義禮智喜怒哀樂總言之則心也故心也仁義禮智也喜怒哀樂也一也而古昔聖賢之論或言心或言仁義禮智或言喜怒哀

哀樂者何也或舉其總名或言其條件也夫既曰  
眾理之總名也則其存也非有所繫也即理之存  
而存焉耳其放也非有所往也即理之放而放焉  
耳而可以二之也乎二之則夫所謂心者亦其塊  
然在中者而已矣塊然在中者果何嘗一日躍而  
出於軀殼而有待於收其放也是故心也仁義禮  
智也喜怒哀樂也一也吾所謂收放心者亦總言  
之也收其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放者亦分言之  
也一也

劍溪草堂解

將鏤鄒之爲寶雜見於傳志百家之書而著於  
晉豐城延平津之事然其爲物不常有其埋沒歷  
數十百年僅一顯而又化去以復於晦豈物之寶  
者理固宜然耶抑顯晦有時雖寶如干將鏤鄒不  
能遠也方斗牛間紫氣之見人蓋莫知其爲寶劍  
之精獨張華氏疑之又得雷煥氏決之而雙函始  
出以顯於世然則干將鏤鄒雖寶苟不遇二君吾  
知其晦焉止矣若是乎遇之重也夫延平津之化

去距豐城始發之時無幾也顯之難而復晦之處  
非地誠愛其寶則史氏之言不可信吾於是竊有  
感焉古今稱張華氏博物洽聞雷煥氏妙達緯象  
二君沒而干將鑛鄒化其或者始以二君顯後以  
非所托而遽晦歟夫苟以有人顯以非所托而晦  
雖微紫氣之祥化龍之異信干將鑛鄒之爲寶矣  
諫議舜祥鄭君家庭平津之上扁其居曰劍溪草  
堂君才行寶於天下而一時所遇多銛鉛刀者君  
亦厚自寶不求售其事有相類焉今世無萃若煥  
氏不能知干將鑛鄒再顯之期然天下無干將鑛  
鄒不害於治而一日無賢人君子即漸亂以入於  
亡審如有欲求寶焉而寶之者其必於干將鑛  
鄒也夫其不於干將鑛鄒也夫吾重有感於斯堂

書徐鎮之卷後

鎮之之將歸也得文於吾師水南先生得詩於同  
門諸君子嚴毅而訓厚重而則先生之爲文也道  
存焉思而不過憂而不傷諸君子之爲詩也義存  
焉大教以道立者也仁以義輔者也道以綱之義

以紀之持是歸於其廬日誦而夜思及身而益懋  
信所得於沈氏之門者富矣鎮之其實諸  
書

復歐南野太史

承以文錄賜教并示致知之義央迷途而道之康  
莊啟聾瞶而畀之聞見感激感激但所謂仁義禮  
智渾然全具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即發鄙  
意竊謂此是良知本體其在初學却須就良知一  
線未泯之明操存充擴如所謂達不忍達不爲之  
類又就不忍不爲之中去其內交要譽與念使私  
欲自銷本體日復則其妙用自然充周不窮無待  
勉強此恐非一蹴能至但須識得此意以爲射者  
之的行者之家必求赴之久久方得純熟不識此  
却於理能不礙否只如此用功內外表重能合一  
不甚少役志於富貴三年而知其無益始刻志於  
文詞異可不朽今又四年始覺文詞之與富貴均  
爲外物欲求吾心所固有者以爲終身受用之地  
而已虛度歲時駸駸三十所謂半路出家用力宜

倍今此志雖不敢懈而工夫扞格意見乖違之處  
非吾兄誰則肯見教者願不惜盡言也

復陸石溪憲副

前日辱手教未及裁謝茲又領教翰欲其為正學  
書院之行以成端俗正物之化過承獎與豈其所  
任世之學者趨附功利遺棄身心為文日工去道  
日甚茲獎也豈惟高明憂之其亦憫而思救之歟  
矣願以為端俗必先端本正物必先正身如其者  
謂不甘心流俗有志於端且正焉則可謂已端已

正而可以端俗之未端正物之未正豈惟其自知  
不能雖執事過信溺愛亦知其然矣而可冒而為  
之上以負樸溪老先生之意下以孤閩多士之望  
乎且今之俗誠未端物誠未正然有識者猶庶幾  
有人焉端且正之也如以其之淺薄冒而為之及  
教無所成彼碌碌之徒將遂不計為之者之非其  
人以為俗必不可端物必不可正而吾儒端本正  
身之學舉為虛談是其為正學行反以滋學之病  
而樸溪老先生拳拳作興之意適以絕有識者庶

幾之望也其尚可冒爲之乎凡人之言以無爲有者不足道惟有若無者乃謂之謙而其無爲無者直可謂之實說其今謂不敢當任蓋道其實非以爲謙執事方謂其能端俗正物必不至不信其斯言之爲實伏與稷溪老先生再加詳議務在得人以成盛舉非直閩多士之幸惟其之幸莫有大焉于冒尊嚴無任惶懼萬惟照亮至感

復潘樸溪提學

姚生至伏領教翰學之不明久矣乃今得大君子毅然思闡揚之所以嘉惠後學左右斯文甚大其敢不拜賜但欲以講學之任遂委之於其則其自揣不敢奉命蓋成已成物雖吾人實學然必已既有成斯可成物若其所病正在未能成已夫已未能成而遽欲成物將何以爲成之之具如已未能成而妄謂有成則是自欺語人曰已成則是欺人執事固將教斯世以實學也而容以自欺欺人者爲之則乎執事此舉必得其人斯可有益其竊爲執事謀欲得人於師帥則莫若石溪老先生欲得

人於鄉士夫則莫若前太守黃 前御史朱 高

即中林 欲得人於諸生之中則莫若林

執事誠禮而致之某雖不敏敢不率先延士承  
教門下如必責某冒爲之是執事不欲爲多士得  
師而不肯自成此盛舉也其實不敢且重爲執事  
惜凡某之言皆出誠悃非爲遜避姚生所知執事  
尚垂亮焉干冒尊嚴無任惶懼伏惟宥罪至感

寄游行簡進士

延平科第寂寥久矣得執事振起之豈惟鄉邦之  
幸實有司者之光也喜甚慰甚其奔走宦途十年  
每見士夫以不舉進士爲歎試叩之皆言人之待  
之猶夫人也有蘊而不得施也及究其自待則亦  
未見其能不猶夫人也未見其果有蘊也然則未  
可專以咎人也今執事舉進士矣人之待執事異  
於人矣蘊也可以施矣其所自待者又容可薄而  
施之者又容可無其具耶執事平日純靜端謹此  
其素蘊已自過人如其之意竊以爲君子於道有  
一毫體之未實皆爲所蘊未富有一言一行不如

一古昔聖賢皆爲自待之薄願執事更充之使人曰  
延平復有士如文靖文質者則所以爲鄉邦之幸  
一有司之光益又大也其妄恃於執事有一日之雅  
又見執事之謙虛樂善故輒布其區區如此萬惟  
不罪時下初暑動履自愛充祝

寄歐南野太史

丙辱雲翰受教良多某近日與朋友講論正竊見  
得誠之一字於學極有力今人做不到聖賢地位  
千病百痛俱自不誠致之是故謂誠者天之道誠

之者人之道只一念之發不能存誠良知便從此  
失去况望其能致也承諭及鄙心益用自信甚幸  
甚幸此間朋友某每與論說頗亦謂然但未能遽  
脫去舉業今亦姑就舉業中教之以聖賢明訓實  
體諸已由良知一線未泯之明致之以復其全俟  
久久或當有成耳思說年兄去歲曾勞簡寄茲賤  
體偶不快未及答相見爲一謝之文錄專候德弘  
兄寄來入刻久不見到遂併向在吾兄處所得二  
冊亦未果梓傳倘德弘兄編輯尚未有緒就望見



示庶得先梓此二冊也王生行力疾附問工  
生資性頗溫雅但於爲學未見其甚勇決此實某  
感導開發未盡其方不可專以責人所望吾兄振  
作成就之也天氣漸暄道體若時自愛

寄程松溪太史

去歲辱手教又時時從東崖侍御得承起居甚慰  
某幸於吾兄處聞致知之方迄今兩年雖猶未有  
所得然覺隨事隨時有實用力處不落空虛不假  
外索而向來學術未有若此之真切簡易者也吾  
兄之賜何敢忘何敢忘近日更有新得否有之願  
不惜見示王生行敬此布悃王生頗有志於  
學嘗從其遊然而淺薄不能有所開發也吾兄俯  
爲成就之何如病中不一

與子明弟

得書審老母康健及聞吾弟進脩之詳甚慰然君  
子之爲孝就養無方其爲學亦深造不已願吾弟  
勉之卓然成箇大儒也寄到文字此中有小冗僅  
閱得數篇中間以愚見竄易數字不知果是否吾

第再細求之區區少年偷惰學行無成近始追悔  
求抵上達而沈酣之餘未易得醒靜思友觀不任  
悚懼諸凡過失望吾弟不惜盡言蓋親愛莫如兄  
弟吾弟又聰敏知理道者吾弟不言則無爲予言  
者矣傳習錄文錄須時讀一過大凡做箇好人自  
是職分不必要與人同亦不必怕人非笑中流砥  
柱視木梗之隨波者何如雷意雷意

寄劉平嵩都諫

劔浦之會受教實多爲別匆匆喜不勝恨也講學  
之行過承獎與但某友求諸已真自見淺薄無足  
爲多士開明遂堅辭避茲樸溪已檄張教授

輩往任其事矣凡天下未平治雖若在位君子之  
責然其病痛乃在平居講學不正不精聰明才識  
一向就功利詞章浪用浪費爲力滋苦爲蔽滋甚  
竟使所建立一無足觀執事素養端毅靜密望進  
常士之有志者與共講究爲天下啓太平之基也  
母靳母靳某業師沈先生雅慕執事欲一接道範  
敬此先容阻隔不任馳情幸惟自愛

復沈雲川

不相聞頗久勿辱手教感慰可知授徒一節實古  
聖賢養蒙成物之事所係甚重止緣世俗視爲糊  
口之圖故其爲教亦遂止於功名富貴詞章口耳  
而於古昔聖賢所以立教之本不復觀察弊流滋  
久世道日衰可爲流涕吾兄素有志願深思之凡  
教人子弟不可只如前所云也吳處義塾其事甚  
善詩不足以揄揚之又區區之意欲因一及教子  
弟之法當爲作記奉去也大南先生行先此裁復  
幸惟昭亮

途中寄答從遊諸生

不肖辱諸君相與三年本無意末可以補助高明  
過承諸君推許聽信久而彌篤至於臨岐之別脉  
脉不歡越疆之送戀戀不舍此尤近時交遊所無  
者不肖何以當也何以當也今不肖蹤迹跡跡漸與  
諸君相遠然此心未嘗頃刻不在諸君左右想諸  
君相知之深亦復同此但不肖之意竊願諸君力  
於爲學不以小得自滿不以難成自怠使延平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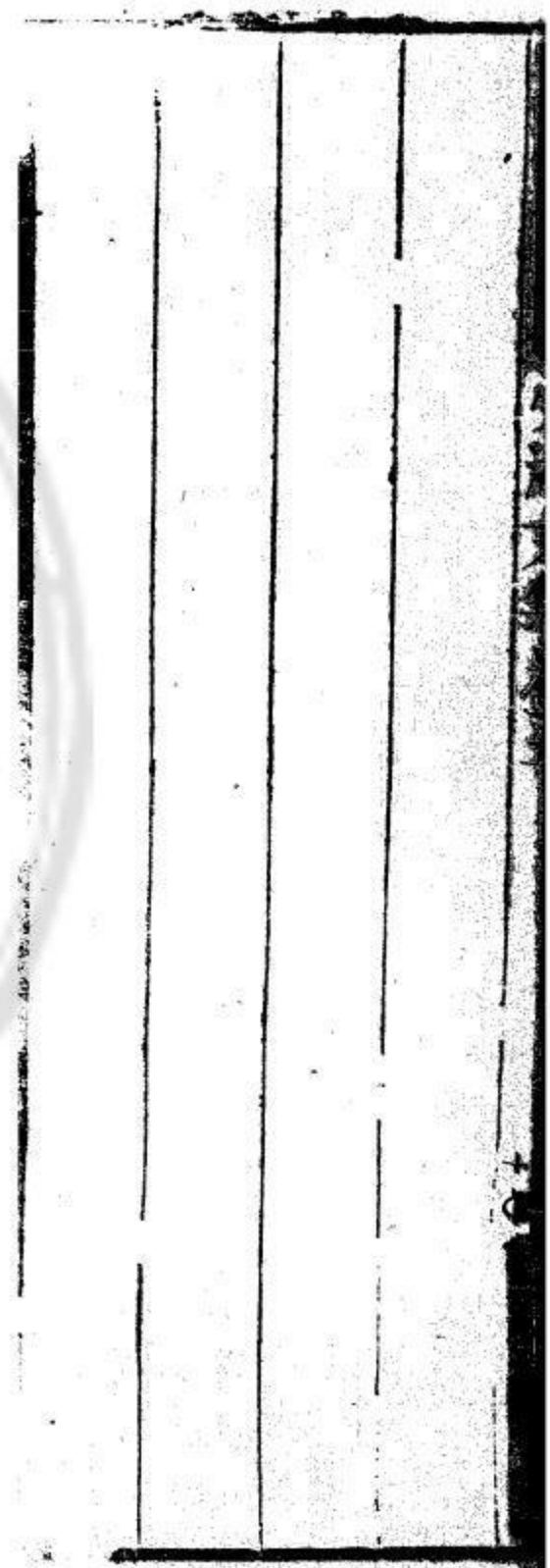
有人如文靖文質二先生者出乎其間而不肖得藉以爲榮寵則諸君之惠甚厚甚大若其徒知存念而忘自勗則後之議者將謂不肖之交諸君以私不以道諸君之念不肖以情不以義此不獨不肖所深懼亦諸君所不願有也諸君其尚亮之其尚亮之千里之懷懇欵惟此北風有便無忘惠音餘不備

答延諸父老

區區處此二歲無一善政可以及民過承諸父老相待若此甚感甚愧無以爲報獨願諸父老上守朝廷法度下教訓子孫使此邦常不失文獻之舊則區區所藉以爲榮寵實多惟諸父老留意留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六

○語錄

示劉生應鳳

凡爲人父須是能教子以善乃謂之慈爲子須是能繼父之善乃謂之孝故父不可以已之時命不遇就謂善不必教子子不可以父偶不遇遂自懈其爲善之心如范滂所云猶是無定見之說不足誦也

今人讀書求遽孰是正強記是助丟了不讀是忘

若着着實實循序讀將去此所謂有事既有事即正助忘之病合下俱無矣故養氣之功只必有事一句已道盡余聞之陽明先生云

程子吟風弄月與曾點之浴沂詠歸不同程子裏面工夫實曾點空踈程子是仁者事身有之者也曾點是智者事能見得者也程子其顏氏箏瓢琴瑟之倫乎

### 示蕭生俊

太平之時直是難得蓋太平之時百凡爲善都容易若遇亂世便有無限費力難處底事出來吾輩生在今日可謂大幸不可不淬勵爲善致負太平也

人皆好樂而惡憂然却於所以坦蕩蕩處不肯着力於所以常戚戚處又其爲之此乃是好憂惡樂耳

予嘗勸蕭生赴書院講學生云俊父老須俊侍養即此是學予歎美而許之但未審生所以侍養者是如何果能合得道真箇別無學得不然即併此

文成虛言耳勉之

所謂世家者非謂能世產業乃謂能世禮義之教且人未有禮義不脩而能保其產業者乃知不務世禮義之教而懸空欲世產業以求稱世家亦不可得也

親親仁民愛物是天理自然非聖人強爲之差等只如人身雖無尺寸之膚不愛然却於頭目腹心重於手足皮毛爪齒漸漸輕遇有患難却濡手足焦毛髮以衛腹心頭目故此是自然之理然又不可因此就說人原不愛手足毛髮故親親仁民愛物總言之又只是一箇仁愛也

示楊生頌

學已見頭腦即此勇猛求進以卒前功孔子爲山章孟子掘井章開示極懇切不可不服膺也

人須自做得主起方不爲物所奪今人富便驕貧便諂者只爲己私未除自做主不起故被奪去耳讀書須切已體認纔曉得聖賢之言都是道我心上市句句是實不然鮮不以爲彼立教姑云然矣



程子云既思即是已發故戒謹恐懼人都說靜  
不知此乃是動也知此則知所用力矣

### 示施生明

凡人富貴貧賤皆有命在所以說富貴在天又說  
行止非人能為吾輩今日只該在自家身上着力  
其餘都只聽其自至不可妄求求得時且論失已  
不失已其實原是命裡合有非別有轉移造化之  
術求不得時却徒為失已也

學者尋常都解說為已為人然未有能真見破者  
今且看世人求名求位費盡自家心力却只成就  
得箇傍人好聽好看至於君子樂則行之憂則違  
之遯世不見是而無悶雖不得市童誇羨自家却  
受用了許多安樂此是誰為已誰為人也

或問朱陸之學其應曰君且勿求識陸象山先認  
取箇真朱子朱子之學何嘗不尊德性今且道朱  
子著下許多書那一句是教人詞章功利尋常又  
說朱子在道問學上多陸子在尊德性上多不知  
尊德性之功何處可少却此子而問學多處又是

問學箇甚底也

爲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又如要睡時一立起此志便自不睡放倒下去便自睡着此非有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既立纔可加培溉百凡問學都是培溉底事若根不立即培溉無施處耳

示立生舉

凡爲善畏人非咲而止者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非咲直至冒刑辟爲之此其故何哉只爲於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爲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也所謂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是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却一舉念便是放也

人心虛靈應感無端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如稿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已上着力說着克已該多少工夫在而世儒乃欲深居

默坐自謂主靜乎

吾輩爲善不可以年少自怠亦不可以年長自棄道無終窮進得一步又有前向一步在豈容怠得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做得一分善統與禽獸遠得一分又豈容自棄也

示余生喬

近讀龜山先生書銘云含其英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只此十二字說盡讀書之法蓋龜山親受學程門未有後來訓詁支離之習故其言精確如此在吾輩所當深體也

易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緣知世間顧息毀譽隨俗習非而以詞章之工名位之盛爲大過人者其亦異乎易所稱矣

天下無可安逸底人如農工小技都是早夜孜孜以成其業吾輩學聖人之道任重道遠却欲以安逸爲之豈能成就且自己以苟圖安逸之身而食粟於不敢安逸之農者用於不敢安逸之工豈不負愧罪於彼甚也

示羅生鍾

程子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今人乃或見些小財利便不顧廉節求之已謂不知類間又有因求利得害者則益可悲矣

凡學貴在擴充今人見上官甚敬雖匍匐泥雨中不以為辱及事父兄却反有怠惰不甘之意此最不能擴充之大者也

讀書若切已體認便見聖賢之言都是實事只替我說得不然如紙上看花皆虛文也既是虛文讀之亦有何益

予近嘗以驕惰二字戒學者黎學諭見之云驕惰雖是通患夙情却由驕而生此語尤中人隱病不可不加意克治也

示楊生濬

草木至微然猶日有滋長至吾人學問却當只如此甚者反加荒落此乃草木之不如也

既做秀才便須專力問學不得又務治產今人所以汲汲治產者只為要求富不知富自有命非舍

問學而務治產所能求也

示黃生南金

說約之約約禮之約即是一貫觀曾子所以得聞一貫者平日工夫是如何便可知所謂博學詳說與所謂學文者矣

爲善自是本分事與穿衣喫飯一般饑飽寒暖自知自受若饑寒時須求溫飽不必要人商量扶助到溫飽後却隨人咲議我饑寒也

人生資質最難得好然資質遲鈍者學多向內穎敏者却多向外觀曾子子貢可知近來經生一種剽竊之習此尤向外之可恥者慎勿爲也

凡學不進都是有箇病根在至如驕惰兩件又是學者通病此須是克去方有進益不然雖日親書冊對明師良友只是閒事

示林生應芳

多學而識與博學詳說不同病痛只在一識字上故吾輩讀書須有講明踐履之功乃可以說約若只務記誦無益也

顏子之學全在心上用功所以到得三月不違仁地步子貢却只以聞一知十推遜之此豈獨不能爲顏子併顏子亦未識得故孔子斷以爲不如也天下無不可爲底事只患人不以實心爲之且如一章書草草看過全不能通着實去看却便通得此非書義不淺不深也至誠可貫金石孚豚魚人事乃不可濟乎

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此猶是大段說若論其極一涉爲人合下便已不是儒不是學矣戒之戒之

示楊生清

楊生舍傍有淫祠一區鄉人極崇信獨生替予毀之甚力即此一事知生於邪正之間有定見矣更從此進學於凡名實義利所見皆如此定不患不遇人也

楊生題其楹間云家吾事國吾事天下吾事此意儘好然中間須有精實工夫始得其本只在脩身能脩得身即家國天下事一了百了初非別有說

也觀中庸至誠盡性章可知

爲學已見頭腦便須從此勇猛求進孟子所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者也若因循頹惰使泉堙火滅却可惜此燃達之機耳予往歲不知學得歐南野同年爲予解學字明白始日從事身心之功人生信不可無友然得友而不能聽信則又與無一耳

### 示蔡生明

作文未便害道且看所以作文之心是如何若只欲講明道義有何不好惟是欲借此以求富貴筆下說義心裡却懷着利如近時行劫者挾刀劍而襲衣冠以求入門此却害道大耳

萬物皆備於我故子夏篤信聖人猶不如曾子友求諸已况所信非聖人者乎區區願諸君且不必跟着人問東問西只自家着實地反求也

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又到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苟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

克己二字此醒酒方也

讀書須要自家有受用且如讀不憂不懼章便真箇能不憂懼讀不愧不怍章便真箇能無愧怍此乃是受用處其要只在慎獨不然如丐兒談陶朱之藏非不好聽自家却只是饑寒也

示吳生浩

塲師之種樹欲其開好花結好實不於花實上致求而但就本根加培加灌此非故不求諸花實也只緣花實上無可着力培灌得本根即花實自繁

碩耳今人爲學不務治心而懸空求文詞之善事業之隆此豈不爲塲師笑乎

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但就其見處言則謂之知就其踐履處言則謂之行耳近有人以知配天屬氣行配地屬質分而爲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而凡地之土載而不陷發生而不窮者皆是氣之所爲也

示吳生必學



言必信行必果士守身之常法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大人盛德之能事孔子所謂小人蓋承硜硜言之非貶必信必果以爲小也學者須識此意纔能自守與市井之人別

存心是主意養性是工夫存心猶諺云保守身命養性猶諺云勿斲喪精神今除却勿斲喪精神即不復有保守身命之事故存心養性不可分而爲二也

明善之明即明明德之明擇善固執乃其工夫擇善者所以致精固執者所以守一故虞廷孔氏其教一也

明善之善即止至善之善善即德也以其居靈不昧而言則曰明德以其純粹精而言則曰至善能止之則明矣孔子稱爲仁者明明德之謂復禮者止至善之謂克己者明明德工夫也

### 示張生體中

人聰明而不學漸漸便成昏愚譬如一把快刀若不常加磨礪而但用之割割未有不漸鈍漸缺者

韓子云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以韓子之資猶惕勵如此况聰明原不及渠萬萬而可不務學乎

作文務奇恠甚害道蓋道本只是一箇中庸今却要說得奇恠須是將道改名換目如性本善須說做惡又說做善惡混又說做三品纔能奇恠得如此豈不害道甚也

示吳生詔

今人割左手肉貼在右手必不相粘皆吾肉也尚不得用况欲以他人口頭說話移在自家身上得受用耶吾輩讀書誠不可無反躬實踐之力矣以酒漬面面不為紅飲酒入腹面却發赤故讀書非有得於中而欲英華發外與既有所得而欲禁使弗童者皆不可得矣

學須是自家用功他人預力不得離婁不能代盲者視師曠不能代聾者聽雖有聖人固不能代自暴自棄者進學也

示游生文信

孔子言默而識之又言學之不講是吾憂語若不  
同而事則一蓋默識是主本講學是工夫今人親  
師友觀書冊等是講學事然非於心上切實體會  
而泛然從事口耳必不能有得便得亦不能不忘  
故孔子直指用工主本處言之非欲其兀然高坐  
以求冥契也

道一也統言其無不該無不貫則曰極於至大天  
下莫能載一一指其該貫之所在則曰入於至小  
天下莫能破惟莫能載故無可破之際惟莫能破  
故無可載之形而或者分大小爲二物則言大鮮  
不流於空言小鮮不滯於迹矣

示鄔生軒

初學最不可耻從師韓子云師之不從則惑終不  
解今有兩人焉一開明一迷惑不知孰可貴孰可  
耻乎而顧耻一時北面之禮以蒙終身之惑也  
爲學先要能改過如平時放蕩便須改就拘檢平  
時怠惰便須改就勤勵過既能改乃能進善譬如  
人身先去疾病纔長得精神不然雖有肥其裘帛

之奉終無救羸瘠也

### 示王生興

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許多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物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在上在下也

天下原無不好底事只是人自做教不好出來且如有司因百姓淳厚便恣行敗軌致其訟愆此却是將好風俗做教澆薄百姓因有司寬平便恣行犯法使其生忿疾之心此却是將好官府做教苛暴故凡行有不得只該自咎不可咎人也

### 示鄭生綱

古禮久亡世俗見人習禮反以爲笑其習禮者亦因被笑輒棄所爲笑者固是無知若棄去者亦豈爲見得人無禮則安無禮則危譬如喫飯則飽不喫則餓設有人擔柴運水去做飯喫因人笑以爲勞遂棄不爲可謂有見乎

小學大學只是一理但小學以教於童穉之時言

大學以教於成人之後言其工夫有生熟而實則一件事其造請有淺深而實則一條路猶今舉人監生教於國子秀才教於儒學童生教於鄉塾其地不同其人不同而同一四書五經也程子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又曰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此語當細玩

示廖生如嵩

人心苟不為利欲所蔽則天理完且隨處發見父子親君臣義夫婦長幼朋友別序信矣故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又曰克己復禮為仁非能以彼物脩此物也

聖道高妙何處下手博又約禮乃實下手處故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世儒求其義而不得強加先後於博約之間於是孔顏教學之旨處廷精一之傳俱晦矣

示官生鳳

自張公藝以百忍對高宗世遂謂睦族之道無如

忍者然不務杜仇嫌之萌而徒事含忍又忍到忍  
不去處必爭而離故須是兄弟長幼以禮義相先  
不相侵侮不相欺慢家庭之間雍雍肅肅無事可  
忍乃能久得易曰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子今  
兄弟同居不可不知此也

示張生翔

程子以好書札為玩物喪志然又於作字時甚敬  
以為即此是學合二語觀之可見古人以書數之  
屬教人固非徒藝事而已也

示劉生文昂

常見朋友欲却病者求醫藥習脩鍊費盡心力卒  
無所補不知聖賢原自傳得有箇妙方孟子所謂  
寡慾是也凡人疾病那一件不由縱慾得來若能  
寡慾病豈有不去易頤卦之義亦如此

示童生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正是渠不違仁處亦是渠未  
達一間處蓋在聖人渾然天理自無怒可遷無過  
可貳矣其在學者却須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然後

可到顏子地位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怒也過也  
乃所謂已也

示黃生應春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一理但因入高下爲教故時  
有不同只如爲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已道盡  
其他告仲弓告樊遲都是非禮勿動事告司馬牛  
是非禮勿言事顏子天資高功夫到故語其全餘  
子不及顏子故特舉其病之尤急處一件告是非  
有異也

示郭生奇逢

近有士夫言爲學只須着實踐行更不必談說性  
命道德此語良足惑學空言之弊但學須有所見乃  
能行得如登萬仞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  
處非可瞑目求前也孔子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  
法地曾謂知可偏廢乎

示朱生曰恭

古今天下只有一箇學尊德性是也而世或以詞  
章訓詁並而言之又或以刑名功利雜而言之學

之本旨至是不明極矣可慨也夫

示王生汎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所謂仁義乃赤子之心也所謂居仁由義乃不失赤子之心也大人之爲大人如是而已不須更有增益如必待有增益而後可以爲大人則無乃仁義之外有餘理乎

示張生志忠

人只是一箇心心只是一箇理但對父則曰孝對君則曰忠其用殊耳故學莫先治心苟能治心則所謂忠孝時措而宜矣世儒乃欲外心而求諸儀文節目之間宜其所以爲忠與孝者不能盡歟

示萬生金

作文當以理爲主理到則詞自工近時學者乃欲舍理而專務工其詞如此苟有以天爲博厚地爲高明而詞工焉者亦可以爲訓矣六經語孟莊列之文種種且在今且道孰爲聖人之言孰爲叛道之言乎知此當知所以作文也



示賴生文理

人之常言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然謂之蹊徑則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遠迷之愈深或至於榛莽荆棘之間而漸入於窮山空谷之內去國遠矣况能有至乎故學須要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

示李生瀾

學問須日有進益若無進益只是自家工夫不到譬之禾稼無有不耕自獲之理今自家不曾着實用功而懸空望學問進益是其智及老農之不如也

示朱生華宗

大學以好善惡惡之誠爲自欺故學者爲善乃是自求受用與穿衣求煖喫飯求飽一般今或以年長自怠則何不聞以年長而遂却衣絕食乎知養口體而不知養心不可不深戒也

示楊生瓊

孔子三十而立此時聖人德業皆已完具特守而

未化耳至四十以後都是化底事凡事理當然者  
可以言行其所以然處只好說知故曰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非立後纔有知也

### 示楊生厚

孟子進銳退速之說蓋爲助長者言之若能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則其驟進乃是本等豈得有速退  
之患近見學者便於因循徃徃借此以自文飾幾  
於侮聖言矣

### 示林生廷試

子夏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正以明仕學只  
是一理優猶優於天下之優仕之優處乃是學處  
蓋施之當者本其積之厚也學之優處乃是仕處  
蓋積之厚者所以施之當也學是體仕是用觀仕  
可以知學觀學可以知仕非有二物也

### 錄程子語示翟生綱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性字不可一槩看生之  
謂性正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  
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

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示陳生廷器

大學絜矩只是一箇仁心蓋仁則於人無不愛上下前後左右皆欲使不失所故能推已及之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學者須豫養此心始得

示張生仕鶴彥禎彥初

讀書須趁三十歲以前用功若過三十便精神漸減人事漸多不能大有進益記所謂過時而學則勞苦難成者也古之時天地之氣甚厚人生資稟何等聰明猶慮過時如此况在吾輩乎况在吾輩乎

示謝生衷

人心惟至虛故至靈若着一物便窒而不能應只如好善惡惡本當至誠然一留滯胷中便是有所忿懣好樂有所親愛賤惡而辟故須是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乃能為正心孟子謂存心亦只存此本

體而已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六畢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七

○詩

寄北村

別來渾漫爾瞻眺獨躊躇  
有夢依雲樹無緣問起  
居殘燈清夜裏啼鳥好  
春初聽徹甘棠頌潛然淚  
滿裾

賀知章故宅

汶水孤帆遠任城四望開  
風流賀監宅寥落李仙  
臺樹色含秋瘦泉聲帶  
雨回金龜復何在慷慨有



餘哀

題張茂思山亭

白日林居靜清風小院偏  
鳥啼涼影外花落舞觴前  
古洞憑神鑿懸崖入畫傳  
夜深餘興在乘月倚山巔

夜聞吹簫

風急鴈飛高星寒夜動搖  
亂山千里月獨客一聲簫  
別淚懷鄉國私心憶

聖朝鬢華易零落何日更聞韶

夜行安山道中

木落山蕭蕭殘燈照寂寥  
病驚時日暮愁厭客途遙  
急澗聽逾響荒村語不囂  
月明如有意深夜伴歸橈

彭城時黃河水溢壞民廬舍風景比上時  
頓異

客思經春盡孤舟此復來  
川原迷舊跡鼓吹發新哀  
白日波間見黃河樹抄回  
不堪風景別獨立重徘徊

瓜州風雨不克渡江

未遂歸來願空驚歲月奔布帆三日雨茅屋數家  
村山氣遙連海江聲近在門無緣得飛渡東望欲  
消魂

送顧起元甥壻之京

病中秋送客况復是殘年雨雪三更夢江湖萬里  
船天垂龍塞沒星接鳳城懸到得燕山路應書數  
字傳

得雨上何郡伯

救旱憂勤切終朝雨澤滋誰云天道遠頗覺化工  
移異績真堪紀神功自不知傳霖還有賴慰此萬  
邦思

贈朱繼筠

石逕綠江渚秋筠帶草堂人傳王子癖居似武公  
鄉已識清陰遍還看奕葉光此君吾亦好何日共  
徜徉

邠南朱氏自瞻綠竹居以來夙有令望至繼  
筠君能世守之君之子鳳如學於吾師水南

先生年少善屬文予意其宗之益振也賦此  
贈之

贈別吳生 生休寧人能詩喜施予

閱客歲年暮憐君湖海英詩多生草句家有散金  
名日落黃龍浦風尚白鶴城悲秋無送別尊酒若  
為情

同劉鎮江登甘露寺

翠嶺鬱蕭森澄江鎖貝林潮聲過灘急帆影逐雲  
沉閣迥煙霞入城危雨露深所希吾道泰尊酒日

登臨

清河見月

明月生東海有懷湖上田天應其南北地已隔山  
川骨肉書直斷豐凶歲異傳時有傳吳下被水者不眠聽風  
浪雙淚落燈前

沛徐道中

白日下平原蒼茫野色昏水深孤嶂沒土瘠數家  
存兩意衝寒急風聲入樹喧夢魂不知險夜夜到

鄉園



送王國完東歸

春色千門柳歸航兩月途歲更鄉夢切客去草堂  
孤會合期猶阻翻飛意不無鴉湖煩問訊松菊恐  
荒蕪

上元夜對月憶去歲於西湖張燈賦詩頓  
隔一年有作

燈火西●明月春風又一年  
瞻精虛易老鬼魄自重  
圓影入高齋獨光流故國  
偏行吟無限意遙藉素  
娥傳

送張行之念憲兵備陝西二首

粉署聲名早干城簡命殊風雲開絕足日月仰高  
衢古塞旌旗合重關堡堞紆共傳新范老風采動  
邊隅

又

聞道關河戍連年戰未休寂寥經國淚浩蕩及春  
愁神武今無敵才名爾實優  
祗應千羽舞坐看百  
蠻柔

夏日吳侍御邀遊通惠河二首

頗憶三江遠乘流意若何水深秋氣入竹密雨聲  
多孰果當尊落鷺禽拂掉過柳陰催繫纜歌枕聽  
漁歌

又

落日舟仍泛微風坐不辭樹迴雲影沒花度夕陰  
移野興幽人得清遊醉夢疑祗應驄馬客爲卜後  
來期

送張子器上舍歸江西

爲別何草草相逢良苦遲酒深盃重把語密坐頻

移詞賦題橋手風流絕世姿南州倘相憶爲寄碧  
山詩

西庄

問訊高人第城西庄更幽竹深秋靄合花重夕陰  
留澗水斜通泖雲峰曲抱樓不知塵世外何處有  
丹丘

題竹泉卷

高人有新卜近竹細泉分曲逕延秋入寒流雜雨  
聞過橋尋伏脉移榻攬停雲羨爾幽棲地慙羈鷄

鷺群

雨中褚芝泉過訪

一雨竟十日憐君來主驄坐深秋夜短話久客愁  
空簡略供蒲筍飄零任雪鴻自今情好客莫愛數  
過從

中秋對月

對月寡相恤停盃深抱愁人間別有夜天上本無  
秋慚促年華暮虛瞻霽色流唱湖何日去吟笑逐  
沙鷗

中秋對酒

虛簷寒露集對酒迥添愁簾捲爭延月杯乾半失  
秋擇枝鳥未下應節火頻流世事無端甚真懷海  
上鷗

小至夜贈芝泉時被謫

至日明朝是寒宵此最長遣愁聊笑語筭別重徬  
徨劍影燈前獨歌聲酒後狂百年青眼客念爾未  
能忘

吳木田沈鳳峰唐黃洲過訪贈一首

歲暮勞相訪，凄然感昔遊。乾坤共漂泊，時序幾淹留。  
南北書休斷，田廬計早求。囑君吾止此，大白且須浮。

右贈吳

罪廢人幾絕，風塵子獨來。意親千里近，坐久百懷開。  
未厭彈齊瑟，頻傷倚郭臺。多言吾豈敢，欲侑掌中盃。

右贈沈

有美蘭臺客，携尊兩度過。迹疑閒處數，情似別來多。  
不寢聽高論，忘形發浩歌。世途方冷暖，念子欲如何。

右贈唐

芝泉送余抵灣，用小至夜韻爲贈。

歲月天涯暮，雲山客路長。每因情繾綣，倍覺別徬徨。  
彈拙慙新調，歌哀失故狂。音書藉相慰，莫遣暫時忘。

廣信阻雨有懷子明弟

山國夏多雨，冥冥氣不分。石田寒貯水，松徑濕蒸

雲洒密愁仍見聲微醒故聞西堂何處所知共惜  
離群

分水關

峻嶺開閩服重關限楚氛星隨分野異地漸燠涼  
均人語聽難辨山名得未聞所嗟南逝水不似白  
歸雲

望閩中諸山

閩山望不極渺渺接蒼蒼  
宜金焦谷陰晴變峰巒日月  
停出雲期未遠過雨色終青  
最是悲牽役登臨思

稍醒

夜贈張太室同年還朝一首  
太室時校文

閩中

竹冷霜初合山高月欲留  
憑軒一以望秋色未勝  
愁渺渺雲間鵠飄飄水上鷗  
相違直容易何日更  
同遊

又

相會亦草草君能幾日留  
未嗟行道遠直辭別時  
愁落月孤山狹微風散水鷗  
所祈太室夢時作劍

津遊

何郡伯徒步禱雨十步輒拜聞諸父老不見此舉久矣賦詩誌之

朱夏苦亢旱秋來仍未休亦知財賦地深繫老成  
憂奔走渾忘倦饗飧不自謀戴星頻下拜辨物迫  
添愁政豈焚巫似心應救渴侔此生有賢守孤病  
亦何求

梁王傳

麟出不瑞魯孔袂徒潛然所貴在知遇豈必佞與  
賢賈生既出傳四載不見宣前席動清問徘徊竟  
南遷阿閣三重階斥鷃巢其巔慟哭猶可言天人  
長棄棺

懷母

辭家遠行邁園林變青蒼淇水西北流鴻鴈東南  
翔月出見斗牛客子懷故鄉故鄉不可即獨立重  
徬徨常恐衣帶緩高堂倚惆悵願言加殮飯相思  
裂中腸相思夫如何南山可耕桑

懷南州兄子謨子明弟

泛舟清源渚長望萬里途四鳥各異棲哀哀中夜  
呼一鳥毛羽衰下有黃口雛二鳥翼未齊俛身愧  
鵬圖長風振林薄無乃寒侵膚眷眷懷故巢使我  
心煩紆安得爲此翼飛鳴與之俱

### 千金賜

漂母昔進食慷慨不願酬淮陰千金賜高誼激顏  
流悲哉一失職怏怏生異謀望報苦太深骸骨委  
道周隆準多忌猜國士諒所仇一飯有厚直高勲  
旣荒仁感彼君臣間掩卷悵悠悠

### 懷友

亭亭孤飛雲來自東海隅指雲問其下無乃吳三  
都我友各散處握瑾懷明珠道遠不可見慘慘百  
慮俱白日忽西墮迴光照通衢願言整六翮乘時  
展良圖

### 感興

韶武久不作鄭衛何靡靡東南有佳人皎皎冰玉  
姿被服爛紈綺富容理朱絲清聲協宮商志在旦  
與夔都人不解聽豈惜和者稀北堂黃金臺悲哉

路逶迤

晉陽請

謀國良獨艱貞固在所持竿瑟名自諧豈爲好者  
移晉陽保障功存趙實在茲流風被千古循吏有  
餘思如何一請問兩重無等差賢哉趙簡子不願  
爲繭絲

一都問

西望長安城連雲且關右一夫控其雄開門五國  
定云是天府國此語諒非苟秦皇昔定都志亦在

永久仁義垂不事漢人獵其有誰云子房智不若  
西河守

畫一歌

文終相高帝爲法若畫一誅夷遍高勛往往無事  
實元氣一斲喪叛亂紛四出平陽相惠帝守法能  
勿失除吏惡刻深細過專覆匿五年弘此心清靜  
以寧一蕭法定何如無乃襲秦律

示張生巨川

蟋蟀鳴前除白露沾我衣東園飛李花冉冉委芳



姿日月各異行會合諒有時功虧在一篲九仞安  
爾爲中夜耿不寐玄覽紆遐思渴飲白石乳饑殮  
青雲夢之至寶不自愛棄置通路衢悠悠荆山泣千  
載有餘悲

感興

烈風振黃塵長夜何颼颼浮雲東南來各有雨雪  
謀美人金玉姿瓊瓊倚高樓寶玦雙明珠欲致道  
阻脩嚴霜瘁百草荏苒歲已週寒暑互代謝日月  
無停輶至理諒斯存耿耿生自憂冥冥雙飛鴻可  
望不可求

懷室人

有美孤生蘭馨香蕤華滋采采携以歸佩以長相  
思南風吹客心別去匆匆若遺煙塵暗岐路欲見未  
有時喟然傷肺肝淚下交兩頤皇皇原隰花亦足  
適意爲涼飈易推謝久要諒非宜努力事高堂皓  
首以爲期

介福堂爲徐吏傳崦西題介福者取太安

人誥中語也

祭戟名公第簪纓積德門北堂多受祉西掖久承  
恩出入瞻佳氣逍遙奉壽尊地隣蓬島勝人荷玉  
音溫賜服金緋麗省筵笑語喧暮齡綿鶴筭餘慶  
及蘭孫天接鄉垣近春留洞府暄潘輿情不極萊  
舞若爲言

送木齋閣老致仕

旌蓋催晨發烟霞入望新寵因黃閣重心事碧山  
親司馬真辭位留侯早乞身繫維虛室寐瞻望渺  
參辰天節堅終始神功付隱淪鳳飛元快覩鴻舉  
定誰馴柳足龍泉雨花明羅壁春笑歌淹日月步  
履出風塵勲業清明範文章奕世珍高標振遐軌  
懷企獨傷神

吊淮陰侯有引

予泊淮陰覲漂母祠傷侯之功而生不獲善  
其終死不獲祀於鄉以爲侯不負漂母必不  
負高帝其與陳豨陰謀特一時刀筆之吏文  
致之詞非侯忠信所爲作詩哀之

忠信豈不美際會良獨難功高不峻賞乃有見疑

患盡哉淮陰侯功業多苦艱誰云龍準知甘心嬖  
諛頑遂令忠與信棄置不復言我觀千金贈慷慨  
一擲間托身全盛時恐爲豬布顏身死心亦晦吏  
文恣雕錐是非雜罪案千載誰能刪惜無一寸椽  
得與漂母存天命苟如此壯士徒悲歎

寄谷聶一川先生

烟波渺渺一舟行却筭遊程歲屢更踈懶若爲酌  
問訊浮沉猶自愧科名新詩浪擬張平子文賦休  
傳陸士衡正是春霖人望屬時京師久旱卧龍滄海可

無情

五塢山房爲盧師巨題

郊堂四面倚層峰曲磴迴巒路萬重吟搦夜涼邀  
月宿書函春暖倩雲封畫圖彷彿容旋馬蹤迹分  
明識卧龍我亦舊懷山水癖卜居何日定相從

除夕同李正之述懷

嗟跼十載壯心違脩綆無緣繫落暉聞道倍嗟茲  
會晚省愆真悔向來非孔顏授受無多訣舜跖中  
間有要機新歲自新新約在敢將衣馬戀輕肥

出京日作

閩山燕甸拂鞭分南北相看盡入雲萬里客身真  
擾擾十年國是浪云云朱顏暗逐風塵改清蹕時  
從醉夢聞流落此心終不悔迂踈獨恐負

明君

寄張水南

小窓深夜憶論文抗手雲泥事已分問訊枉煩青  
鳥使棲遲直繫白鷗群珠還道左誰將引劍合期  
賒只浪云兩地一燈知不寐哀歌未敢遣君聞

九日登高次余氏池亭韻

三年登高苦無侶此日浩歌雲水清歲華數去一  
笑足世事看來雙眼明黃花遲發謾索價好月驟  
出良多情呼童秣馬恐恣睡我醉欲傍中宵行

抵郡作

涓埃無補

聖明朝王署清華歲月叨省罪久知南竄晚感恩遙  
戴北辰高狂心子夜渾忘寐病骨炎陬不任勞畫  
虎幾時成彷彿狎鷗從此謝風濤

畫竹爲鄭劍溪都諫題

黃門種竹仍畫竹榻上庭中兩叢玉左披右攬意  
不盡徃徃開尊繼移燭我來歎息拜爲黃門言畫  
竹可留庭可斲畫中之竹夾兩石箇箇直立如木  
就繩矢就束山深石古節亦勁瘴雨頽風避不觸  
庭中之竹乃橫出一半欹斜半低曲娟娟但作兒  
女態狎侮烟雲媚晴旭請君亟斲去毋使畫竹辱  
吁嗟乎畫中之竹材美用不得庭中之竹材不足  
安得天公生竹如此畫上可以應伶倫之求下可

爲鳳宿鳳也無棲倫無遇嗚呼老淚空沾竹枝綠  
客至用清湖阻雨韻述懷

暑雨山齋此何夕金玉輝輝見佳客客行幾時度  
長泖爲數郵程三十日天炎道遠情實那小筵病  
酒開涓滴人生百歲何所須日飯三盂衣五尺我  
知不早自作孽孽沛空貽髮髭白山林廊廟兩遼  
阻舉足塗泥靡所適去年雪裡客見懷十紙烟雲  
寄芳墨今年我思正莫任忽漫相逢劍江側飲酣  
擊筑歌且舞更復因之動悲惻天時人事宿有常

邇也何爲渺難測我愁我病已骨立客亦支離少  
顏色俗眼昏憒肆無忌當向指朱呼作碧縱橫畛  
域各自好慟哭無由破阡陌成都君平卜入神我  
欲從之問長策天耶人耶會有定俟命脩身此其  
極尊中濁醪幸未空深夜無煩三歎息

用客至韻自勗

百歲人生等朝夕萬物乾坤皆旅客辛勤獨有名  
蹟存樹立應須惜時日我昨承恩侍玉宸擬向崇  
深效埃滴蹉跎八載糜廩稍僅養頑軀長六尺謀  
謨豈直慚臯夔詞藝實先輸甫白毒未捐遠作南劍  
遊萍梗風濤迷所適阨窮猶不深自懲厭畏文書  
苦繩墨黃堂日出丈五紅布被高眠竹窓側吁嗟  
少壯名無稱老大莫須空惻惻鼎常動業信難期  
學海津涯或可測堯文桀跡非性殊始也同形亦  
同色踐形濟惠各異心品類遂分白與碧不聞良  
田遭惰農轉眼蒿萊遍阡陌不聞駑馬趨長途抗  
武騏驎在鞭策丹書敬怠只兩言作聖工夫已該  
極念茲逝景矢自強法取天行常不息

壬辰九日感懷

鄉國京華各路長客中今日兩重陽登高未辦公  
餘屐却病聊開戒後觴蒲質細看真易老菊花頻  
嗅漫多香從知杜甫常愁思不是無才作孟狂

會講堂次韻

陽回寒谷草仍青雲散中天雨脚停真性自隨平  
且發庸居苦爲客私扃莫求聖學千年秘但養良  
心一寸靈到得文明應一笑蘄原知苦桂知馨

送何復所方伯赴湖藩

仙帆渺渺隔天涯一望秋風思不支閩渚有龍遺  
劍久楚山無鴈得書遲論心漫憶陳蕃榻揣分真  
慙鮑叔知已向仁園懷舊隱彈冠直恐負深期

送徐生應辰歸邵武

至理不外得多言漸支離傳神托穎素臨久訛益  
滋反觀識真我炳炳窮毫系所以君子學如愚乃  
吾師見聞非所珍何用傳取爲徐生富記覽蘊藻  
工文詞問道千里來嗟予瞽何知頗疑子心中萬  
物咸備茲舍已務求人無乃勞且痴木根但晦養

春葩吐芬奇請加凝斂功坐致哀明期吾言今已  
繁勉哉勿旁馳

送李南原邦伯

明月度河渚流光滿林間念此理朱絲境遠意自  
間上弦彈別鶴下弦奏高山山高不可即鶴飛無  
雙還曲終更悽惻喟然凋芳顏

矯矯陳仲舉高標謝時流室中有懸榻獨爲孺子  
留兩賢適相遭茲事良寡儔悲哉從此別對酒不  
能酬

璞玉藉雕琢硃金賴鎔鑄吾然失良工寧免廢棄  
懼秋江浩無梁深山晝多霧欲從不可得徘徊自  
朝暮

高樓有佳人欲嫁嗟後時豈不惜顏色正恐芳華  
衰傳聞西苑中鳳飛求其雌願持一寸心侑以酒  
盈卮再拜煩使君爲我徃致之好速故難逢莫負  
千里私

題八駿圖

瑤池踪迹已塵埃駿骨空貽後世哀何事漢皇猶



未悟萬人總博數駒來

題美人倚竹圖

舜駕南遊久未還  
湘雲寂寞鎖空山  
遙知倚竹含情處  
不爲窮年惜舊顏

題讀書臺

聖遠文繁義漸訛  
汗牛充棟欲如何  
憑君莫漫誇多讀  
六籍中間話已多  
說食談衣枉自工  
爾身依舊餒寒巾  
于今欲得真溫飽  
兩字思誠好用功

萬物分明備爾身  
苦求聞見失天真  
直貧將迂拙者完  
養卽此中涵化與神

爾身原與聖人同  
爾自昏迷物欲中  
試拂塵埃堪一笑  
光明只是舊青銅

棟塘爲李侍御尊翁題

小塘雙棟夾幽棲  
高下爭看一字齊  
踈影碧流時近遠  
好音黃鳥遞東西  
花遲暗數風前信  
根淺親培雨後泥  
春興近來聞頗劇  
酒尊詩冊夜深携

移橘植後圃

小圃松篁野興長更移踈櫺助幽芳欲栽預墾爲  
藩地已植仍披種樹方影近石壇思倚月枝低苑  
屋畏逢霜多情却抱他年慮定否傍人比召棠

贈楊節婦薛氏詩

有寶世無價從天墮人間萬夫守不力一女抱以  
還含精慰饑渴挹潤滋容顏深藏不自耀輝光照  
塵寰萬夫浪鬚眉泯沒同草菅暴棄則在人天賦  
孰厚慳題詩詠貞節聊以警冥頑

芸軒卷

小堂卜築水雲鄉玉軸牙籤夜有光昨日東風出  
門去青袍猶染翠芸香

寶應湖即事

官程一雨淨無埃汀草汀花細作堆落日波光迷  
遠望空江月影墮深杯山應有約移舟近鳥爲忘  
機向客來一片閒情誰與共醉斜烏帽倚雲隈

題同年宋質夫扇景

武帝開邊志未摧乘槎有客使荒回可憐萬里星  
河路只帶蒲萄枸醬來

贈賈元禎

江城漠漠柳絲輕  
尊酒悠悠繫別情  
一片春愁何處所  
滿天風雨落花聲

雨中見遊山人有感

東風尊酒有餘歡  
入夜笙歌雨不寒  
正是海鄉民菜色  
欲憑書作畫圖看

秋塘歌贈沈子威令岳

月明白露凝清秋  
芙蓉半落塘水頭  
西風挾寒作微雨  
詩人肯立山鬼愁  
塘前有客身姓王  
離騷夜讀聲琅琅  
興來開卷作奇字  
墨花亂洒芙蓉香  
滄洲落莫五侯死  
富貴神仙皆妄耳  
管輅我欲從君遊  
踏遍秋塘數十里

橫溪爲彭元禎賦

橫溪東去水迢迢  
虛閣重簷共寂寥  
山外夕陽斜度鳥  
雨餘春渚暗通潮  
寒空落葉書聲靜  
秋草孤帆客夢遙  
欲徙西湖湖上石  
爲君乘月更吹簫

喜雨歌上路守北村

松父老今再生宵  
來一雨江南道桔槔  
不動耕耘

早路夫子真神明昨夜憂旱今宵雨禾黍茸茸遍  
江滸

聖朝疆域盡九州歲事半出東南陬

秦陵寂歷生春草連年水旱滋窮愁前年己卯秋八  
月驟雨飄風互排突良田沒盡官不知猶自催科  
震刑罰蘆葦蕭蕭秋日寒盡令斫取輸入官大家  
亦貧貧者死呻吟入夜天漫漫去年夏旱秋復雨  
滿目汗菜半無主收成百一餘中鄉已是春來倍  
辛苦今年米貴民莫支夜深獨理機中絲織成欲

賣賣不得空山日落兒啼饑兒啼饑麥未孰道傍  
聽得行人言郡裏使君新有粥強扶老幼俱入城  
自喜平生一充腹布穀啼來桑柘陰使君更有憂  
民心開倉發粟具牛種農歌續續青春深誰知三  
月雨旣絕抱甕謀踈潮亦竭頓令畝畝飛黃埃幾  
何雲霓自啼血路夫子憂心忡遍陳圭壁祈蒼窮  
慇懃附耳東南風爲我謁帝蓬萊宮天門西北飛  
廉通帝憐夫子一寸衷詔書疾發呼群龍吸取海  
水萬斛蘇疲癯岬岬頭角凌長空慈雲半揜旌旗

紅奔逐電母驅雷公滂沱一夕驚頑聳歡聲夜發  
清書同西成奄忽誇年豐備哉天子多神功公生  
我子樂我終公恩千載思無窮嗟我欲記安得筆  
力如坡翁

寶應湖阻風呈陳靜齋少宰

日日扁舟風打頭江湖何處共夷猶自年鬢短鄉  
心苦二月衾寒客夢愁北極諫書還欲上西山戎  
馬未全收強歌清淚如鉛水獨倚豐城望斗牛

得家書一絕句

久客懷歸意萬重一封書喜渡江東萱花棗蓼渾  
無恙此日扁舟任轉蓬

十幅鸞箋字未乾魚自從夢裏報平安得書此日還  
疑夢携何燈前仔細看

三忠祠別雙江師

高談初喜共禪床公入京寓萬福寺予與相見數日而別行色明朝

又短航千里夢魂飛鳥遠六年情事引盃長予自庚辰

從公遊迄今六年芳春蔓草悲遊子落日江雲憶故鄉莫

何離愁問踪跡年來鴻雪更茫茫

雙江師和予三忠祠詩再韻奉寄

風雨禪林憶對床若爲尊酒送歸航  
離筵語惜花陰短客路愁從舞曲長  
日晚雲山圍

帝闕春深煙柳卧江鄉好懷欲寄無魚鴈  
目繞星河正渺茫

沛縣

帝子雄圖何索寞百年風日自津亭  
春深鹿走秦關險夜靜龍歸泗水腥  
極浦淡煙連紫塞荒城踈雨下青冥  
寒蟬處處悲鳴晚湯浴恩濃未忍聽

遊子歎

長安陌上誰家兒紫駟玉勒黃金羈  
曉來騎向青樓女翠箔重門不知暑  
腰垂寶玦雙明珠笑倚琵琶瑟浪相語  
高歌細舞爭爲歡歡聲上徹青雲端  
頓令蒲柳生春色輝光日射琉璃盤  
籬邊老翁年六十獨抱斜易荷簞笠乞  
取筵前冷炙回逢人未語先垂泣  
自言我本良家子少年俠氣傾閭里  
曾持短槊隨金吾又向侯門躡珠履  
東風射獵居庸前長弓大箭珊瑚鞭  
左手鞞鷹右撈鬼歸來一飽錢

十千誰知金去不復返昔時朋舊皆踈遠帝閣深  
深不可呼遂逐蓬蒿其偃蹇晚年力短智亦昏歲  
凶不辦饗與殮受侮幾回慚欲死更憐窮老無兒  
孫含羞行乞青樓下猶見當年歌舞者往迹淒涼  
難重陳默默回思淚盈把吁嗟老翁識未足白頭  
空有窮途哭百年禍福相推移少壯弗恤今訴誰  
青樓歲歲長安道樓上游人骨枯槁覆轍縱橫不  
解悲今日笙歌猶有好老翁老翁勿復言此輩應  
須困窮早

劉南坦中丞以扇索詩題贈中丞以養病  
歸

宦海鴻名四十年江湖歸計蚤春前自憐白髮尋  
勾漏不向朱門草太玄雄知進而不知退郭外看  
山朝過雨庭前種竹暖生煙遙知適意應如許欲  
寫新圖繼輞川

渡淮河

日晴風細不生霾白舫青簾晝渡淮千里故園今  
在日兒童便覺語音佳

渡淮夢同雙江師導駕用三忠祠韻寄詩

夢裏相隨捧

御床覺來踪跡尚南航六年誼重春明近萬里魂勞

夏夜長步倚斗牛看海嶽京師左環滄海右擁太行望窮魚鳥

滯江鄉何時立遍臺前雪消息無煩怨渺茫時久不得

書

露筋烈女祠三絕句祠在湖中

露筋祠下草離離祠上閒雲覆短碑一片貞心誰共語碧流千頃自相知

曹母書成業已動中郎阿女總能文孤高獨有祠

前栢猶帶清風倚白雲

陰陰夏木重門靜杳杳滄洲夕照多聞說祠中人似玉綺琴休作鳳凰歌

濟寧張生巨川力學苦行有年矣今年春

謁予舟中與談竟日子深器之但其文或

過高遠作歌贈其秋試因以戒云

張生有筆長如杠張生有才浩如江文章一一鳴

琳琅字畫落紙墨色光何爲三年未得意嘯呼偃

蹇山之傍邇聞伯樂來齊下騏驎此日應增價願



君自愛千里蹄勿遂駑馬空驅馳拂拭毛骨多光  
輝蕭然獨向長風嘶嘶聲勿太驕或以生人疑嘶  
聲勿太卑恐損千金姿但能用才才弗露此是君  
家石頭路

許墅關 征商非古也又課皆有額而世  
或以多取為賢感之賦此

海內租徭困未舒征商何事更舟車為關欲識先  
王意莫慢逢人說羨餘

戚倖曾靡百萬儲區區何必筭舟車生財有道君  
知否欲獻曾參數卷書

### 和答周午谷

鶴亭龍浦三秋別谷口湖邊萬里雲日晚相思不  
相見卧看黃葉下紛紛

贈別陳子新同年予時方卧病子新自餘  
姚來訪留一日遂上春官

江村車馬總無緣有客初來載酒船此意欲言言  
未得燈花落盡不成眠

扁舟十月下吳淞風雨茹堂一咲同莫便尊前話

離別故人今在寂寥中

萬里西風馬足輕。曲江春色候行旌。班生自是登仙客。多病誰還憶長卿。

送顧文明經衛之京

凍雲飛盡雪欲晴。梅花半發臨江城。此時送客一回首。南枝北枝俱有情。客舟遠涉三千里。直上金門見天子。十年戎幕多高勛。應逐諸公曳青紫。北風蓬蓬山月孤。藥裹書齋暫病夫。明年草發西湖曲。春到細隰書到無。

題春陽卷

春陽者褚鍊師宗義也

山居深夜寂無聲。曲曲泉流共月明。莫向紅塵枉奔走。春陽元自靜中生。

苦雨

浹旬寒雨晚猶急。萬里陰雲去復來。詩句總隨農業廢。梅花聊對客愁開。江湖賸有催租吏。廊廟偏宜濟世才。未夜有懷成不寐。春明門倚碧天隈。

風雨謠

風初生。雨如注。風欲止。雲已聚。風怒雨歇還復滋。

一月未有休息期我生非木復非石饑荒歲歲長  
相迫木綿花貴簞笠穿何事更遭風雨厄邇聞當  
道多豺狼往往攫食牛與羊有雨胡不滌濯渠肺  
腸有風胡不震蕩使仆僵又聞戎馬窺燉煌壯士  
十出九殺傷此時風雨胡遁藏不爲吹折匈奴斧  
與斨漂却餒與糧使我戰士爭奮揚方今畝畝惟  
枯芟催科文字頗仍來雨耶不可充吾饑風耶不  
可阜吾財徒爾日夕爲民災父老野哭兒嘯哀我  
欲上天訴天帝血淚迸落雲爲開願言殛雨師藁  
屍置通衢願言執風伯繫之東海隅不願斯世爲  
唐虞但願得免憂與吁蒼天蒼天覆下土勿自爲  
風更爲雨

壽何邵伯

五茸城郭近蓬壺使節東來樂且都風裁獨看周  
柱史循良元屬漢諸儒百年地合因人重三壽天  
還爲國圖歌罷南飛共稽首小春長得慶懸弧

病中新米俱絕戲成一首

江村地僻相過少藥餌琴書自歲年聞說近來香

稻熟幸無烟火惱人眠

京口歸驂送朱鶴坡侍御

有序

京口歸驂者述公之去而復返也公去爲乙酉  
二月距其來纔歲餘夫賢人君子居是邦也非  
徒其民樂之雖山川草木亦樂之矣願其來未  
幾而遽舍以去獨無所動於中哉公予知己也  
別離悵惘之情視他泛泛者尤不類爲之歌凡  
二十句

朔風吹雨天冥冥驪駒在途不忍聽欲把吳鉤挽  
行轍路長鈎短心斷絕憶惜從公汗漫遊手招黃  
鶴窺瀛洲聽雷亭下詩千首瑞應堂前酒三斗江  
城送別不勝悲卒卒半載空相思此行公復何時  
返天寒日暮憂思遠請公且勿颺輕裾再拜贈公  
尺素書上言欲獻監門圖下言願保千金軀子雲  
宅裡相過少天被高眠不知曉北書何日到山林  
我今側耳聽叩門

九日聞鶴坡遊洞庭

洞庭風細水悠悠九日聞公向北遊薄暮愁雲暗

西北望來何處是蘇州

卧病有懷鶴坡

故人西上闔閭亭寂寞山居但草青  
夢裡有情來舊兩望中無計覓文星  
匡時策短心逾苦抱拙愁深髮已零  
雙鯉不逢人卧病夕陽尊酒未堪醒

芝田

道人元自客蓬瀛冠劍何年下鶴城  
種孰紫芝三萬畝也應遂得濟蒼生

復經龍潭憶鶴坡

一別心知路渺茫古槐踈栢自蒼蒼  
蒼多情獨有庭前菊依舊花含醉墨香

送陳三守歸槎江

一碧山行色苦匆匆感泣旄倪入望同  
物理也知成即退人言須信久還公  
一尊喚鶴亭前酒千里平湖閣下風  
聞說賢郎解傳業此身何必問窮通

試茉莉茶時有鄭三守之招不赴

絕域花來本自珍露芽江水亦新分  
香浮石鼎沈沈縹清映冰壺細細紋  
靜聽幾迴翻白雪徐看一

碗簇春雲風生騰有盧仝賦未許山翁席上聞

送顧希呂卒業北雍

五茸城外鬱寒煙送客新潮滿目前友士總歸天  
下盡好文爭說故家賢萬方禮樂頌敬薦千古宮  
墻日月懸此去大觀知不負壯遊詩就合先傳

商隱

小結茅堂倚石峯其飛應採紫芝翁日晴花露香  
逾遠風細山烟翠且重靜掩柴門春鮮合高吹玉  
簫暮雲空居便却人終爾隱猶自塵埃滿目中

休寧吳君隱南山間予聞其名舊矣茲命其子  
遠過悵然有懷賦商隱詩告知君者

怡菊贈童山人

秋來種菊滿江漣陶後風情屬此身習靜也知無  
長物居貧真覺有餘辛泉通小徑澆花便山擁踈  
籬對酒頻市隱百年良不惡強吟猶自愧綸巾

水南師招飲韻奉謝

清尊茹屋雨聲偏茗碗仍分曲澗泉花下幾陪今  
夜席洛南猶隱濟時賢門無俗轍侵詩興坐有春

風憶往年此後同歡更何所禁廬鍾鼓玉堂前

從陶良伯乞四面蓮

四面花開玉露滋曉風翻雨葉垂垂泉明酒思瀟  
溪癖憑伏盆池借一枝

太華峰頭絕竅遊若耶輕舸亦難求小池寂寞憑  
誰遣四面花邊看白鷗

雲陽道中時出遊句曲

路轉平岡石磴斜碧流深獲萬人家青春何處堪  
行樂千樹棠梨遠近花

邑侯淇南張鳳翀有善政故云

句曲道中

天外孤峯當馬頭竹邊泉石細分流風清夾道松  
聲遠月滿深林樹影稠野屋機絲新有淚山田禾  
黍舊無收往歲江南苦旱何當乞取茅君澤爲洗閭閻萬  
斛愁

中觀望三茅峯

草色松香遍野均却從孤嶼望三茅青天似與諸  
峯接碧澗平看幾道交雲裏石牀春正暖日邊丹  
井夜新跑上頭昏黑誰還到一醉僊人白鶴巢

劍池

吳王有劍果難當一斬荆首冉伍郎池水未乾仇  
夜入莫鄒何事竟埋藏

悟石

生公高論薄青冥揮塵壇前石解聽却笑法窮人  
去遠虎丘如舊石無靈

度澱山湖即事

梯雲磴石興逶迤自三茅歸故云華舸平川晝漏遲花底  
鳥過輕落瓣柳邊風弱細垂絲隔江榜子魚為飯

近水人家槿作籬春賞此時渾不惡獨和松露寫  
新詩

出泖霧迷失道

水雲空霧曉濛濛失道號呼遠近同一自指南人  
去遠世途誰不誤西東

度泖後微雨疊前韻即事

草深幽渚路逶迤短棹疲僮去每遲春盡幾虛花  
下酒雨微時見竹間絲雲埋古寺苔生砌潮打荒  
村水滿籬聞說此中猶菜色坐憐民瘼罷題詩



雨後觀白牡丹

小園風日闌清嘉  
夢斷揚州又此花  
欲買也知金有價  
細評應說璧無瑕  
粧憐漢女啼前見  
臉愧唐妃醉後誇  
看到子孫須解取  
玉堂元不似姚家

用韻答唐飭軒

國色天香本自嘉  
淡粧蕪得似梅花  
何郎貌美元非粉  
越女名高不受暇  
風細霓裳輕欲舉  
日晴仙羽淨堪誇  
西香寂寞沈香遠  
異種分明別有家

過亭林觀野王洗硯池因登先妻祖沈公

讀書樓感賦一律

野色春香次第搜  
海雲江月共遲留  
荒碑雨過苔侵字  
古寺煙深樹隱樓  
龍去尚看池水黑  
鶴歸應吊草堂幽  
亭翁亦是清朝彥  
倍覺臨風動遠愁

張壺齋和予白牡丹詩用韻奉答

兩洗冰綃十倍嘉  
綠雲深綴玉爲花  
漫憐冶色能傾國  
自識芳心不染瑕  
清影月移當澗落  
暗香風逝隔林誇  
芙蓉未覺無雕飾  
却笑高吟亦大家

答高小峯先生

林壑烟消曙色嘉最先春日上名花光侵匹練應  
全勝貴似連城亦掩瑕枝弱每驚珠欲墮辦飛還  
與雪同誇分明西子其常素莫漫臨粧說內家

再答疊齋

春到名園曉更嘉石闌輕霧淺籠花品須芳藥常  
爲佐色恐荼蘼尚帶瑕披拂有情瓊欲舞剪裁無  
計綵徒誇歌成白雪誰同調南粵于今有作家

再答疊齋

靜倚危闌玉色嘉平章應未見滋花徒臨漢水渾  
無影携上吳牀兩絕瑕賞極每愁開欲盡詩成終  
信語非誇直從富貴看真隱浪說終南別有家

胥溪

草堂清夜雨初收冰碧沙明兩岸秋石底潮通青  
海脉檻前雲護白蘋洲風生野渡松花落月滿空  
山黛色流欲吊子胥嗟獨晚淡烟衰樹總含愁

安居鎮晚泊

風急山村聞暮砧雙飛越鳥入雲深登臺誰定千  
金直懷土頻懸萬里心北去筋骸霜雪苦東來烽

火帛書沈百年行樂渾何處早晚孤舟涕泗侵

送倪天相赴唐山幕

微名歲晚逐飛蓬  
死馬山城朔風雲  
堅定誰憐  
隱豹雪泥聊復寄  
冥鴻心馳

魏闕無多路  
化憶堯封有  
故宮西去  
莫教消息斷  
加餐真欲與君同

寄題嚴學士鈴山堂

堂在學宮之右

百年勝地誰爲主  
五畝新開學士宮  
曲逕影來青嶂月  
短牆香度紫芹風  
泉聲細應絃歌入  
樹色輕含煙霧通  
海內出雲元有望  
西垣楮笏思無窮

三山堂爲鄭惟東作

草堂遙寄碧江湄  
楮笏三山對不移  
雲黑夜光時隱見  
月明涼影共參差  
千年石洞藤蘿沒  
萬壑松蘿爲雀悲  
東去蓬萊渾咫尺  
鳳簫黃鶴野人疑

題畫馬四絕句

紅纓低綴紫絲韉  
汗血驕流細有香  
鞭策未須頻側目  
壯心元自憶王良

右立馬

華山歸後漸群空  
閒傍花陰戲晚風  
遙識奚官最

愁思清時不數貳師功

右戲馬

黃金駿骨本來珍  
輾轉秋郊更有神  
正是圉人勤拂拭  
莫教輕染碧山塵

右亥馬

春滿郊原首宿長  
短嘶輕步逐斜陽  
西階聞說猶烽火  
應有馳驅念未忘

右嘶馬

送錢上舍一之歸

離歌一闋下津亭  
赤日炎風未忍聽  
塵土斗牛虛劍氣  
江天雲霧隔文星  
秫田秋熟盃時泛  
花塢春深屐屐經  
聞說屠龍猶藝在  
百年相見眼終青

送松滋尹二尹

紫霄風露白紛紛  
九月都門此送君  
秋盡關河秦鴈杳  
夜深舟楫楚砧聞  
棲遲未許歸王粲  
寂寞誰還識子雲  
遙想到官無一事  
祇應重著過湘文

松滋丞尹君素以學名於鄉  
予方冀其大用焉而僅得此惜才戀別爲賦一詩士之所以不朽固不在位之高下君其或者能自慰也

挽張練川

溪風蕭瑟雨聲多  
猶憶高人一曲歌  
形氣有窮終

物化文章無命欲如何釣臺秋月虛猿鶴吟社春  
雲鎖薜蘿不盡楚招千載意夜燈碑碣細摩挲

練川張先生業舉子弗就隱居川上日詠歌  
爲樂比見其子仲立舉進士官地曹又未及  
拜封以卒予與仲立同年也竊深悼之敬賦  
一章爲挽歌者助哀云

### 挽湯大理乃子

埋玉山深煙霧疑百年湖海客愁增衣冠泉路風  
流盡顏色空梁夢想曾陳榻有期誰復下剡舟無

興若爲乘憑君莫漫歌蒿里落葉啼猿正未勝

### 壽湯沂樂人理曲

有引

大廷尉沂樂先生湯公以其初度之日召賓客  
而宴焉華亭徐某素重公之賢而又樂公之壽  
也爲初筵醉止之曲俾歌以壽公 其辭曰  
公初筵坎擊鼓雜殺羞兮湛清醕公之坐兮中央  
眼如星兮隘四方金爲帶兮雲錦爲裳楨瑤英兮  
蕙圃吸玉露兮芝房抗直道兮三黜綺之山兮申  
之浦狎猿鶴以徜徉

公醉止日之夕亂朱弦兮間瓊瑟公之壽兮百年  
顏渥丹兮髮重玄鏗無聞兮何不末年浴沂水兮  
春風挹蓬萊兮霽烟儼于門兮高大蘭之孫兮桂  
之子駮鸞鳳以翩躚

送胡雙洲案河南

清宵執法動星躔龍節緋衣照別筵天外鳳翔心  
共遠日邊鸞遶夢猶聯三川春散梁園雪萬壑晴  
含魏寢烟揚激此行須念取漢廷方倚寇恂賢

贈少湖徐子北征

皎皎東山月流輝照襟裳我懷良依依倦彼孤蟾  
光奄忽度南樓清影那可常豈無蘭膏媚要非心  
所望何當復中天旁燭普四方因之被景曜濯我  
顏色芳薄帷光恒滿庶以慰衷腸

客從遠方來遺我珠一篋開緘星月輝入手冰霜  
徹客去珠亦去求之不可得市土握靈蛇匹夫懷  
美璧所寶鉅能久暫得還復失抱茲燕石居寧彼  
砂礫匹悠悠歲華晚使我心惻惻

蹇余寡所好言有綠綺琴琴聲亦何良鏘鏘鳳鸞  
吟歲晚彈向君一彈一沾襟君今別我去撫絃恨  
何深感茲米玉操懷哉歲月侵幽幽千古調此意  
誰復尋置之黃金篋還以俟知音

聖王撫鴻極鳳凰集高崗群鳴八音諧一鳴獨南翔  
南翔夫何爲

帝眷此遐方高覽德輝下雲儀燿晴光今復振羽還  
百鳥遠送將上林有瓊枝鳳歸當朝陽嗟我藩籬  
鷄俛仰徒自傷

右四詩余贈

太史少湖徐子以延郡推官秩滿北上所作徐  
子曰吾與君數年道義之交盡於是矣余謹  
謝不敏徐子既去其館下諸生謀梓其所爲  
詩文以垂訓焉復屬言於余余曰夫復何言  
無已則有四詩在此徐子所謂盡焉者也夫  
復何言於是諸生請以刻之卷末余愧不獲  
辭因以遺之使知余與少湖之交亦若是焉  
爾已

嘉靖甲午秋七月上澣劔溪鄭慶雲謹識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少湖子集後叙

少湖子集之刊非子意也  
少湖子嘗語願菴子曰甚  
矣多言之害道也近代益  
盛故吾於諸家之集一切  
束而不接於目非以爲盡  
無足觀爲道慮也以是知



非子意也然則孰刊之曰  
延之二三子刊之也二三  
子從少湖子講聖賢之學  
三年知所向往矣懼其去  
而無所取裁故刊而讀之  
如日侍少湖子也非子意  
也吾嘗推子之意若欲盡

廢其言者而言不可以盡  
廢也使聖人廢言則群賢  
曷述群賢廢言則後世曷  
傳今之有志之士所由以  
知學者獨賴其言存焉耳  
子蓋病夫今之習支離於  
詞章卑訓詁沿其流而莫之

止激之而過者也是集也  
子以爲贅二三子以爲的  
而後之知子者又未必不  
由是也雖然二三子緣是  
以求少湖子可也求少湖  
子而止於是豈少湖子意  
又豈二三子意

